

镜花缘

(三)

第五十回

遇難成祥馬能伏虎

逢凶化吉婦可降夫

話說那虎望着小山若花，按着前足，搖着大尾，發威作勢，又要迎面撲來。二人連說不好。正在驚慌，忽聞一陣鼓聲如雷鳴一般，振的山搖地動。從那鼓聲之中，由高峯攬下一匹怪馬，渾身白毛，背上一角，四個虎爪，一條黑尾，口中放出鼓聲，飛奔而來。大蟲一見，早已逃擲去了。

若花道：『此獸雖然有角，無非騾馬之類，生的並不凶惡，爲何虎卻怕他？阿妹可知其名麼？』
小山道：『妹子聞得駿馬一角在首，其鳴如鼓，喜食虎豹。此獸角雖在背，形狀與駿馬相仿，大約必是駿馬之類。』
只見此獸走到跟前，搖頭擺尾，甚覺馴熟，就在面前臥下，口食青草。

小山見他如此馴良，用手在他背上撫摩，因向若花道：『妹子聞得良馬最通靈性，此時我們既不能上山，何不將他騎上，或能駛過嶺去，也未可知。况他背上有角，又可抱住，不致傾跌，必須把他頸項縛住，就如絲繩一般，帶在手裏，纔不致亂走。不知他可聽人調度，我且試他一試。』隨將身邊絲繩解下，向駁馬道：『我唐閹臣因尋親至此，蒙若花姊姊攜伴同行，不意一時足痛不能上山，今幸得遇良馬。吾聞良馬比君子，若果能通靈性，即將我們駛過嶺去，將來回歸故土，當供良馬牌位，日日焚香，以誌大德。』一面說着，將絲繩縛在駁馬項上，包袱都挂角上，牽至一塊石旁，把若花攙扶上去，一手抱角，一手牽著絲繩。小山登在石上，就在若花身後，也騎在駁馬背上。若花道：『阿妹將我身背抱緊，我放轡頭了。』手提絲繩抖了兩抖，駁馬放開四足，竟朝嶺上走去。

二人騎在馬上，甚覺平穩，歡喜非常。不多時，越過高嶺，來到嶺下。那個大蟲正在趕逐野獸，駁馬一見，早已放出鼓聲，要想奔去。若花忙提絲繩，帶到一塊石旁，把馬勒住，都由石上慢慢下來，取了包袱，解下絲繩。駁馬連攢帶跳，轉眼間越過山峯，趕大蟲去了。二

人略歇息，背了包袱，又走數里。小山恐若花足痛，早早尋個石洞歇了。

次日又朝前進。若花道：『今日喜得道路平坦，緩步而行，尚不費力。但我自從喫這』

松實柏子，腹中每每覺餓，連日雖然喫些桑椹之類，也不濟事。此地離船甚遠，必須把那豆

麪再喫一頓，方好行路；不然，腿上更覺無力了。』小山道：『妹子自從吃了松實柏子，只覺』

精神陡長，所以日日以他爲糧。那知姊姊卻是如此，何不早說？』即將豆麪取出。若花

飽餐一頓，登時腿腳強健。

又走兩日。這日在路閒談。小山道：『我們自從上山，走了半月，纔到鏡花嶺。如今』

從泣紅亭回來已走七日，看來已有一半路程。這二十餘日，舅舅，舅母，不知怎樣盼望？』

若花道：『婉如阿妹缺了伴侶，只怕還更想哩。』

忽聽林內有人叫道：『好了！好了！你們回來了！』二人不覺吃了一嚇，忙按寶劍，將

腳立住，遙見林之洋氣喘噓噓跑來道：『俺在那邊樹下遠遠看着兩人，頭戴帽兜，背著包袱，

俺說必是你們回來。好極！好極！幾乎盼殺俺了！』

小山道：「甥女別後，舅母身上可好？舅舅爲何不在山下看守船隻，卻走出若干路程，吃這辛苦？」若花道：「阿父山下何日起身，離船幾日了？」阿母、阿妹，身體可安？」林之洋道：「你們兩個想是把路走迷了；前面已到小蓬萊石碑，頃刻就要下山，怎說這話？」因你們去了二十多日不見回來，心裏記挂，每日上來望望，今日來了多時，正在盼望，那知你們巧巧回來！」

二人聽了，如夢方醒，更歎仙家作用之奇，卽同林之洋下山上船，放下包袱，見過呂氏，婉如。乳母替他們除了帽兜，脫去箭衣，喘息定了，小山纔把「遇見樵夫，接著父親之信，囑我回去赴試，俟中才女，方能相見」的話告訴一遍。林之洋把信看了，歡喜道：「妹夫說等甥女中過，方能相聚，不過再隔一年，就可相見了。」

小山道：「話雖如此，安知父親不是騙我？況海外又無便船，如何就能回鄉？」林之洋聽了，惟恐小山又要上去，連忙說道：「據俺看來，這話決不騙你。他若立意不肯回家，爲甚寄信與你？甥女只管放心。好在這路俺常販貨來往，將來甥女考過，你父親如不回家，

俺們仍舊同來。如今早早回去，也免你母親在家挂念。」

小山聽罷，正中下懷，暗暗歡喜，故意說道：「舅舅既允日後仍舊同來，甥女何必忙在一時？就遵舅舅之命，暫且回去，將來再作計較。」林之洋點頭道：「甥女這話纔是。但你

父親信內囑你改名「閨臣」，一自然有個道理，今後必須改了纔不負你父親之意。」因向婉如道：「已後把他叫作閨臣姊姊，莫叫小山姊姊了。」隨即張羅開船。唐閨臣把信收過。

呂氏見閨臣肯回嶺南，也甚喜道：「此番速速回去，不獨你母親放心，那考才女也是一椿大事。你若中了才女，你父母面上榮耀，不必說了，就是俺們在親友面前也覺光彩。倘能攜帶若花婉如也能得中，那更好了。」

大家一路閒談。姊妹三個，都將詩賦日日用功。閨臣偷空，把泣紅亭碑記另用紙筆抄了，因蕉葉殘缺，卽包好沉入海中；又將碑記給婉如觀看，也是一字不識，因此更覺愛護。暗忖道：「此碑雖落我手，上面所載事蹟，都是未來之事，不能知其詳細，必須百餘年後，將這

百人一生事業同這碑記細細合參，方能一一瞭然，不知將來可能得遇有緣？倘能遇一文士，把這事蹟鋪敘起來，做一部稗官野史，也是千秋佳話。」

正要放入箱內，只見婉如所養那個白猿忽然走來，把碑記擎在手內，倒像觀看光景。閩臣笑道：『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不食烟火，雖然有些道理，但這上面事蹟，你可能曉得？卻要擎著觀看！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有緣的，你能替我辦此大功麼？大約再修幾百年，等你得道，那就好了。』一面說笑，將碑記奪過，收入箱內。因與白猿鬪趣，偶然想起駿馬，隨即寫了良馬牌位，供在船上，早晚焚香。

一路順風，光陰迅速。這日到了兩面國，起了風暴，將船收口。林之洋道：『俺在海外，那怕女兒國把俺百般磨折，俺也不懼，就怕兩面國。他那浩然山內藏着一張壞臉，業已難防，他還老着面皮，只管訛人錢財。』閩臣道：『他們怎樣訛人？』林之洋就把當日在此遇盜，虧得徐麗蓉兄妹相救的話說了一遍。若花道：『前年既有此事，阿父倒不可大

意。到了夜晚，大家都不可睡，並命衆水手多帶烏鎗，來往巡查，阿父不時巡查，一切謹慎，也可放心了。」

林之洋連連點頭，即到外面告知衆人。到了日暮，前後梆鈴之聲，絡繹不絕，多林二人不時出來巡查。天將發曉，風暴已息，正收拾開船，忽有無數小舟蜂擁而至，把大船團團圍住，只聽鎗礮聲響成一片。船上衆人被他這陣鎗礮嚇的烏鎗也不敢放。登時有許多強盜跳上大船。爲首一個大盜，走進中艙，在上首坐了；旁列數人，都是手執大刀，個個頭戴浩然巾，一臉殺氣。閩臣姊妹在內偷看，渾身發抖。衆嘍囉把多林二人並衆水手如鷹擊燕雀一般帶到大盜面前。二人朝上望了一望，那上面坐的，原來就是前年被徐龐蓉彈子打傷的那個大盜。

只見他指著林之洋喊道：「這不是口中稱『俺』的囚徒麼？快把他首級取來！」衆嘍囉一齊動手。林之洋嚇的拚命喊道：「大王殺我，我也不怨；剮我，我也不怨；任憑把我怎樣，我都不怨；就只說我稱『俺』，我甚委屈。我生平何曾稱『俺』，我又不知『俺』

是甚麼。求大王把這「俺」字說明，我也死得明白！」衆嘍囉稟道：「稟大王，他連「俺」的來歷還不知，大王莫認差了？」剛纔來時，夫人分付，倘誤傷人命，回去都有不是，求大王詳察。」大盜道：「既如此，把他放了，你們再把船上婦女帶來我看。」

衆嘍囉答應，將呂氏、乳母、閨臣、若花、婉如帶到面前。大盜看了道：「其中並無前年放彈惡女。」他這船上共有若干貨物？」衆嘍囉道：「剛纔查過，並無多貨，只有百十擔白米，二十擔粉條子，二十擔青菜，還有十幾隻衣箱。」

大盜笑道：「他這禮物雖覺微末，俗語說的「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只好備個領謝帖兒，權且收了。你們再去細看，莫把燕窩認作粉條子。若是燕窩，我又有好東西喫了。但他們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窩，就肯送來。那三個女子生的都覺出色，恰好夫人跟前正少了環，既承他們美意，遠遠送來，所謂「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也只好備個領謝帖兒。爾等即將他們帶至山寨，送交夫人使用，一路須要小心。倘有走失，割頭示衆！」衆嘍囉答應。

多林二人再三跪求，那裏肯聽，不由分說，把閨臣、若花、婉如擄上小舟。所有米糧以及

衣箱，也都搬的顆粒無存。一齊跳上小船，只聽一聲胡哨，霎時扯起風帆，如飛而去。呂氏
嚎陶慟哭。林之洋只急的跺脚捶胸，即同多九公坐了三板，前去探信。

閨臣姊妹三人，被衆人擄上小舟，明知凶多吉少，一心只想擄下海去，無奈衆人團團圍住，步步隄防，竟無一隙之空。不多時，進了山寨。隨後大盜也到，把他三人引進內室。裏面有個婦人迎出道：『相公爲何去了許久？』大盜道：『我恐昨日那個黑女不中夫人之意，今日又去尋了三個丫環回來，所以就攔。』因向閨臣三人道：『你們爲何不給夫人磕頭？』三人看時，只見那婦人年紀未滿三旬，生的中等人材，滿臉脂粉，渾身綾羅，打扮卻極妖媚。三人看了，只得上前道了萬福，站在一旁。

大盜笑道：『這三個丫環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規矩，不會行禮，連個叩頭搶地也不知道。夫人看他三個生得可好？也還中意麼？』婦人聽了，把他三人看了，不覺凌了一凌，臉上紅了一紅，因笑道：『今日山寨添人進口，爲何不設筵席？難道喜酒也不喫麼？』旁邊走

過兩個老媽道：『久已預備，就請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婦人道：『就在此處擺設最好。』老媽答應。

登時擺設齊備，夫妻兩個對面坐了。大盜道：『昨日那個黑女同這三個女子都是不

知規矩，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跟着老媽習學，將來伺候夫人，豈不好麼？』婦人點頭，分付老媽即去傳喚。老媽答應，帶了一個黑女走來。閨臣看時，那黑女滿面淚痕，生的倒也

清秀，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老媽把黑女同閨臣姊妹帶至筵前，分在兩旁侍立。大盜一面看着，手裏擎著酒杯，只喜的眉開眼笑，一連飲了數杯，道：『夫人何不命這四丫環輪流把盞，我們痛飲一番，何如？』婦人聽了，鼻中哼了一聲，只得點頭道：『你們四個都與大王輪流敬酒。』

四人雖然答應，都不肯動身。若花付道：『這個女盜既教我們斟酒，何不趁此將大盜灌醉，然後再求女盜放我們回去，豈不是好？』隨即上前執壺，替他夫妻滿滿斟了下來；因向閨臣婉如暗暗遞個眼色。二人會意，也上前輪流把盞。那個黑女見他們都去斟酒，只

得也去斟了一巡。大盜看了，樂不可支；真是酒人歡腸，越飲越有精神，那裏禁得四人手不停盞，只飲的前仰後合，身子亂幌；飲到後來，醉眼朦朧，呆呆望着四人只管發笑。

婦人看着，不覺冷笑道：『我看相公這個光景，莫非喜愛他們麼？』大盜聽了，滿面歡容，不敢答言，仍是嘻嘻癡笑。婦人道：『我房中向有老媽服侍，可以無須多婢，相公既然喜愛，莫若把他四個都帶去作妾，豈不好麼？』閨臣姊妹聽了，暗暗只說：『不好！性命要送在此處了！』大盜把神寧了一寧道：『夫人此話果真麼？』婦人道：『怎好騙你？我又不曾生育，你同他們成了喜事，將來多生幾個兒女，也不枉連日操勞一場。』

若花聽了，只管望着閨臣；閨臣把眼看着婉如姊妹三個，登時面如傅土，身似篩糠。閨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退了兩步，暗暗說道：『適聽女盜所言，我們萬無生理，但怎樣死法，大家必須預先議定，省得臨時驚慌。』若花道：『我們還是投井呢？還是尋找廚刀自刎呢？』閨臣道：『廚房有人，豈能自刎？莫若投井最好。』婉如道：『二位姊妹千萬攜帶妹子同去，倘把俺去下，就沒命了。』若花道：『阿妹真是視死如歸。此時性命只在頃

刺你還闖趣？」婉知道：「俺怎闖趣？」若花道：「你說把你丟下就沒命了，難道把你帶到井裏倒有命了？」

只聽那婦人道：「此事不知可合你意？如果可行，我好替你選擇吉期。」大盜聽了，喜笑顏開，渾身發軟，望着婦人深深打躬道：「拙夫意欲納寵，真是眠思夢想，已非一日；惟恐夫人見怪，不敢啓齒，適聽夫人之言，竟合我心……」

話未說完，只聽碗盞一片聲響，那婦人早把筵席掀翻，弄了大盜一身酒菜；房中所有器具，擦的滿天飛舞；將身倒在地下，如殺豬一般放聲哭道：「你這狼心強賊！我只當你果真替我尋丫環，那知借此爲名，卻存這個歹意！你既有心置妾，要我何用！我又何必活在世上，討人憎嫌！」說罷爬起，拏了一把剪刀，對準自己咽喉，咬定銀牙，緊皺蛾眉，眼淚汪汪，氣喘噓噓，渾身亂抖，兩手發顫，直向頸項狠狠刺來。

大盜一見，嚇的膽戰心驚，忙把剪刀奪過，跪求道：「剛纔只因多飲幾杯，疲迷心竅，酒後失言，只求夫人饒恕，從此再不妄生邪念了。」婦人仍是啼哭，口口聲聲，只說丈夫負義，務

要尋死；一面哭著，又用帶子套在頸上，要尋自盡；又被大盜搶去，猛然一頭要朝壁上撞去，也被大盜攔住。

大盜心忙，無計可施，只得磕頭道：『我已立誓不敢再存惡念，無如夫人執意不信，如今只好教他們打個樣子，已後再犯，就照今日加倍責罰，也是情願。』因命老媽把四個行杖，嘍囉傳進內室道：『我酒後失言，忤了夫人，以致夫人動怒，只要尋死，只得煩你們照軍門規矩，將我重責二十；如夫人念我皮肉吃苦，回心轉意，就算你們大功一次。我雖懼怕夫人，你們切莫傳揚出去，設或被入聽見強盜也會懼內，那纔是個笑話哩。』將身爬在地下，四個嘍囉，無可奈何，只得舉起竹板，一遞一換，輕輕打去。大盜假意叫喊，只求夫人饒恕。

纔打到二十，婦人忽然手指大盜道：『你存這個歹意，我本與你不共戴天，今你既肯捨著皮肉，我又何必定要尋死？但方纔所打，都是虛應故事。如果要我回心轉意，必須由我再打二十，纔能消我之氣。』大盜聽了，惟有連連叩首。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五
十
回

第五十一回

走窮途孝女絕糧

得生路仙姑獻稻

話說大盜連連叩頭道：「只求夫人消了氣惱，不記前讎，聽憑再打多少，我也情願。」
婦人向嘍囉道：「他既自己情願，你們代我着實重打，若再虛應故事，定要狗命！」四個嘍囉聽了，那敢怠慢，登時上來兩個，把大盜緊緊按住；那兩個舉起大板，打的皮開肉破，喊叫連聲。打到二十嘍囉把手住了。婦人道：「這個強盜無情無義，如何就可輕放？給我再打二十！」

大盜慟哭道：「求夫人饒恕，愚夫喫不起了！」婦人道：「既如此，為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

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置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中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典故，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大盜道：「這點小事，夫人何必講究考據。況此中狠有風味，就是杜撰，亦有何妨？夫人要討男妾，要置面首，無不遵命；就只這般驕傲，乃我們綠林向來習氣，久已立誓不能改的，還求見諒。」婦人道：「驕傲固是強盜習氣，何妨把惡習改了。」大盜道：「我們做強盜的，全要靠着驕傲欺人，若把這個習氣改了，還算甚強盜！這是至死不能改的。」婦人道：「我就把你打死，看你可改！」分付嘍囉：「着實再打！」一連打了八十大板，睡在地下，昏暈數次，口中只有呼吸之氣，喘息多時，方蘇醒過來。只見他強打精神，垂淚說道：「求夫人快備後事，恐夫今要永別了。我死後別無遺言，惟囑後世子孫，千萬莫把綠林習氣改了。」

那纔算得孝子賢孫哩。」說罷，復又昏暈過去。

婦人見大盜命已垂危，不能再打，只得命人擡上牀去，不覺後悔道：「我只當多打幾板，自然把舊性改了，那知他至死不變。」據此看來，原來世間強盜這般驕傲習氣，竟是牢不可破。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同這禽獸較量？」因分付嘍囉道：「這三個女子纔來未久，大約船隻還在山下，卽速將他們帶去，交他父母領回。」那個黑女在此無用，也命他們一同領去。連日所劫衣箱，也都發還，省得他日後觀物又生別的邪念。急速去罷！倘有錯誤，取頭見我！」

嘍囉諾諾連聲，卽將四人引至山下。恰好多林二人正在探望，一見甚喜。隨後衣箱也都發來。衆嘍囉暗暗藏過一隻，大聲說道：「今日大王因你四個女子反吃大苦，少刻必來報讎。你們回去，快快開船，若再遲延性命難保。」多林二人連連答應，把衣箱恩恩報上。一齊上了三板，竟向大船而來。林之洋問知詳細，口中惟有念佛。

多九公看那黑女，甚覺眼熟，因問道：『請問女子尊姓？爲何到此？』黑女垂淚道：

『婢子姓黎，乳名紅紅，黑齒國人氏。父親曾任少尉之職，久已去世。昨同叔父海外販貨，不幸在此遇盜。叔父與他爭鬪，寡不敵衆，被他害了，把婢子擄上山去。今幸放歸，但子然一身，舉目無親，尙求格外垂憐！』多九公聽了，這纔曉得就是前年談文的黑女。

到了大船，搬了衣箱，隨即開船。紅紅與衆人見禮，呂氏問知詳細，不免歎息勸慰一番。閩臣從艙內取出一把紙扇道：『去歲我從父親衣囊內見了此扇，因書法甚佳，帶在身邊，上面落的名款也是「紅紅」二字，不知何故？』多九公把當日談文之話說了，衆人這纔明白。

閩臣道：『我們萍水相逢，莫非有緣。姊姊如此高才，妹子此番回去，要去觀光，一切正好叨教。惟恐初次見面，各存客氣，妹子意欲高攀，結爲異姓姊妹，不知姐姐可肯俯就？』紅紅道：『婢子今在難中，況家世寒薄，得蒙不棄，另眼相看，已屬非分，何敢冒昧仰攀，有玷高貴。』林之洋道：『甚的攀不攀的，俺甥女的父親也做過探花，黎小姐的父親也做過少

尉，算來都是千金小姐，不如依俺甥女，大家拜了姊妹，倒好相稱。」若花婉如聽了，也要結拜。於是序了年齒：紅紅居長，若花居次，閨臣第三，婉如第四，各自行禮，並與呂氏，多林二人也都見禮。

只聽衆水人道：「船上米糧，都被劫的顆粒無存，如今餓的頭暈眼花，那有氣力還去拏篙弄舵？」多九公道：「林兄，快把豆麵取來。」今日又要仗他度命了。」林之洋道：「前日俺在小蓬萊，還同甥女閒談，自從得了此方，用過一次，後來總未用過。那知昨日還是滿船白米，今日倒要用他充饑。幸虧女大王將衣箱送還，若不送還，只怕還有甚麼。」在陳之厄哩！」隨即取了鑰匙前去開箱。誰知別的衣服箱都安然無恙，一就是紅紅兩隻衣箱也好好在船，一就只豆麪這隻箱子不知去向。多九公道：「此必喫囉趁着忙亂之際，只當裏面盛着值錢之物，隱藏過了。」

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忙在各處尋找，那有形影，只得來到外面同衆人商議，又不敢回去買米，若要前進，又離淑士國甚遠。商議多時，再向兩面國去，只好前進，惟願遇着客船。

就好。時衆水手情願受餓，都不敢加價購買。一連斷餐兩日，並未遇着一船，正在驚慌，偏又轉了迎面大風，真是雪上加霜，只得收口，把船停泊。衆水手個個都餓的兩眼發黑，滿船惟聞歎息之聲。

閩臣同若花，紅紅，婉如餓的無可奈何，只得推窗閒望。忽見岸上走過一個道姑，手中提着一個花籃，滿面焦黃，前來化緣。衆水手道：『船上已兩日不見米了，今兒我們還想上去化緣，你倒先來了。』那道姑聽了，口中唱出幾句歌兒。唱的是：

我是蓬萊白穀仙，與卿相聚不知年；因憐謫貶來滄海，願獻清腸續舊緣。

閩臣聽了，忽然想起去年在東口山遇見那個道姑口裏唱的倒像也是這個歌兒，不知『清腸』又是何物，何不問他一聲。因攜若花三人來至船頭道：『仙姑請了。何不請上獻茶，歇息談談，豈不是好？』道姑道：『小道要去觀光，那有工夫閒談，只求佈施一齋足矣。』閩臣忖道：『他這「觀光」二字，豈非說着我麼？』因說道：『請問仙姑，你們出家人爲何也去觀光？』道姑道：『女菩薩，你要曉得一經觀光之後，也就算功行圓滿，一天大

事都完了。」
閩臣不覺點頭道：「原來這樣。」
請問仙姑從何至此。」
道姑道：「我從

「聚首山」「回首洞」而來。」

閩臣聽了，猛然想起「聚首遠須回首憶」之句，心中動了一動道：「仙姑此時何往？」
道姑道：「我到「飛昇島」「極樂洞」去。」
閩臣付道：「難道觀光回首之後，就有此等好處麼？」
我再追進一句，看他怎說。」
因問道：「請教仙姑：這「極樂洞」雖在「飛昇島」，若以地理而論，卻在何地？」
道姑道：「無非總在心地。」
閩臣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
承仙姑指教了。但仙姑化齋，理應奉敬；奈船上已絕糧數日，尙求海涵。」
道姑道：「小道化緣，只論有緣無緣，卻與別人不同。若逢無緣，即使彼處米穀如山，我也不化；如遇有緣，設或缺了米穀，我這籃內之稻，也可隨緣樂助。」

若花笑道：「你這小小花籃，所盛之稻，可想而知。我們船上有三十餘人，你那籃內何能佈施許多？」
道姑道：「我這花籃，據女菩薩看去，雖覺甚微，但能大能小，與衆不同。」
紅紅道：「請問仙姑，大可盛得若干？」
道姑道：「大可收盡天下百穀。」
婉如道：「請教

小呢？」道姑道：「小亦敷衍你們船上三月之糧。」

閩臣道：「仙姑花籃既有如此之妙，不知合船人可與仙姑有緣？」道姑道：「船上共

有三十餘人，安能個個有緣？」閩臣道：「我們四人，可與仙姑有緣？」道姑道：「今日相

逢，豈是無緣？不但有緣，而且都有宿緣；因有宿緣，所以來結良緣；因結良緣，不免又續舊緣；

因續舊緣，以致普結衆緣；結了衆緣，然後纔了塵緣。」說罷，將花籃擲上船頭道：「可惜此

稻所存無多，每人只能結得半半之緣。」

婉如把稻取出，命水手將花籃送交道姑。道姑接了花籃，向閩臣道：「女菩薩千萬保

重。我們後會有期，暫且失陪。」說罷，去了。婉如道：「三位姐姐請看，道姑給的這個大

米，竟有一尺長，無如只得八個。」

三人看了，正在詫異，適值多九公走來道：「此物從何而來？」閩臣告知詳細。多九

公道：「此是「清腸稻」。當日老夫曾在海外喫過一個，足足一年不飢。現在我們船上

共計三十二人，今將此稻每個分作四段，恰恰可夠一頓。大約可以數十日不飢了。」若

花道：「怪不得那道姑說『只能結得半半之緣』，原來按人分派，每人只能喫得四分之一，恰恰一半之半了。」

多林二人即將清腸稻拏到後面，每個切作四段，分在幾鍋煮了。大家喫了一頓，個個精神陡長，都念道姑救命之德。

次日，開船。閨臣偶然問起紅紅當日赴試，可曾得中之話。紅紅不覺歎道：「若論憑姊學問，在本國雖不能列上等，也還不出中等。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所以愚姊只好沒分了。」

若花道：「這是何意？難道考官不識真才麼？」紅紅道：「如果不識真才，所謂無心之過，倒也無甚要緊。無如總是關節牽緣，非為故舊，即因錢財所取真才，不及一半，因此灰心，纔同叔父來到海外，意欲借此消遣，不意倒受這番魔難。賢妹前日曾有觀光之語，莫非天朝向來本有女科麼？」閨臣道：「天朝雖無女科，近來卻有一個曠典。」於是就把太

后頒詔各話告訴一遍。

紅紅道：『有此勝事，卻是閨閣難逢際遇。但天朝考官向來可有夤緣之弊？』

道：『我們中原乃萬邦之首，所有考官，莫不清操廉潔。况國家不惜帑費，立此大典，原爲拔

取真才爲國求賢而設。若夤緣一個，卽不免屈一真才。若果如此，後世子孫，豈能興旺

所以歷來從無夤緣之事。姊姊如此抱負，何不同去一試？我們旣已結拜，將來自然同其

甘苦。設或都能中式，豈非一段奇遇？』

紅紅道：『愚姊久已心灰，何必又做「馮婦」？敗兵之將，不敢言勇，雖承賢妹美意，何

敢生此妄想？倘蒙攜帶，倒可同至天朝瞻仰瞻仰聖朝人物之盛。至於考試，竟可不必

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談春秋胸羅錦繡

講禮制口吐珠璣

話說紅紅道：『如蒙賢妹攜帶，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至於考試，久已心灰，豈可再萌妄想？』若花道：『此事到了天朝，慢慢再議，看來也由不得姊姊不去。前日聞得亭亭姊姊一同赴試，不知可曾得中？』紅紅道：『他家一貧如洗，其父不過是個諸生，業已去世，既無錢財，又無勢利，因此也在孫山之外。但他落第後，雄心不滅，時刻癡心妄想，向日曾對我說：如果外邦開有女科，那怕千山萬水，他也要去碰碰，若不中個才女，至死不服。如今天朝雖開女科，無如遠隔重洋，何能前去？看來只好望洋而歎了。』

閩臣道：『他家還有何人？近來可曾遠出？』紅紅道：『他無弟兄，只有緇氏寡母在堂，現在課讀幾個女童，以舌耕度日，並未遠出。』閩臣道：『他既有志赴試，將來路過黑齒，

我們何不約他同行，豈不是件美事？」紅紅道：「賢妹約他固妙，但他待着自己學問，自空

一切，每每把人不放眼內。賢妹若去約他，他不曉得你學問淺深，惟恐玷辱，必不同往。據

我愚見，必須先去談談學問，使他心中敬服，此後再講約他之語，自然一說就肯了。」

道：「聞得亭亭姊學問淵博，妹子何敢班門弄斧，同他亂談。倘被考倒，豈非自討苦麼？」

若花道：「阿妹爲何只長他人志氣，滅卻自己威風？我倒是個初生犢兒，不怕虎，將來到彼，

我就同你前去，難道我們兩個敵不住他一個麼？」

閨臣道：「姊姊有如此豪興，妹子只得勉力奉陪，但必須告知舅舅方可約他。」就把此話告訴林之洋。

林之洋道：「俺聞你父親常說『君子成人之美』，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這等美事，

你們做了，自有好處，何消同俺商量？」

那個黑女，當日九公同他談文，會喫他大虧，將來你同寄女到彼，俺倒着實耽心哩。」

若花道：「他又不會生出三頭六臂，無非也是一個肉人，怕他怎的？」

林之洋道：「他那伶牙俐齒，若談起文來，比那三頭六臂還覺利害。」九公至今說起，還是頭疼。你說他是肉人，只怕還是一張鐵嘴哩。若遇順風，不過早晚就到，據俺主

意，你們快把典故多記幾個，省得臨期被他難住，莫像九公倒像喫了麻黃只管出汗，那就被他看輕了。當日他們因談反切，曾有一「問道於盲」的話，俺自從在歧舌國學會音韻，一心只想同人談談，偏不遇見知音，將來到彼，他如談起此道，務必把俺舉荐舉荐。這兩日大家喫了清腸稻，都不覺餓，索性到了黑齒再去買米，耽擱半日，趁着閒空，你們也好慢慢同他談文。」

大家一路說說閒話，不知不覺這日清晨到了黑齒。把船收口，林之洋託多九公帶了水手前去買米。閨臣意欲紅紅同去。紅紅道：「他的住處，林叔叔盡知，無庸我去。我若同去約他，他縱勉強同來，究竟難免被他輕視。賢妹到彼，就以送還扇子爲名，同他談談。他如同來則已，設或別有推託，愚姊再去把這美意說了，纔不被他看輕哩。」

閨臣點頭，帶着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領進城內。來到大街，閨臣同若花由左邊街上走去，林之洋從右邊走去。不多時，進了小巷，來到亭亭門首，只見上寫「女學塾」三個

大字。把門敲了兩下，有個紫衣女子把門開了。林之洋一看，認得是前年談文黑女。聞臣從袖內取出扇子道：「姊姊請了。」前歲敝處有位多老翁曾在尊齋帶了一把扇子回去，今託我們帶來奉還，不知可是尊處之物？」亭亭接過看了，道：「此扇正是先父之物。」二位姊姊若不嫌茅舍窪曲，何不請進獻茶？」聞臣同若花一齊說道：「正要登堂奉拜。」於是一同進內。林之洋就在旁邊小房坐了。

亭亭把二人讓進書館，行禮叙坐，有兩個垂髫女童也上來行禮，彼此問了名姓。聞臣道：「妹子素日久仰姊姊大才，去歲路過貴邦，就要登堂求教，但愧知識短淺，誠恐貽笑大方，所以不敢冒昧進謁。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亭亭道：「妹子浪得虛名，何足掛齒。前歲多老翁到此，曾有一位唐大賢同來，可是姊姊一家？」聞臣道：「那是家父。」亭亭聽了，不覺立起，又向聞臣拜一拜道：「原來唐大賢就是令尊，姊姊素不家學，自然也是名重一時了。」前歲雖承令尊種種指教，第恨恩惠而去，妹子尚有未及請教之處，至今猶覺耿耿。可惜當今之世，除了令尊大賢，再無他人可談了。」

閨臣道：「姊妹有何見教，何不道其大概呢？」
亭亭道：「妹子因春秋一書，聞得前人議論，都說孔子每於日月名稱爵號之類，暗寓褒貶，不知此話可確？意欲請教令尊，不意恩促而別，竟未一談，這是妹子無福。」
閨臣剛要開言，若花接着說道：「春秋褒貶之義，前人議論紛紜，據妹子細釋經旨，以管窺之見，擇其要者而論，其義似乎有三：第一，明分義；其次，正名實；第三，著幾微。其他書法不一而足，大約莫此爲要了。」

亭亭道：「請教姊妹，何謂明分義？」
若花道：「如春秋書月而曰「王正月」，所以書「王」者，明正朔之所自出，卽所以序君臣之義。至於書陳黃衛烝者，所以明兄弟之情；書晉申生許止者，所以明父子之恩。他如曹羈鄭忽之書，蓋明長幼之序；成風仲子之書，蓋明嫡庶之別。諸如此類，豈非明分義麼？」

亭亭道：「請教正名實呢？」
若花道：「如傅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傅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夷皋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凡此之類，豈非正名實麼？」

亭亭道：「請教著幾微呢？」若花道：「如「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蓋明因會伐而如京師；「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蓋明因狩而後朝；「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蓋著公子結之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蓋著公子鞏之擅；似此之類，豈非著幾微麼？」

「孟子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大約總不外乎誅亂臣，討賊子，尊王賤霸之意。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夫子所以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至諸侯衰而楚強，夫子又抑楚而扶諸侯。所以扶諸侯者，就是尊王之意。蓋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教，其變亦無窮。其隨時救世之心如此。」

「或謂春秋一書，每於日月名稱爵號，暗寓褒貶，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但謂稱人為貶，而人未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為褒，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失地之君稱名，而衛侯奔楚則不稱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諸如此類，不能枚舉。要知春

秋方聖人因魯史修成的。若以日月爲褒貶，假如某事當書月，那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能奔走列國訪其日與月呢？若謂以名號爲褒貶，假令某人在所褒，那舊史但著其名；某人在所貶，舊史但著其號，聖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訪其名與號呢？

『春秋有達例，有特筆。』卽如舊史所載之日月則從其日月，名稱則從其名稱，以及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之類，皆本書例，無所加損，此爲達例。其或史之所無，聖人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聖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卽特筆。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加「王」者，是聖人之特筆。晉侯召王，事見先儒之傳，而聖人書之曰「狩於河陽，」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他如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之類，皆聖人特筆。故云「其事同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學者觀春秋，必知就

爲達例，孰爲特筆，自能得其大義。

「總之春秋一書，聖人光明正大，不過直書其事，善的惡的，莫不瞭然自見。至於救世之心，卻是此書大旨。妹子妄論，不知是否，尙求指示。」

亭亭道：「姊姊所論，深得春秋之旨，妹子惟有拜服。還有一事，意欲請示，不知二位姊姊可肯賜教？」
閨臣道：「姊姊請道其詳。」
亭亭道：「吾聞古禮自遭秦火，今所存的惟周禮儀禮禮記，世人呼作「三禮」。若以古禮而論，莫古於此。但漢晉至今，歷朝以來，莫不各撰禮制。還是各創新禮？還是都本舊典？至三禮諸家註疏，其中究以何人爲善，何不賜教一二呢？」

若花聽罷，暗暗吐舌道：「怎麼這個黑女忽然弄出這樣大題目！三禮各家，業已足夠一談；他又加上歷朝禮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從何講起？只怕今日要出醜了。」

正在思忖，只見閨臣答道：「妹子聞得宋書傅隆傳云：「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

益，賓主以之敬讓。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勸懲，孝經之尊親，莫不由此而後立。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舜命伯夷典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綱紀萬物，彫琢六情，莫不以此節之。但魏書有云：「三皇不同禮。」又云：「時易則禮變。」故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商辛無道，雅章澆滅。周公救亂，宏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及周昭王南征之後，禮失樂微，上行下效，故敗檢失身之人，必先廢其禮。如昭公諱孟子之姓，莊公結割臂之盟，是婚姻之禮廢了，那淫僻之亂莫不從此而生。齊侯悅婦以慢客，曹伯觀脅以褻賓，是賓客之禮廢了，那傲慢之情莫不從此而生。公逆祀於五廟，昭公不感於母喪，是喪祭之禮廢了，那骨肉之恩莫不從此而薄。天子下堂，河陽召君，是朝聘之禮廢了，那侵陵之漸莫不從此起。

『孔子欲除時弊，故定禮正樂，以挽風化。』及至戰國，繼周孔之學，講究禮法的，惟孟子一人。嗣後秦始皇并吞六國，收其儀禮，盡歸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之儀，參以己意，以爲時

用餘禮盡廢。漢高祖初平秦亂，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於是撰朝儀，胡廣因之輯舊禮。漢末天下大亂，舊章殄滅。迨至三國，魏有王粲、衛覲共創朝儀，吳有丁孚拾遺漢事，蜀有孟光草建衆典。晉初，荀覲以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宋何承天、傅亮同撰朝儀。齊何佟之、王儉共定新禮。至梁武帝，乃命羣儒裁成大典，以復周公五禮之舊。陳武帝卽位，禮制雖本前梁，仍命江德藻、沈洙等隨時斟酌棄取，以便時宜。迨至前隋高祖，命辛彥之、牛宏等採舊儀，以爲五禮。自西漢之初，以至於今，歷代損益不同，莫不參之舊典，並非古禮不存，不過取其應時之變。所以宋書禮志有云：「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

『至注禮各家：漢有南郡太守馬融，安南太守劉熙，大司農鄭元，左中郎將蔡邕，侍中阮譙。魏有秘書監孫炎，衛將軍王肅，太尉蔣濟，侍中鄭小同。蜀有丞相蔣琬。吳有齊王傅射慈。晉有太尉庾亮，太保衛瓘，侍中劉逵，司空賀順，給事中袁準，益壽令吳商，散騎常侍干寶，廬陵太守孔倫，征南將軍杜預，散騎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環濟，諮議參軍曹軌，散騎常侍虞

喜司空中郎盧諶，安北將軍范汪，司空長史陳仍，開府儀同三司蔡謨。宋有光祿大夫傅隆，太尉參軍任預，中散大夫徐爰，撫軍司馬費沉，中散大夫徐廣，大中大夫裴松之，員外常侍庾蔚之，豫章郡丞雷肅之，諮議參軍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齊有太尉王儉，光祿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劉瓛，給事中樓幼瑜，散騎郎司馬瓛，御史中丞荀萬秋，東平太守田僧紹，徵士沈麟士。梁有護軍將軍周捨，五經博士賀瑒，散騎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書左丞何佟之。陳有國子祭酒謝朓，尚書左丞沈洸，散騎常侍沈文阿，戎照將軍沈不害，散騎常侍郎王元規。北魏有內典校書劉獻之。北齊有國子博士李鉉。北周有露門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騎常侍房暉遠，禮部尚書辛彥之。他們所註之書，或所見不同，各有採取，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內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講義理的；也有注意義理，不講典制的。據妹子看來，典制本從義理而生，義理也從典制而見，原是互相表裏。他們各執一說，未免所見皆偏。

「近來盛行之書，只得三家：其一，大司農鄭康成；其二，露門博士熊安生；其三，散騎侍郎皇侃。但熊氏每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往南而北行，馬雖疾而越去越遠；皇氏雖章句詳

正，惟稍涉冗繁，又既遵鄭氏，而又時乖鄭義，此是水落不歸本，狐死不肯邱。這是二家之弊。惟鄭注包舉宏富，考證精詳，數百年來，議禮者鑽研不盡，自古注禮善本，大約莫此爲最。妹子冒昧妄談，尙求指教。」

亭亭聽了，不覺連連點頭道：「如此議論，纔見讀書人自有卓見，真是家學淵源，妹子甘拜下風。」親自倒了兩杯茶，奉了上來。

二人茶罷，閩臣暗暗忖道：「他的學問，若以隨常經書難他，恐不中用。好在他遠居外邦，我們敵處歷朝史鑑，或者未必留神；即使略略曉得，其中年歲亦甚紛雜，何不就將史鑑考他一考？」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論前朝數語分南北

書舊史揮毫貫古今

話說唐閨臣知亭亭學問非凡，若談經書，未免徒費唇舌，因他遠居外邦，或於中原史鑑，未必留神，意欲以此同他談談，看他怎樣，因說道：「請教姊姊，貴邦歷朝史鑑，自然也與敝處相仿。可惜尊處簡策流傳不廣，我們竟難一見。姊姊博覽廣讀，敝鄉歷朝史書，該都看過，卽如盤古至今，年歲多少，前人議論不一，想高明自有卓見了。」

亭亭道：「妹子記得天朝開闢之初，自盤古氏以及天皇，地皇，人皇，至伏羲氏，其中年歲，前人雖有二百餘萬年之說，但無可考。春秋元命苞言：「自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而張揖廣雅以三皇疏乞之類，分爲十紀，共二百七十六萬歲，與元命苞所載參差至五十萬年之多，妹子歷稽各書，竟難定其是否。至年歲可考，惟伏羲以後，

案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軒轅爲三皇；班固漢志，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三皇共計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共計三百八十四年。其後夏商至今，皆歷歷可考了。』

若花道：『近日史書，以「天干」「地支」紀年，此例始於何時？至今共有若干年了？』

亭亭道：『史書以干支紀年，始於帝堯。自帝堯甲辰卽位，至今武太后甲申卽位，共三千四十一年。若以伏羲至今而論，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

閨臣忖道：『我們中原南北朝，往往人都忽略，大約他也未必透徹，何不將此考他一考？』

因說道：『請教姊姊，敝處向有六朝，五代，南北朝，不知貴處作何區別？』

亭亭道：『妹子記得當日吳孫權及東晉，宋，齊，梁，陳俱在金陵建都，人皆呼爲六朝。宋，齊，梁，陳，隋，爲時無幾，人或稱爲五代。至南北朝之分，始於劉宋，終於隋初。宋，齊，梁，陳在金陵建都，所以有南朝之稱；元魏，高齊，宇文周在中原建都，所以有北朝之稱。那時天下半歸南朝，半歸北朝，彼此各據一方，不相統屬。以南朝始末而論，宋得晉朝天下，共傳五主，被齊

所篡；齊傳七主，被梁所篡；梁傳四主，被陳所篡；陳傳五主，被隋所篡；南朝共計一百六十八年。以北朝始末而論，魏在東晉之時，雖已稱王，幅員尙狹；及至晉末宋初，魏纔奄有中原，謂之大魏，傳了一百四十九年。到了第十三代皇帝，因臣子高歡起兵作亂，魏君棄了本國，逃至關西，大都督宇文泰處，就在關西爲帝，人都叫作西魏，傳了三帝，計二十二年，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覺篡位，改爲周朝。那高歡逐了魏君，又立魏國宗室爲帝，人都叫作東魏，在位十七年，被高歡之子高洋篡位，改爲北齊。那時北朝分而爲二：一爲北齊，一爲周朝。北齊傳了五主，計二十八年，被周所滅。周傳五主，前後共二十六年，被臣子大司馬楊堅篡位，改國號爲隋。隨即滅了陳國，天下纔得一統。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妹子道聽塗說，不知是否，尙求指示。」

若花道：『剛纔阿姊以夏商至今歷歷可考，其年號名姓也還記得大概麼？』
閨臣付道：『怎麼若花姐姐忽然問他這個？未免苦人所難了。』
只聽亭亭道：『妹子雖略略記得，但一時口說，恐有訛錯，意欲寫出呈教，二位姊姊以爲何如？』
若花點頭道：『如此更』

妙。」

亭亭正在磨墨濡毫，忽見紅紅婉如從外面走來。大家見禮讓座。亭亭問了婉如姓

氏，又向紅紅道：「姊姊纔到海外，爲何忽又回來？」紅紅見問，觸動叔叔被害之苦，不覺淚

流滿面，就把在途中遇盜，後來同閩臣相聚的話，哽哽咽咽，告訴一遍。亭亭聽了，甚爲嗟歎。

衆人把紅紅勸解一番，方纔止淚。亭亭鋪下箋紙，手不停毫，草草寫去。

四人談了多時，亭亭寫完，大家略略看了一遍，莫不讚其記性之好。閩臣道：「這是若

花姊姊故意弄這難題目，那知姊姊不假思索，竟把前朝年號，以及事蹟，一揮而就；若非一部

全史瞭然於中，何能如此？妹子惟有拜倒轅門了。」亭亭道：「妹子不過仗着小聰明，記

得幾個年號，算得甚麼！姊姊何必如此過獎！」

紅紅道：「姐姐，你可曉得他們三位來意麼？」亭亭道：「這事無頭無腦，妹子莫能得

知。」紅紅就把途中結拜，今日來約赴試的話說了。亭亭方纔明白，因付一付道：「雖承

諸位姊姊美意，妹子上有寡母，年已六旬，何能拋撇遠去？我向日雖有此志，原想鄰邦開有

女科，或者再爲馮婦之舉。今天朝遠隔天涯，若去赴試，豈不違了聖人遠遊之戒麼？」

閨臣道：「姊姊並無弟兄，何不請伯母同去，豈不更覺放心？」
亭亭歎道：「妹子也會想到同去，庶可放心；奈天朝舉目無親，兼且寒家素本淡泊，當日祖父出仕，雖置薄田數畝，此時要賣不足千金，何能敷衍長途盤費及天朝衣食之用？而且一經賣了，日後回來，又將何以為生？只好把這妄想歇了。」

閨臣道：「只要伯母肯去，其餘都好商量。至長途路費，此時同去，乃妹子母舅之船，無須破費一文。若慮到彼衣食，寒家雖然不甚充足，尙有良田數頃，兼且閒房儘可居住。况姊姊只得二人，所用無幾，到了敵處，一切用度，俱在妹子身上，姊姊只管放心。此地田產也不消變賣，就託親戚照應，將來尙歸故鄉，省得又須置買，如此辦理，庶可兩無牽挂。」
亭亭道：「萍水相逢，就蒙姊姊如此慷慨，何以克當？容當稟請母命，定了行止，再去登舟奉謝。」
紅紅道：「姊姊，你說你與閨臣妹妹萍水相逢，難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麼？現在我雖係孑然一身，若論本族，尙有可投之人，此時近在咫尺，無如閨臣妹妹一片熱腸，純是真誠，令

人情不可卻，竟難捨之而去。今姊姊承他美意，據妹子愚見，且去稟知師母，如果可行，好在姊姊別無牽挂，即可一同起身。不由分說，攜了亭亭進內，把這情節告知緇氏。

原來緇氏自幼飽讀詩書，當日也曾赴過女試，學問雖佳，無奈輪他不上。後來生了亭亭，夫妻兩個，加意課讀，一心指望女兒中個才女，好替父母爭氣。誰知仍舊無用，丈夫因此而亡。緇氏每每提起，還是一腔悶氣，今聽此言，不覺技癢，如何不喜。當時來到外面，衆人與緇氏行禮。緇氏向閩臣拜謝道：『小女深蒙厚愛，日後倘得寸進，莫非小姐成全。但老身年雖望六，志切觀光，誠恐限於年歲，格於成例，不獲叨逢其盛，尙望小姐俯念苦衷，設法轉旋，倘與盛典，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願，自當生生世世，永感不忘。』

閩臣道：『伯母有此高興，姪女敢不仰體。將來報名時，年歲雖可隱瞞，奈伯母鬢多白髮，面有皺紋，何能遮掩。』緇氏道：『他們男子，往往口上有鬚，還能冒籍入考，何況我又無鬚，豈不省了拔鬚許多痕跡。若愁白髮，我有上好烏鬚藥。至面上皺紋，多擦兩盒，引見肌，再用幾匣玉容粉，也能遮掩。這都是趕考的舊套。並且那些老童生，每每挂了拐杖，還去

小考，我又不_用拐杖，豈不_更覺_{藏拙}？若_非貪圖_{赴試}，這樣_{迢迢}遠路，老身_又何必_{前去}？儻無門路_{可想}，就是小女_{此行}，也只好_{中止}了。」

閨臣聽了，爲難_{半晌}，道：「將來_{伯母}如_{赴縣考}，或_{赴郡考}，遠可_{弄些}手脚_{敷衍}進去。至於_{部試}，殿試，法令_{森嚴}，姪女_{何敢}冒昧_{應承}？」縉氏道：「老身_{聞得}郡考_{中式}，可得_{一文學}淑女_{一匾額}，儻能_{如此}，老身_{心願}已足，那裏_{還去}部試？」閨臣_{只得}含糊_{答應}，「俟_到彼時，自當_{替伯母}謀_幹此事。」縉氏聽了_{這句}，應允_{回到}嶺南。亭亭_{命兩個}女童_{各自}收拾_{回去}，將_{房屋}田產_{及一切}什物_{都託}親戚_{照應}。

天已_{日暮}，林之洋_{把行李}雇人_{挑了}，一齊_{上船}。呂氏_{出來}，彼此_{拜見}。船上_{衆人}自從喫了_{清腸稻}，腹中_{並不}覺_餓；閨臣_{姊妹}只顧_{談文}，更把_{此事}忘了，亭亭_{卻足}餓_{了一日}。幸虧_{多九公}把_{米買來}，當時_{收拾}晚飯_{給他}母女_{吃了}。閒話_間，姊妹_{五個}，復又_{結拜}。序起_{年齒}，仍是_{紅紅}居_長，亭亭_{居次}，其餘_{照舊}。從此_{紅紅}亭亭_{同縉氏}一_船居住，閨臣_{仍同}若花_{婉如}作_伴。一路_{順風}前進，轉眼_{已交}季夏。

這日林之洋同閨臣乘姊妹閒談，偶然談到考期。若花道：『請問阿父，此去嶺南，再走

幾日就可到了？』林之洋笑道：『再走幾日，這句說的倒也容易。寄女真是好大口氣！』

紅紅道：『若據叔叔之言，難道還須兩三月纔能到麼？』林之洋道：『兩三月也還不夠。』

婉如聽了，不覺鼻中哼了一聲，道：『若是兩三月不夠，自然還須一年半載了！』林之洋道：

『一年也過多，半載倒是不能少的。俺們從小蓬萊回來，纔走兩月，你們倒想到了。俺細

細核算，若遇順風，朝前走去，原不過兩三月程途。奈前面有座門戶山橫在海中，隨你會走，

也須百日方能繞過，連走帶繞，總得半年。這是順風方能這樣，若遇頂風，那就多了。俺們

來來往往，總是這樣。難道去年出來繞那門戶山，你們就忘了！』

閨臣道：『彼時甥女思親之心甚切，並未留神，今日提起，卻隱隱記得。既如此，必須明

春方到，我們考試，豈不誤了？』林之洋道：『俺聞皇詔准你們補考，明年四月殿試，你們奉

天趕到，怕他怎麼！』亭亭道：『姪女剛纔細看條例，今年八月縣考，十月郡考，明年三月就

要部試。若補縣考郡考，必須趕在部試之前。若過部試，何能有濟。據叔叔所說，豈非全無指望麼？」林之洋道：『原來考試有這些花樣，俺怎得知？如今只好無日無夜朝前趕進，倘改考期，那就好了。』閩臣聽了，悶悶不樂，每日在船惟有唉聲歎氣。呂氏恐甥女焦愁成病，埋怨丈夫不該說出實情。

這日夫妻兩個前來再三安慰。呂氏道：『此去雖然遙遠，安知不遇極大順風，一日可行數日路程。甥女莫要焦心，你如此孝心，上天自然保護。豈有尋親之人，菩薩反不教你考試？』閩臣道：『甥女去歲起身時，原將考試置之度外，若圖考試，豈肯遠出？但前日費盡唇舌，纔把紅紅亭亭兩位姊姊勸來。他們千山萬水，不辭勞頓，原爲的考試。那知忽然遇此掃興之事，甥女一經想起，就覺發悶。』

林之洋道：『海面路程，那有定準？若遇大順風，一日三千也走，五千也走。俺聽你父親說過：數年前有個才子，名叫王勃，因去省親，由水路揚帆，道出鍾陵，忽然得了一陣神風，一日一夜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趕到彼處，適值重陽，都督大宴滕王閣。王勃做了一篇滕

王閣序登時海外轟傳，誰人不知？安知俺們就不遇着神風？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姊妹之分，莫講這點路程，就再加兩倍，也是不怕。」林之洋夫妻明知不能趕上考期，惟恐閨臣發愁，只好假意安慰。

這日順風甚大，只聽衆水水道：「今日這風，只朝上刮，不朝下刮，卻也少見。」林之洋走出問道：「爲甚這樣？」衆水水道：「你看，這船被風吹的就如駕雲一般，比烏騾快馬還急。雖然恁快，你再看水面卻無浪波，豈非只朝上刮，不朝下刮麼？這樣神風，可惜前面這座門戶山攔住去路，任他只朝上刮，至快也須明春方到嶺南哩。」

又走幾時，來到山脚下。林之洋悶坐無聊，坐到舵樓。正在發悶，忽聽多九公大笑道：「林兄來的恰好，老夫正要奉請，有話談談。請教迎面是何山名？」林之洋道：「俺當日初次飄洋，曾聞九公說，這大嶺叫門戶山，怎麼今日倒來問俺？」多九公道：「老夫並非故意要問，只因目下有件奇事。當年老夫初到海外，路過此處，曾問老年人：「此山既名門戶，爲何橫在海中，並無門戶可通，令人轉彎磨角，繞至數月之久，方纔得過？」那老年人道：

「當日大禹開山，曾將此山開出一條水路，舟楫可通。後來就將此山叫作門戶山。誰知年深日久，山中這條道路，忽生淤沙，從中塞住，以致船隻不通，雖有門戶之名，竟無可通之路。此事相沿已久，不知何時淤斷？」剛纔我因船中幾位小姐都要趕到嶺南赴試，不覺尋思道：「如今道路尙遠，何能趕得上。除非此山把淤衝開，也像當年舟楫可通，從此抄近穿過嶺去，不但他們都可考試，就是我鳳翹小春兩個甥女也可附驥同去。」正在胡思亂想，忽聞濤聲如雷，因向對面一看，那淤斷處竟自有路可通……」

林之洋也不等說完，喜的連忙立起，看那山當中，果然波濤滾滾，竟不像當日淤斷光景。正在觀看，船已進了山口，就如快馬一般，攏了進去。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五
十
三
回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竊書

顯奇能紅女傳信

話說林之洋見船隻攔進山口，樂不可支，卽至艙中把這話告知衆人，莫不歡喜。次日，出了山口。林之洋望着閩臣笑道：『前日俺說王勃勸了神風，成就他做了一篇滕王閣序；那知如今甥女要去趕考，山神卻替你開路！原來風神山神都喜湊趣，將來甥女中了才女，俺要滿滿敬他一杯了。』衆姊妹聽了，個個發笑。

閩臣道：『此去道路尙遠，能否趕上，也還未定；卽或趕上，還恐甥女學問淺薄，未能入選。無論得中不得中，倘父親竟不回家，將來還要舅舅帶着甥女再走一遍哩。』林之洋道：『俺在小蓬萊既已允你，倘你父親竟不回來，做舅舅的怎好騙你？自然再走一遍。』

呂氏道：『據俺看來，你父親業已成仙，就是不肯回來，你又何必千山萬水去尋他？難

道作神仙長年不老還不好麼？」閩臣道：「長年不老，如何不好！但父親把我母親兄弟拋撇在家，甥女心裏既覺不安，兼之父親孤身在外，無人侍奉，甥女卻在家中養尊處優，一經想起，更是坐立不寧，因此務要尋着纔了甥女心願哩。」

一路行來，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下旬，船抵嶺南，大家收拾行李，多九公別去，林之

洋同衆人回家。恰好林氏因女兒一年無信，甚不放心，帶了小峯、蘭音回到娘家，這日正同江氏盼望，忽聞女兒同哥嫂回來，大家見面，真是悲歡交集。閩臣上前行禮，不免滴了幾行眼淚，將父親之信遞給林氏，又把怎樣尋找各話說了。林氏不見丈夫回來，雖然傷心，喜得見了丈夫親筆家書，書中又有不久見面之話，也就略略放心。

當時閩臣引着母親見了緇氏，並領紅紅、亭亭前來拜見，把來意告知。林氏道：「難得二位姪女不棄，都肯與你攜伴同來，若非有緣，何能如此？但既結拜，嗣後一同赴試，彼此都要相顧，總要始終和睦，莫因一言半語，就把素日情分冷淡，有始無終，那就不是了。」衆人

連連答應。

閨臣見了蘭音，再三拜謝。

林氏道：『我自從女兒起身，一時想起，不免牽挂，時常多病；』

幸虧寄女替我煎湯熬藥，日夜服侍，就如你在跟前一樣，漸漸把牽挂之心減了幾分，身體也就漸漸好些。如今縣裏雖未定有考期，我們必須早些回去同你叔叔商議，及早報名，省得

補考費事。

閨臣道：『母親此言甚是。』

林之洋道：『甥女如報名，可將若花婉如攜帶攜帶，倘中個才女回來，俺也快活。怎樣

報名，怎樣赴試，這些花樣，俺都不諳，只好都託甥女了。』閨臣道：『舅舅只管放心，此事都

在甥女料理。但若花姊姊名姓籍貫，可要更改？』林之洋道：『改他作甚！若把女兒國

本籍寫明，俺更歡喜。』

林氏道：『這卻爲何？』林之洋道：『若花寄女本是好好的一位世子，因被那些惡婦

奸臣謀害，他纔棄了本國，俺要替他出氣，因此要把他的本籍寫明。』林氏道：『寫明本籍，

何以就能替他出氣？』林之洋道：『寫明本籍，將來尙在俺朝中了才女，一時傳到女兒國，

也教那些惡人曉得他的本領，他們原想害他，那知他在俺朝倒轟轟烈烈，名登金榜，管教那些畜類羞也羞死了！

閨臣道：「如此固妙，但恐一人郡縣不准，莫若紅紅亭亭兩位姊姊同蘭音妹妹也用本籍，共有四人之多，諒郡縣也不至批駁了。」婉如道：「如果批駁，再去更換也不爲遲。」林之洋道：「俺們中原開科，外邦都來赴試，還不好麼？太后聽了，還更喜哩。」當時多九公將甥女田鳳翽秦小春年貌開來，也託閨臣投遞。

林氏帶了兒女，別了哥嫂，同紅紅縉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唐小峯因見婉如所養白猿好頑，同婉如討來，帶回家內。史氏見姪女海外回來，問知詳細，不勝之喜，並與縉氏諸人相見。

閨臣道：「叔叔今日莫非學中會文麼？」史氏道：「你叔叔自從姪女起身後，本郡印太守有個女兒，名喚印巧文，意欲報名赴試，因學問淺薄，要請一位西賓，印太守向在學中打

聽你叔叔品學都好，請去課讀。後來本處節度寶坡大人也將小姐寶耕烟拜從。本縣祝忠得知，也將女兒祝題花跟着一同受業，並將本處還有幾個鄉宦女兒也來拜從看文。雖說女學生不消先生督率，但學生多了，今日這邊走走，明日那邊看看，竟無片刻之間。今晨絕早出去，要下午方能回來。」

閩臣道：「他們既在此地做官，大約均非本處人了；此時各處正當縣考，爲何還不回籍赴試？」史氏道：「他們都因離鄉過遠，若因縣考趕回本籍，將來又須回來，未免種種不便；因此議定索性等冬初補考。一經郡考中式，即可就近去赴部試，倒是一舉兩便。並且他們因你叔叔今年五十大慶，都要過了九月祝壽後方肯回籍。」閩臣道：「若果如此，我們到可一聚了。」

不多時，唐敏回來，見了姪女，看了家書，方纔略覺放心。閩臣引着叔叔見了衆人，告知來意。唐敏道：「我正愁姪女上京無人作伴，今得這些姊妹，我也放心。」

恰好這日良氏夫人帶着廉亮，廉錦楓，駱紅蕖也從海外來到林家。林氏問起根由，良

氏把前年唐敖拯救女兒，後來尹元替小峯作伐各話細細說了。林氏聽了，無意中忽然得

了一個如花似玉，文武全才的媳婦，歡喜非常。良氏把駱紅蕖交代，因本族現有嫡派，意欲

回到族中居住。無如唐閨臣與廉錦楓一見如故，彼此戀戀不捨，不肯分離。恰喜林氏早

已買了鄰舍一所房子，就同這邊住宅開門通連一處；當時留下良氏母女，同縉氏母女都在

新房居住。紅紅跟着縉氏，閨臣同紅蕖蘭音住在樓上，小峯陪著廉亮在書房同居。

分派已畢，大排筵宴，衆姊妹陪縉氏良氏坐了。閨臣道：『前在水仙村，聞伯母已於春

天起身，爲何此時纔到？』良氏道：『一路頂風，業已難走，偏偏當中遇見一座甚麼山，再也

繞不過來。』廉錦楓道：『那山橫在海中，名喚門戶山，其實並無門戶。我們因繞此山，足

足就擱了半年，沿途風又不順，若非近日得了順風，只怕還得兩個月纔能到哩。』林氏道：

『表嫂既與尹家聯姻，爲何女婿並不同來？』良氏道：『尹家籍貫，本是劍南，因紅蕖媳婦

要去赴試，都回劍南去了。』

當時唐敏開了眾人年貌，駱紅葉改爲洛姓，連唐閨臣、枝蘭音、林婉如、陰若花、黎紅薇、盧紫雲、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共計十人，一因緇氏執意也要赴考，只好捏了一個假名，一都在縣裏遞了履歷。

到晚，閨臣同蘭音、紅葉都到良氏緇氏並母親房中道了安置，回到樓上，推窗乘涼，說起閒話，閨臣把泣紅亭碑記取出給蘭音、紅葉看了，也是一字不識。二人問知詳細，不覺吐舌稱異。忽見白猿走來，也將碑記擎着觀看。蘭音笑道：『莫非白猿也識字麼？』閨臣道：『這卻不知。當日我在海外抄寫，因白猿不時在旁觀看，彼時我會對他說過，將來如將碑記付一文人做爲稗官野史，流傳海內，算他一件大功，不知他可領略此意。』洛紅葉道：『怪不得他也擎着觀看，原來如此。』因向白猿笑道：『你能建此大功麼？』白猿聽了，口中哼了一聲，把頭點了兩點，手捧碑記，將身一縱，攆出牕外去了。

三人望着樓牕發殘，只聽牕的一聲，忽從牕外攆進一個紅女，上穿紅紬短衫，下穿紅紬單褲，頭上束着紅紬漁婆巾，底下露出一雙三寸紅繡鞋，腰間繫着一條大紅絲縑，胸前斜插

一口紅鞘寶劍，生的滿面緋紅，十分美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三人一見，嚇的驚疑不止。

閩臣道：「請問那個紅女姓甚名誰？爲何蚤夜到此？」紅女道：「咱姓顏。不知誰是小

山姊姊。」閩臣道：「妹子姓唐，本名小山，今遵父命，改名閩臣。姊姊何以知我賤名？」

女子聽了，拔劍下拜。閩臣連忙還禮。女子問了蘭音紅蓮名姓，一同見禮歸坐道：

「咱妹子名紫綃，原籍關內。祖父在日，曾任本郡刺史，後因病故，父親一貧如洗，無力回籍，

就在本處舌耕度日。不意前歲父母相繼去世，哥哥顏崖因赴武試，三載不歸。家中現有

祖母，年已八旬，前聞太后大開女科，咱雖有觀光之意，奈祖母年高，不能同往。此間舉目無

親，又無攜伴之人。咱妹子也居百香衢，與府上相隔不過數家，素知姊姊才名，今聞尋親回

府，不揣冒昧，特來面求；倘蒙攜帶同往，俾能觀光，如有寸進，永感不忘。」

閩臣聽了，忖道：「原來碑記所載劍俠，就是此人！」因說道：「妹子向聞父親時常稱

頌本郡太守顏青天之德，那知忠良之後，卻在咫尺，今得幸遇，甚慰下懷！姊姊既有觀光美

舉，妹子得能附驥同行，諸事正要叨教；俟定行期，自當稟知叔父，到府奉請。但府上旣離舍

問數家之遠，爲何就能越垣至此？
顏紫綃道：『咱妹子幼年跟着父親學會劍俠之術，莫講相隔數家，就是相隔數里，也能頃刻而至。』

閩臣道：『剛纔姊姊來時，途中可有所見？』

顏紫綃道：『咱別無所見，惟見有一仙猿

捧着一部仙籙而去。』

閩臣道：『姊姊何以知是仙籙？』

顏紫綃道：『咱妹子望見那部

書上，紅光四射，霞彩衝霄，約略必是仙籙，因此不敢把他攔住。』

閩臣道：『此書正是我妹

子之物，不意被這白猿竊去，姊姊可能替我取回麼？』

顏紫綃道：『此書若被盜賊所竊，咱

可效勞取回。這個白猿，上有靈光護頂，下有彩雲護足，乃千年得道靈物，一轉眼間，已行萬

里，咱妹子從何追趕？況白猿既已得道，豈肯妄自竊取？此去必定有因，或者此書不應姊

姊所得，此時應當物歸原處，所以他纔竊去。但此書此猿，不知從何而來。』

閩臣就把碑

記及白猿來歷，並去歲虧他取枕頑耍，纔能親至小蓬萊各話略略說了一遍。

顏紫綃道：『卽如取枕露意，成全姊姊萬里尋親，得觀玉碑文物之盛，此猿作爲，原非尋

常可比。他已通靈性，若要竊取，必不肯貿然而去。向在姊姊跟前，可曾微露其意？』

閩

臣道：『此猿雖未露意，妹子當日曾在他面前說過一句戲言。』就把前在船上詞白猿所說之話備細告知。顏紫綃道：『彼時姊姊所說，原出無心，那知此猿卻甚有意。據俺看來，只怕竟要遵命建此奇功。此時攜去，所投者無非儒生墨客。如非其人，他又豈肯妄投姊姊？只管放心，此去包管物得其主。』閩臣道：『倘能如此，尙有何言！此書究歸何處，尙望姊姊留意。』顏紫綃道：『好在此書紅光上徹霄漢，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咱妹子自當留神。』

洛紅蕖道：『妹子聞得劍俠一經行動，宛如風雲，來往甚速，姊姊可曾學得此技？』顏紫綃道：『姊姊如有見委之處，若在數百里之內，咱可効勞。』紅蕖道：『剛才閩臣姐姐意欲寄信邀請林家婉如妹妹來此一同赴試，離此三十餘里，姊姊可能一往？』顏紫綃道：『其父莫非就是閩臣姊姊母舅麼？前者咱因閩臣姊姊日久不歸，曾到他家探聽消息，今既有信，望付咱代勞一走。』閩臣隨即寫了一信。顏紫綃接過，說聲失陪，將身一縱，擲出樓牕。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細談妙劑

洛家娃默禱靈籤

話說顏紫綃接了書信，將身一縱，霎時不見。枝蘭音歎道：「世間竟有如此奇事！真是天朝人物，無所不有，將來上京赴試，路上有了此人，可以高枕無憂了！」洛紅葉道：「碑上可載此人？」閩臣道：「妹子隱隱記得碑記有句：『幼諳劍俠之術，長通元妙之機。』」不知可是此女？可惜碑記已失。早知如此，把各人事蹟預記在心，或抄一個副本，豈不是好！此時只覺渺渺茫茫，記不清了。」蘭音道：「姊姊不過是句頑話，那知白猿果真將碑記攜去，將來倘能物得其主，也不枉姊姊辛苦一場。」紅葉道：「我們看他不過是個獼猴，那知卻是得道仙猿！那顏家姊姊黑暗中倉卒一遇，就能識得白猿，辨得碑記，可見他的眼力也就不凡。」這句「長通元妙之機」只怕就是他哩。」

三人又說些閒話。忽見顏紫綃從樓牕擡進道：『姊姊之信，業已交明。今日已晚，容日再來請教，咱妹子去了。』將身一縱，仍從樓牕飛去。姊妹三個惟有稱奇叫絕。

次日絕早起來，一心盼望婉如諸人。等之許久，杳無蹤跡。蘭音道：『原來這個紅女信未寄去，卻來騙人。』不多時，天剛交午，只見林婉如、陰若花、田鳳翹、秦小春、姊妹四個，自攜手而來。拜了林氏史氏，見了閩臣、蘭音、紅紅、亭亭，並與洛紅蕖、廉錦楓見禮，各道渴慕之意。閩臣又引他們見了良氏緇氏，同到內書房，姊妹十個，一同相聚，好不暢快。

洛紅蕖提起昨晚託人寄信之話，若花聽了，笑個不了。蘭音道：『姊姊爲何發笑？』

若花道：『向來我與婉如阿妹一房同住。昨晚天交二鼓，閉了房門，收拾睡覺，婉如阿妹剛把鞋子脫了一隻，忽然房門大開，擡進一個人來。婉如阿妹一見，嚇的連鞋也穿不及，赤着一脚，就朝牀下鑽去。幸虧我還不怕，問明來意，把信存下。那顏家阿姊去遠，他纔鑽了出來。』衆人聽了，一齊大笑。

婉如道：『閨臣姊姊也太不曉事，那有三更半夜卻教人寄信，虧得妹子膽量還大，若是膽小的，只怕還要嚇殺哩！』田鳳翽道：『姊姊雖未嚇殺，那赤腳亂鑽光景，也就嚇的可觀了。』廉錦楓道：『閨臣姊姊託何人寄信，卻將婉如姊姊嚇的這樣？』閨臣把昨晚情節說了，衆人這纔明白。

洛紅蓮道：『昨晚顏家姊姊攆進樓牕，只覺一道紅光，我也喫了一嚇。』及至細看，那知他衣履穿戴，無一不紅，並且面上也是緋紅，映着燈光，倒也好看。秦小春道：『這樣紅人，當日命名爲何不起紅字，卻起紫字？』今紅紅姊姊面紫，反以紅字爲名。據我愚見，這二位姊姊須將名字更換，方相稱哩。』田鳳翽道：『命名何必與貌相似？若果如此，難道亭亭姊姊面上必須有亭，若花姊姊面上必須出花麼？』若花道：『正是，我纔細看紅紅亭亭兩位阿姊面上那股黑氣，近來服了此地水土，竟漸漸退了。』適聽鳳翽阿姊「出花」二字，我倒添了一件心事。』

閨臣道：『姊姊此話怎講？』若花道：『愚姊向聞此處有個怪症，名叫「出花」，又名

「出痘」外國人一經到了天朝，每都患此症。今紅紅亭亭兩位阿姊因感此地水土，既將面色更改，久而久之，我們海外五人，豈能逃過出痘之患？所以憂慮。

紅紅亭亭聽了，也發愁道：「姊姊所慮極是。這卻怎好？只怕此命要送在此處了！」

廉錦楓道：「送命倒也乾淨，只怕出花之後，臉上留下許多花樣，那纔坑死人哩。」婉如笑道：「留下花樣，豈但坑死人，只怕日後配女婿，還費事哩！」蘭音道：「怪不得婉如姊姊面上光光，竟同不毛之地，原來卻爲易於配婿而設。難道赤腳亂鑽，把腳放大了，倒容易配女婿麼？」

閩臣道：「你們只顧鬪嘴頑笑，那知此事非同兒戲，若不早作準備，設或出痘，誤了考期，那卻怎好？向來九公見多識廣，秘方最多，此事必須請教九公，或者他有妙藥，也未可知，就請小春姊姊寫一信去。」田鳳翽道：「何必寫信！不瞞諸位姊姊說，我家向來就有稀痘奇方，卽如妹子自用此方，至今並未出痘，就是明驗。」

若花道：「原來府上就有奇方，如此更妙！不知所用何藥？此方向來可曾刊刻流

傳？」田鳳翹道：「此方何曾不刻？奈近來人心不古，都尙奢華，所傳方子，如係值錢貴重之藥，世人看了，無論效與不效，莫不視如神明；倘所傳方子並非值錢貴重之藥，即使有效，他人看了，亦多忽略，置之不用。我家這方雖屢試屢驗，無如並非貴品，所費不過數文，所以流傳不廣。此方傳自異人，我家用了數代。凡小兒無論男女，三歲以內，用川棘子九個；五歲以內，用十一個；十歲以內，用十五個。須擇歷書「除日」煎湯與小兒洗浴；洗過，略以湯內濕布揩之，聽其自乾。每年洗十次，或於五月、六月、七月，檢十個除日煎洗更好；因彼時天暖，可免受涼之患。久久洗之，永不出痘；卽出痘，亦不過數粒，隨出隨愈。如不相信，洗時可留一指不洗，出痘時其指必多。你們五位姊姊如用此方，或將川棘子加倍，大約三十個也就夠了。」衆人聽了，個個歡喜。

蘭香道：「一年只洗十次，是指小兒而言；我們年紀既大，恐十次藥力不到，據我拙見，一年共有三十六個除日，莫若遇除就洗，諒無洗多之患。况妹子生成是個藥樹，幼年因患腹脹，何嘗一日離藥。今又接上煎洗，這纔叫作「裏敷外表」哩。」

秦小春道：「妹子聞得世間小兒出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哥，女有痘兒姊姊，全要仗他照應，方保平安。今你五位姊姊，只知用藥煎洗，若不叫祝痘疹娘娘，設或痘兒姊姊不來照應，將來弄出一臉花樣，不獨婉如姊姊那句擇婿的話要緊，並且滿臉高高下下，平時擦粉也覺許多不便。倘花樣過深，遠恐脂粉擦不到底，那纔是個累哩。」

紅紅道：「閨臣妹妹府上可供這位娘娘。」閨臣道：「此是廟宇所供之神，家中那得有此？」若花道：「婦女上廟燒香，未免有違閨訓，這卻怎好？」閨臣道：「上廟燒香，固非婦女所宜，且喜痘疹娘娘每每都在尼庵，去歲妹子海外尋親，亦曾許過觀音大士心願，至今未了，莫若稟知母親，明日我同五位姊姊，央了孀孀一同前去，豈不一舉兩便？」紅蕖道：「妹子意欲求籤問問哥哥下落，明日如果要去，妹子也要奉陪。」閨臣當時稟過母親，與孀孀說明，好在緊鄰白衣庵，就有痘疹娘娘。」

到了次日，史氏帶着唐閨臣，洛紅蕖，陰若花，枝蘭音，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來到間壁尼

菴。有個戴髮的老尼，名叫末空，將衆人引至大殿，淨手拈香，拜了觀音。紅蓮求了一籤，問問哥哥下落，恰喜得了一枝上上吉籤，這纔略略放心。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內，一同參拜，焚化紙帛。

問臣道：「請問師傅，寶刹可供魁星？」末空道：「間壁喜神祠供有魁星。彼處也是

尼僧，諸位小姐如要拈香，不過一牆之隔，小尼奉陪過去。」問臣道：「彼處魁星可曾塑有

女像？」末空道：「這卻從未見過。小姐如發慈心，另塑一尊，卻也容易。諸位女菩薩適

纔拜佛，未免勞碌，且到裏面獻茶，歇息歇息，再到各處隨喜。」史氏道：「師傅見教甚是。」

大家來至禪堂，一齊歸坐。道婆獻茶。末空一一請問姓氏，及至問到洛紅蓮跟前，把

眼揉了一揉，又望了一望，登時垂淚道：「小姐莫非寶王主人之後麼？我家徒弟要訪駱老

爺下落，一連數載，杳無音信，那知天緣湊巧，今日竟得小姐到此。」洛紅蓮見老尼之語不

倫不類，惟恐被人識破行藏，忙遮飾道：「師傅休要認錯。我雖姓洛，乃水旁之洛，那知駱老

爺下落？」

末空道：『請問唐小姐，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
閨臣道：『是我家父。』
末空道：

『卻又來！當日唐老爺未中探花之時，曾在長安與敬業大人賓王大人結拜弟兄，我的丈夫曾經目覩。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非賓王主人之後而何？小婿何必隱瞞，我豈爲禍之人？况小徒就是駱公子之妻，今雖冒昧動問，豈是無因？』

紅蕖見話有因，慌忙問道：『令徒姓甚名誰？如今在麼？』
末空道：『此人之父，乃太宗第九子，人都呼爲九王爺；因滅寇有功，曾封忠勇王爵，素與駱老爺相交最厚，故將郡主許與駱公子爲妻。此女現在小庵，名喚李良箴；因恐太后訪察，就從外祖之姓，改爲姓宋。』

紅蕖道：『師傅此話錯了。我同駱府雖非本家，向有親誼，他家之事，也還略知一二。』
駱公子雖係九王府中郡馬，郡主久已亡過，後來雖有欲續前姻之語，因王爺並未生有郡主，彼此旋即離散，至今十餘年，何嘗又與王府聯姻。此話令人不解。』
末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我慢慢講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諧芳鄰姑嫂巧遇

遊瀚海主僕重逢

話說末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小尼講這根由：我本祁氏，丈夫名叫喬琴，無志功名，向在駱府課讀公子。駱老爺因與王府聯姻，同我丈夫說知，將我薦與九王爺課讀大郡主。未及一載，大郡主去世，我要回來，娘娘再三挽留，只得仍舊住下。彼時九王爺因娘娘又懷身孕，曾與駱老爺指腹爲婚，倘生郡主，情願與駱公子再續前姻。不意方纔定婚，駱老爺帶了公子，卽同徐老爺舉兵遇難，我丈夫跟在軍前，存亡未卜。

『到了次歲，娘娘纔生二郡主。老身因這郡主是駱公子之妻，加意照管，用心課讀，以冀將來丈夫同公子回來，仍好團聚。那知九王爺因皇上貶在房州，久不復位，心中發忿，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前去接駕，不意時乖運舛，登時也就遇害。我同太監瞿樓帶

着二郡主並小王爺李素，暗地奔逃。不料逃至中途，被大兵衝散，太監同小王爺不知去向。老身喫盡辛苦，纔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虧得庵主相待甚好，問明來歷，就留我們在此帶髮修行。庵主去世，我就權當住持，在此業已七載，至今仍舊帶髮，卽是明證。郡主今年一十五歲，每日惟以詩書佛經消遣，從不出戶，因此人都不知。

洛紅葉忖道：「指腹爲婚，向日母親也曾言過，至喬琴夫婦兩處課讀，原有其事；今聽老尼之言，絲毫不錯，可見我嫂嫂果真在此庵內。」因說道：「師傅既是祁氏師母，我又何敢再爲隱瞞。剛纔實因不識師母，故爾支吾，尙求見諒。我嫂嫂現在何處？」卽求引去一見。」

末空道：「待老身領他出來。」於是進內把宋良箴領出。衆人看時，只見生得龍眉鳳目，舉止不凡。大家連忙見禮讓坐。末空把這情節向宋良箴說了。洛紅葉見了嫂子，因想起哥哥，不覺垂淚道：「原來嫂嫂卻在此處，若非今日進香，何由得知。不意府上也因接駕合家離散，真可謂「六親同運」，能不令人傷感！」

宋良箴聽了，淚落如雨，欲言不言，只得含羞帶淚答道：『聞得太公，婆婆都逃海外，近來身上可安？姊姊何由至此？』紅蓮不覺哽咽道：『祖父同母親都已去世，妹子虧得唐伯伯之力，方能復返故鄉……』正要告訴逃到海外各話，史氏接着道：『此間說話不便，郡主既是至親，自應請到家內再爲細談。』宋良箴道：『姪女出家多年，乃方外之人，豈可擅離此庵？尙求伯母原諒。』

閩臣道：『話雖如此，好在彼此相離甚近，此時過去談談，就是晚上回來，也不費事。』

宋良箴仍要推辭，衆姊妹不由分說，一齊簇擁出了庵門，別了末空，來到唐府，同林氏緇氏諸人見過。姑嫂彼此訴說歷年苦况，嗟歎不已。到晚，林氏再三挽留，並勸他同去赴試，慢慢打聽駱公子下落。宋良箴那裏肯應，無如衆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來，良箴身不由己，只得勉強住下。閩臣也替他在縣裏遞了履歷。從此衆姊妹都聚一處。

但遇除日，若花就同紅紅諸人煎湯洗浴，就是良氏緇氏也都跟着煎洗。閩臣因想起泣紅亭之事，即託末空在魁星祠內塑了一尊女像，以了海外心願。

這日縣考，緇氏也隨他們姊妹十一個同去赴試。喜得太后詔內有命女親隨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話，因此凡有女眷伴考，都不稽查點名時，暗用了環頂替，緇氏混在其內，胡亂考了一回。到了發案，閨臣取了第一；若花，紅紅，亭亭也都高標；惟緇氏取在末名，心中好不懊惱；顏紫綃文字不佳，幸虧衆姊妹替他潤色，才能取中。各人都豎了匾額。

到了郡考，衆人以爲緇氏必不肯去，誰知他還是興致勃勃道：『以天朝之大，豈無看文巨眼？此番再去，安知不遇知音？』又進去考了一場。及至放榜，竟中第一名郡元。若花第二，閨臣第三，紅紅第四，亭亭第五。其餘亦皆前列。顏紫綃虧衆人相幫，也得高中。大家忙亂去拜老師，緇氏只得裝作染病。各家都豎起『文學淑女』匾額，好不榮耀。

緇氏這纔心滿意足，因向閨臣衆人道：『此次郡考，我本不願再去，惟恐又取倒數第一，豈不把老臉丟盡？奈連得夢兆，說我不去應考，日後才女榜上缺了一人，必須我去，方能湊足一百之數，所以勉強進去。那知倒徼倖取了第一！將來我還不知可能去應部試，其實

要這第一何用？」閩臣道：「伯母若非限於年歲，倘去殿試，怕不奪個頭名才女回來。明年把這第一留給亭亭姊姊，也是一樣。」

林氏道：「聞得郡考取中不足二十人，今我家倒有十二人之多，可見本郡文風都聚在我家了。若論喜酒，須分十二天方能喫完。明日又喫喜酒，又是壽酒，更覺熱鬧。今日先從老元吃起了。」良氏道：「老元」二字怎講？」史氏道：「緇氏嫂嫂本是老才女，今又中了郡元，豈非老元麼？」大家說說笑笑，暢飲喜酒，十分快樂。

次日乃唐敏五十大慶，家中雇優演戲。本府本縣以及節度都與唐敏有賓東之誼，齊來拜壽。隨後各家小姐印巧文、資耕烟，祝題花也來叩祝。還有本地鄉宦女兒蘇亞蘭、鍾繡田，花再芳因素日拜從唐敏受業，兼之郡考得中，都來拜謝，並來祝壽。顏紫綃也隨衆人回來。閩臣一一讓至客座看戲，衆姊妹都來相陪，彼此問了名姓，真是你憐我愛，十分投機。緇氏恐被衆人看破，另在一席坐了。用過早麪，閩臣將衆人引至自己書房，只見詩書滿架，

筆硯精良，個個稱贊不已。

印巧文道：「前者捧讀諸位姊姊佳作，真令人口齒生香。家父閱卷時，因想起詔內有「靈秀不鍾於男子」之句，可見太后此言，並非無因。就只郡元這本卷子，令人可疑。若論個儻清雅，以閨臣姊姊第一；論富麗堂皇，以若花姊姊第一。至郡元文字，雖不及二位姊姊英發，但結實老練，通場無出其右，似非出之幼女之手。彼時家父再三斟酌，言此人若非苦志用功，斷無如此筆力；此等讀書人，若不另眼相看，何以鼓勵人才？所以把他取在第一。其實不及二位姊姊時派。」

祝題花道：「郡元前在縣考，家父也喜他文字，因筆力過老，恐非幼女，兼恐倩代，因此取在末名。可惜此人方纔得中，就染重病，至今未得一見，究竟不知年歲幾何？諸位姊姊可曾會過？」衆人都回不知。婉如道：「這位郡元，只怕亭亭姊姊向來同他熟識？」亭亭忙說道：「妹妹休得取笑。你們都是此地人，還不認識，何況我是異鄉人哩。」秦小春道：「原來姊姊同他也是素昧平生，這就是了。」

印巧文道：『家父前日評論紅紅亭亭二位姊姊文字，都可首列，無如那元之後，恰恰碰見閨臣若花二位姊姊卷子，因此稍覺奉屈。』紅紅道：『妹子僻處海隅，素少見聞，今得前列，已屬非分，何敢當此「奉屈」二字？』亭亭道：『妹子固才疏學淺，然亦不肯多讓，今老師以閨臣若花姊姊前列，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風了。』

祝題花道：『昨印伯伯與家父評論諸位姊姊文字，言天下人才固多，若以明年部試首卷而論，除閨臣若花二位姊姊之外，再無第三人，如評論訛錯，以後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可見二位姊姊學問，非獨本郡衆人所不能及，即天下閨才，亦當「退避三舍」哩。』資耕烟道：『昨聞家父言，現在看文巨眼，應推印伯伯當代第一。諸位姊姊既被獎許，將來名振京師，已可概見；今日得能幸遇，誠非偶然。』若花道：『妹子海外庸愚，正愧知識短淺，適蒙過獎，更增汗顏。至閨臣阿妹，才名素著，自應高擢。妹子何知，昨雖濫邀前列，不過偶爾倖，豈可作得定准？』

廉錦楓道：『部試首卷，老師既如此評論，來年殿元，自然也不出閨臣若花二位姊姊之

外了。」印巧文道：「殿試甲乙，家父卻未評論。」蘭音道：「據妹子看來，老師所以不言者，大約因恩詔條例言「殿試毋許謄錄，又不彌封」，恐太后別有偏愛，因此不敢預定高下。」祝題花點頭道：「姊姊所論不差。」

花再芳道：「殿試若不彌封，那殿元我倒有點想頭！」鍾繡田道：「何以見得？」花

再芳道：「聞得當年我們還未出世時，太后曾命百花齊放，大宴羣臣，吟詩做賦，甚爲歡喜。明年閱卷，看見我「花再芳」三字，倒像又要百花齊放光景，一時心喜，把我點作殿元，也不可。可知哩。」秦小春冷笑道：「這是姊姊過謙。若論文字，姊姊就可點得殿元，何在尊名！」

花再芳道：「外面鑼鼓聲喧，這樣好戲，我們卻在此清談，豈不辜負主人美意？如諸位

姊姊不去，妹子要失陪了。」閩臣忙道：「姊姊既喜看戲，妹子奉陪同去。」洛紅蕖道：

「此處客多，姊姊是主人，只好在此陪客，妹子替你代勞陪再芳姊姊去。」再芳道：「姊姊是客，怎好勞駕？」宋良箴道：「他雖是客，他是唐府人，也算半主，還有何妨？」紅蕖聽了，

把良箴瞅了一眼，滿面緋紅，同再芳去了。資耕烟道：「紅蕖姊姊莫非就是世嫂麼？」閩

臣道：『正是。』

蘇亞蘭道：『巧文題花二位世姊同耕煙姊姊學問淵博，妹子常聽老師言及，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現正各處紛紛應考，爲何還在此耽擱？』
竇耕煙道：『昨同印祝兩位姊姊商議，今日過了老師壽誕，早晚就要回籍。他們二位都是家學淵源，此去定然連捷。妹子學問淺薄，才女之名，自知無分，大約明春京師之行，只好奉讓諸位姊姊了。』
閨臣道：『姊姊說那裏話來，若姊姊不到京師，只怕那個殿元還無人哩！』

顏紫綃道：『咱妹子有句話說：今日難得大家幸遇，氣味又都相投，咱們何不結個異姓姊妹？』
日後到京，彼此也有照應。諸位姊姊以爲何如？
衆人都道：『如此甚好。』
田鳳翹道：『再芳姊姊一心想中殿元，看他光景，未必把我們看的眼裏。况他現在看戲，可以不去驚動，莫若把紅蕖姊姊悄悄找來，我們十七人，一同結拜罷。』
婉如道：『姊姊所言極是。』
隨命丫環把洛紅蕖請來，告知此意。紅蕖甚喜。當時鋪了紅氈，衆姊妹一齊圍拜。
少時，林氏進來，邀去看戲。到晚宴畢各散。
竇耕煙、印巧文、祝題花各回本籍赴考。

顏紫綰也拜從唐敏看文。衆姊妹都在唐府用功。

殘冬過去，到了正月，閩臣同衆人要去赴試，先在府縣起了文書，惟恐繙氏要去，也把文書起了。後來虧得良氏史氏再三勸阻，繙氏這纔應允不去。唐敏恐蒼頭乳母沿途難以照管，同林氏商議，送了老尼末空並多九公許多銀兩，託他們同去照應。多九公正要照應甥女田鳳翹，秦小春赴試，聽見此話，正中下懷。末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甚不放心，今見林氏送銀託他，如何不喜，即換了舊日衣服過來等候起身。

當時選擇吉期，因這年閏二月，就選了二月中旬日子。是日林氏安排酒宴送行。閩臣拜別母親，叔嬪命小峯好好在家侍奉，即同顏紫綰、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田鳳翹、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共十二人，各帶僕婦，齊往西京進發。

衆姊妹本擬去年臘月就要動身，因洛紅蕖久已寫信通知薛蘅香，意欲等他海外回來，又因婉如說徐麗蓉司徒斌兒當日曾有要來嶺南之話，惟恐他們赴試，以便攜伴同行。那

知等之許久，杳無音信，衆人只得起身。

原來徐承志自從別了唐敖，帶了徐麗蓉司徒斌兒，改爲余姓，竟奔淮南，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司徒斌兒也感贖身救拔之恩。余麗蓉道：「哥哥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我們方能骨肉團圓。此去淮南，不知機緣若何？」那文伯伯哥哥向日可曾見過？其家還有何人？文伯母是何姓氏？」余承志道：「文伯伯我雖見過一面，那時年紀尙小。至文伯母是何姓氏，我更不知，只好且到淮南再去打聽。」

這日行至中途，船上幾個舵工忽都患病。兄妹正在驚慌，恰喜迎面遇見一隻熟船，當時請了一位舵工過來。那隻船上還有一位老翁，要搭船同到淮南。余承志因船主人再三相託，情不可卻，只得應承。及至過船細談，原來卻是麗蓉乳母之夫，名叫宣信，當年被大兵衝散，逃到淮南節度文老爺府內，在彼十餘年。文老爺早知徐公子逃在海外，因久無音信，特命奶公到海外尋訪。這奶公因見承志面目宛如敬業主人，所以借搭船之名，過來探聽。

那知不但主僕相遇，並且夫婦重逢！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讀血書傷情思舊友

聞凶信仗義訪良朋

話說余承志正因不知文府消息，無從訪問，今見奶公歡喜非常。當時乳母領宣信與麗蓉司徒斌兒見禮。余承志問起文府親丁幾口。宣信道：「文老爺祖籍江南，寄居河北，並無弟兄。跟前五位公子，都是章氏夫人所生；還有二位小姐，是姨娘所生。姨娘久已去世。大公子名文芸，二公子名文蔚，三公子名文其，四公子名文崧，五公子名文芥。現在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個個勇猛非凡，一大四兩位公子尤其足智多謀，人都呼爲「文氏五鳳」。文老爺年紀雖不足五旬，時常多病，頗有老景；兼之屢次奉旨征勦倭寇，鞍馬勞頓，更覺衰殘。近來淮南臨海一帶海寇得以安靜，全仗五位公子輔佐之力。文老爺久要退歸林下，因主上貶在房州，尙未復位，所以不忍告歸；大約主上一經還朝，也就引退了。」

麗蓉道：『二位小姐現年幾何？』宣信道：『都在十五六歲。』大小姐名書香，許與林

侍郎公子林烈爲妻；二小姐名墨香，許與陽御史公子陽衍爲妻。現在府中，都未出閣。』

承志道：『五位公子可曾配婚？』宣信道：『雖都聘定，尙未婚娶。』大公子自幼聘山

南節度章老爺小姐章蘭英爲妻。二公子聘潮州郡守邵老爺小姐邵紅英爲妻。三公子

聘工部尙書戴老爺小姐戴瓊英爲妻。四公子聘許州參軍田老爺小姐田秀英爲妻。五

公子聘柳州司馬錢老爺小姐錢玉英爲妻。這位章氏夫人，就是河東節度章更老爺胞姊，

爲人慈祥，一生好善，相待兩位小姊如同親生，凡有窮人，莫不周濟，諸如捨藥、施棺、修橋、補路

之類，真是遇善必行。淮南一帶，人人感仰，都以「活菩薩」稱之。』

承志道：『這五位公子，爲何都不成親？』宣信道：『文老爺本早要替衆公子婚娶，因

太后頗有考才女恩詔，這些小姐都要赴試，所以耽擱。文府兩位小姐至今尙未出閣，也是

這個緣故。』承志道：『原來國中近日又有考才女一事，這惡婦並不迎主還朝，還鬧這些

新鮮題目，也忒高興了！』

宣信道：『小主母同小姐向來可曾讀書？』若都能文，將來到了文府，只怕兩位文小姐都要攜着赴考哩。承志道：『我同這惡婦，乃不共戴天之讎，豈可令妻妹在他跟前應試？』宣信道：『公子此話雖是，但恐那時章氏夫人高興，特命同去，何能推脫？』

承志道：『那河東節度章老爺既是這邊章氏夫人胞弟，他家幾位公子，幾位小姐，想來你也知道了？』宣信道：『章府同文府，郎舅至親，時常往來，他家若大若小，老奴那個不知？』承志道：『當日老爺在軍前同我別時，曾給我兩封血書：一送淮南文老爺，一送河東章老爺。將來到過文府，如路上無人盤查，還到河東見見章老爺，所以問問。他家光景你既曉得，何不談談？』日後到彼，省得臨時茫然。

宣信道：『他家人口甚多，今日若非問起，將來公子到彼，何能知其頭緒？』這位章老爺，祖籍江南，弟兄四位，共生四位小姐，十位公子。如今章老爺三位兄弟俱已去世。那十位公子年紀也在二旬上下，個個英勇，十四五兩位公子學問更高，一人都呼爲「章氏十虎」。大公子名章葑，自幼聘開封司馬井老爺小姐井堯春爲妻。二公子名章芝，聘會稽郡守左

老爺小姐左融春爲妻。三公子名章蘅，聘劍南都督廖老爺小姐廖熙春爲妻。四公子名章蓉，聘武林參軍鄴老爺小姐鄴芳春爲妻。五公子名章蕪，聘戶部尙書鄺老爺小姐鄺錦春爲妻。六公子名章莖，聘吏部郎中鄒老爺小姐鄒婉春爲妻。七公子名章苕，聘常州司馬施老爺小姐施豔春爲妻。八公子名章芹，聘兵部員外郎柳老爺小姐柳瑞春爲妻。九公子名章芬，聘太醫院潘老爺小姐潘麗春爲妻。十公子名章艾，聘洛陽司馬陶老爺小姐陶秀春爲妻。都等應過女試，纔能完姻。」

麗蓉道：「那四位小姐年紀都相仿麼？」宣信道：「四位小姐年紀都與文府小姐差不多。大小姐名蘭芳，許與御史蔡老爺公子蔡崇爲妻。二小姐名蕙芳，許與翰林譚老爺公子譚泰爲妻。三小姐名瓊芳，許與學士葉老爺公子葉洋爲妻。四小姐名月芳，許與中書褚老爺公子褚潮爲妻。也因要應女試，都未出閣。章文二位老爺因爵位甚尊，將來諸位小姐出去應考，若用本姓，恐太后疑有請託等弊；因此將諸位小姐應試履歷，都用夫家之姓。如今在家，就以夫家之姓相稱。若不說明，將來公子到彼，聽他稱呼，還覺詫異哩。」

承志道：「章府十媳，文府五媳，名字爲何都像姊妹一般？」宣信道：「這是章氏夫人寫信照會各家都以「英」「春」二字相排，以便日後看題名錄，彼此都可一望而知。」

主僕一路閒話，因沿途逆風，走了多時。這日到了淮南，另雇小船，來到節度衙門。奶

公進去通報。承志見了文隱，投了血書。文隱看了，不覺覩物傷情，一時觸動自己心事，更

覺悽愴不已道：「令尊雖大事未成，且喜賢姪幸逃海外，未遭毒手，可見上天不絕忠良之後。

今日得見賢姪，真可破涕爲笑。」因又捫鬚歎道：「賢姪，你看我年未五旬，鬚髮已白，老病

衰殘，竟似風中之燭。自與令尊別後，十餘年來，如處荆棘，心事可想而知。境界如此，安得

不老？古人云：「君辱臣死。」今雖不至於辱，然亦去辱無幾，五中能毋慚恨？賢姪要知我

之所以苟延殘喘，不肯引退者，一因主上尙未復位，二因內亂至今未平。若要引退，不獨生

前不能分君之憂，有失臣節；卽他日死後，亦何顏見先皇於地下？然旣不能退，只好進了。

無如彼黨日漸猖獗，一經妄動，不啻飛蛾投火，以卵就石。况令尊之後，又有九王諸人前車

之鑒，不惟徒勞無功，更與主上大事有礙。時勢如此，真是退既不可，進又不能，蹉跎日久，良策毫無，「不忠」二字，我某萬死何辭。而且年來多病，日見衰頹，每念主上，不覺五內如焚！看來我也不久人世，勢難迎主還朝，亦惟勉我後人，善承此志，以了生平未了之願，仍有何言！」說罷，嗟歎不已，將承志安慰一番，並命僕人將二位小姐接入內衙。

司徒斌兒同余麗蓉都到上房，一一拜見，並與書香墨香二位小姐見禮，彼此敘談，十分契合。

余承志拜過章氏夫人，來到外廂，與五位公子一同相聚，閒談間，惟恨相見之晚。大公
子文芸道：「當日令尊伯伯爲國捐軀，雖大事未成，然忠心耿耿，自能名垂不朽，大丈夫做事原當如此；至於成敗，只好聽之天命，莫可如何。」五公子文不道：「若依我的主見，早已殺上西京！如今把主上不是禁在均州，就是監在房州，遷來遷去，成何道理！這總怪四哥看了天象，要候什麼「度數」，又是什麼「課上孤虛」，以致耽擱至今，真是養癰成患，將來他的羽翼越多，越難動手哩。」二公子文肅，三公子文其也一齊說道：「武氏如把主上好好

安頓，我們還忍耐幾時，等等消息，倘有絲毫風吹草動，管他什麼天文課象，我們只好且同五弟，並承志哥哥殺上長安，管教武氏寸草不留，他纔知文家利害！

四公子文崧道：『兩位哥哥同五弟何必性急，現在紫微垣業已透出微光，那心月狐光芒日見消散，看來武氏氣數甚覺有限，大約再遲三五年，自必一舉成功。此時若輕舉妄動，所謂逆天行事，不獨自己有損，且與主上亦更有害。當日九王爺之舉，豈非前車之鑒麼？』

文不道：『兄弟記得前年四哥會言武氏惡貫指日即滿，爲何此時又說還須三五年？這是何意？』文崧道：『當日我說武氏惡貫即滿者，因心月狐光芒已退。誰知近來忽又吐出一道奇光，紫微垣被他這光壓住，不能十分透露，因此纔說還須三五年方能舉事。這道奇光，我聞那些臆斷之徒都道以爲回光反照，那知卻是感召天和所致！』

余承志道：『有何驚天動地善政卻能如此？』文崧道：『我因這事揣摩許久，竟不知從何而至；後來見他有道恩詔，纔知此光大約因這恩詔所感而來。』

承志道：『何以見得？』文崧道：『他因七十萬壽，所以發了一道恩詔。內中除向例

獨免減等，廣額，加級等項，另有覃恩十二條，專爲婦女而設；諸如旌表孝悌，掩埋枯骨，釋放宮娥，恩養嫠婦，設立藥局，起造貞祠，以及養媪院，育女堂之類，皆前古未有之曠典。此詔一出，天下各官自然遵照辦理，登時活了若干民命，救了無數苦人。生者沐恩，死者銜感。世間許多抑鬱悲泣之聲，忽然變了一股和藹之氣，如此景象，安有不上召天和？奇光之現，大約因此。無奈他殺戮過重，造孽多端，雖有些須光芒，不過三五年即可消盡。此時正在鋒頭，萬萬不可輕動。五弟如不信，不出數日，自然有個效驗。」

承志道：『請教是何效驗？』文崧道：『小弟連日夜觀天象，隴右地方，似有刀兵之象；但氣象衰敗，必主失利。據我揣摩，此必隴右史伯伯誤聽謠言，以爲心月狐回光反照，意欲獨力勤王，建此奇功。那知輕舉妄動，卻有殺身之禍！』

正在議論，果見各處紛紛文報，都說隴右節度使史逸謀叛，太后特點精兵三十萬，命大將武九思征勦。衆人聽了，這纔佩服文崧眼力不差。

承志道：『史伯伯若果失利，可惜駱家兄弟少年英豪，投在彼處，不知如何？』文芸道：

『莫非賓王伯伯之子？』兄長何以知其在此？』承志道：『當日先父同駱家叔叔起兵時，小弟與駱家兄弟都在軍前，後因兵馬大傷，事機不能挽回，先父命弟投奔淮南，駱家兄弟投奔隴右。』此時若史伯伯失利，豈非他亦在內？』

文萃道：『我們離得過遠，不能救他，這卻怎處？』文芸道：『即使相近，又何能救？此時惟有暗暗訪他下落，再作計較。』文其道：『賓王伯伯向同父親結義至交，今駱家哥哥既然有難，我們自應前去救他，豈可袖手？』文蔚道：『爲今之計，我與三弟且同承志哥哥偷上隴右，探探下落，如何？』文芸道：『你們且去稟知父親，再定行止。』文其道：『此事只好瞞着父親，如何敢去稟知？』文芸道：『若不稟知，如此大事，我又焉敢隱瞞？』

文萃道：『昨日兄弟偶爾起了一課，父親驛馬星動，大約不日就有遠差。兩位哥哥莫若等父親出外，再議良策，豈不是好？』文蔚道：『如此更好，但恐四弟騙我。』文其道：『四弟之課，向來從無舛錯，我們且耐幾日，再看如何。』文萃道：『若果如此，你們設或去時，切莫把我丟下。』文萃道：『五弟驛馬雖動，但恐不是隴右之行。』

過了兩日，文隱接了一道御旨，因劍南倭寇作亂，命帶兵將前去征勦，所有節度印務，仍着長子文芸署理。文隱接了此旨，那敢怠慢，星速束裝，帶了文崧、文萃並一干衆將，即日起身往劍南去了。

文蔚、文其約了余承志，帶了幾名家將，在章氏夫人跟前扯了謊，要到五臺進香，其實要往隴右探駱承志下落。文芸再三相勸，那裏阻得住，只得託了余承志諸事照應，並於暗中命人跟去探聽。三人上路，望隴右進發，一路饑餐渴飲，早起遲眠，說不盡途中辛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史將軍隴右失機

幸少女途中得勝

話說三人走了幾日，行至中途，只聽過往人傳說，史逸業已被難，隨即趨行。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天色已晚，三人止步，意欲覓店歇宿。衆家將道：『這座大山，周圍數百里，向無人烟，裏面強盜最多，豺狼虎豹，無所不有，每每出來傷人；因此山下並無人家，必須再走二三十里纔有歇處。』文其道：『此處既有強盜，倒要會他一會，且替客商除除害，也是好事。』文篩道：『如此甚好，我們且去望望。』這些強盜，從未見過，究竟是何模樣？

承志聽了，不覺發急道：『二位賢弟，你看天色業已黃昏，不但山路崎嶇難以上去，即便上去，遇見強盜，你又何能見他模樣？莫若日後隴右回來，起個絕早，再去看罷。』此時駱家兄弟存亡未卜，二位既仗義而來，自應趕路，豈可在此耽擱？素日我在山南海北，見的強盜

最多，你要問他面目以及名色，我都深知。且隨我來，等我慢慢細講。」於是攜了二人，一齊舉步。

文蔚道：「請教兄長，世間強盜是何面目？共有幾等名色？」承志道：「若論面目，他們面上莫不塗抹黑烟，把本來面目久已失了，你卻從何看起？惟有冷眼看他，或者略得其神。」

文蔚道：「請教怎樣看法？」承志道：「你只看他一經有錢有勢，他就百般驕傲，及至無錢無勢，他就各種諂媚；滿面雖然含笑，心中卻懷不良，滿嘴雖係甜言，胸中卻藏歹意。諸如此類，雖未得其皮毛，也就略見一斑了。其中最易辨的，就只那雙賊眼；因他見錢眼紅，所以易辨。」

文蔚道：「請教名色呢？」承志道：「若論名色，有殺人放火的強盜，有圖財害命的強盜。」

文蔚道：「只得這幾種麼？」承志聽了，隨口答道：「豈止這幾種！有不敬天地的強

盜，有不尊君上的強盜，有藐視神明的強盜，有毀謗聖賢的強盜，有忘了祖先的強盜，有不孝父母的強盜，有欺兄滅嫂的強盜，有逆長犯上的強盜，有誣罔正人的強盜，有欺壓良善的強盜，有凌辱孤寡的強盜，有挾制貧窮的強盜，有損人利己的強盜，有口是心非的強盜，有謠言惑衆的強盜，有惡口咒人的強盜，有負義忘恩的強盜，有嫌貧愛富的強盜，有不安本分的強盜，有無事生非的強盜，有作踐廟宇的強盜，有污穢字紙的強盜，有輕棄五穀的強盜，有荼毒生靈的強盜，有暗箭傷人的強盜，有借刀殺人的強盜，有造謠言害人的強盜，有設計坑人的強盜，有淫人妻女的強盜，有誘人子弟的強盜，有離人骨肉的強盜，有間人弟兄的強盜，有破人婚姻的強盜，有引人嫖賭的強盜，有謀人財產的強盜，有奪人事業的強盜，有壞人名節的強盜，有陷人不義的強盜，有唆人興訟的強盜，有唆人不和的強盜，有說人閨闈的強盜，有說人是非的強盜……諸如此類，一時何能說得許多？只顧閒談，不知不覺離了小瀛洲已有二三十里。且喜前面已有人家，我們趁早投宿，以便明早趨路。」上前覓店安歇。

不一日，趕到隴右。細細打聽，原來史逸被武九思大兵掩殺，及至退到大關，城池已陷，

只得遠逃。現在武九思在此鎮守。

三人卽到各處探聽，駱承志下落，毫無影響。這日又在街上偵探，遇一老者，問起駱公

子消息。那老者輕輕說道：『你們問的莫非就是賓王之子駱大郎麼？』文蒞見他不敢

高聲，卽到跟前附耳道：『我們問的正是此人，求老翁指教。』老者聽了，也在文蒞耳邊輕

輕說了幾句。文蒞聽罷，不覺喊道：『既如此，你又何必輕輕細語？真真混鬧！』那老者

見他喊叫，慌忙跑開。

文蒞埋怨道：『二哥只管慢慢盤問，爲何大驚小怪把他嚇走？剛纔他說駱家哥哥現

在何處？』文蒞道：『你道他說些什麼？』他道：『你問駱公子麼？』我說：『正是。』他

道：『你們問他怎麼？』我說：『我要問他下落。』他道：『原來你要問他下落，我實對你

說罷，我只曉得他是欽命要犯，至於下落，我卻不知。』余承志道：『這個老兒說來說去，

原來也同我們一樣。』文蒞道：『誰知我低聲下氣，恭恭敬敬，卻去喫他一個冷悶。』文

蒞搔首道：『杳無消息，這卻怎麼？此番辛苦，豈不用在空地？』

三人一連又找數日，也是枉然，只得商議，且回淮南。走了幾日，出了隴右邊界。這日又到小瀛洲山下。文其文蒞正想上山望望，忽見有員小將帶着一夥強人圍着一個女子在那裏戰鬪。戰了多時，那小將看看抵擋不住。余承志道：『遠遠望去，那個少年宛似駱家兄弟！可惜不能問話，這卻怎好？』文蒞道：『我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文其道：『既是駱家兄弟，承志哥哥且去同他答話，我們與這女子迎敵。』卽同文蒞身邊各取利刃，迎了上去，大聲喊道：『女子休得逞強！我二人來了！』登時鬪在一處。

余承志叫道：『那位可是駱家兄弟麼？』駱承志聽了，撇了女將，把余承志上下打量，雖多年未見，究竟面貌相似；因大聲呼道：『尊駕莫非徐家哥哥？因何到此？』余承志慌忙上前，把面投血書，今同文蒞文其來此探聽賢弟消息話，略略說了幾句；因問道：『賢弟到此幾年？爲何與這女子爭鬪？』駱承志道：『此話提起甚長，我們把這女子殺了，慢慢再講。』各舉利刃，一齊上前。

那女子雖然武藝高強，那裏敵得四員小將，看看刀法散亂，力怯難支，忽聽遠遠有員小將喊道：『駱家哥哥並諸位壯士休要動手，莫把我的小姨子傷害，我史述來了。』駱承志連忙跳出圈子叫道：『史家兄弟，此話怎講？』史述道：『兄長且請三位壯士暫停貫手，小弟慢慢講這緣故。』衆人聽的明白，只得住手退後。女子叫道：『原來是史述表兄！爲何卻在此處？』駱承志道：『既是親眷，此非說話之地，且請上山慢慢再講。』

大家一齊上山。走了多時，進了山寨，女子往後寨去了。駱承志指着史述向余承志道：『此卽史伯伯之子，名叫史述。當日兄弟自軍前分手，逃到隴右，見了史伯伯，呈了血書，蒙史伯伯收留，改爲洛姓，命跟教師習學諸般武藝，至今十有餘年。史伯伯久欲起兵保主上復位，因常觀天象，武后氣數正旺，唐家國運未轉，耽擱多年。這幾年武后氣運日見消敗，紫微垣已吐光芒。昨因武后回光反照，氣運已衰，正好一舉成功，不料起兵未久，竟致全軍覆沒，史伯伯不知逃奔何處。小弟同史家兄弟蒙史伯伯派在後隊接應，因大事已去，只得帶了本隊一千人馬逃至此山。山上向有數百強人，聚集多年。他見我們兄弟驍勇，情願

歸降。我們正在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見他如此，因此暫在此山權且避難。不想今日得遇

三位仁兄，真是三生有幸！不知史家兄弟與這女子是何親眷？」

史述道：「剛纔兄長與這女子戰鬪，小弟即將他的車輛人口搶擄上山，意欲拷問爲何來探行藏，誰知卻是小弟舅母，又是小弟岳母！」

洛承志道：「此話怎講？」史述道：「小弟舅母姓宰，名宗，當年曾任隴右都督，久已去世，寄居西蜀。舅母中氏，膝下兩個表妹：一名宰銀蟾，一名宰玉蟾。那銀蟾卽家君自幼代弟所聘者。剛纔那員女將，就是玉蟾，因考才女一事，同了母親，姊姊，並兩個姨表姊妹——名閔蘭蓀，一名畢全貞——回籍赴試，從此路過。我玉蟾表妹素日最孝，他恐山上藏有虎豹，驚嚇老母，前來探路。那知我們只當他有意來探行藏，與他爭鬪，若非問明，幾乎誤事。這三位兄長尊姓大名，從何到此？」

洛承志將三人名姓來意說了，史述這纔明白，深讚三人義氣。洛承志再三拜謝，隨命下人大排筵宴。宰氏姊妹卽同母親別了史述，帶着蘭蓀全貞應試去了。忽有小卒來報

鏡花緣 第五十八回

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史述同洛承志聽了，當時計議要去報讎。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難

史英豪嶺下招兵

話說史述聞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即同洛承志商量，意欲把九思家口殺害，以報陷城之讎。余承志道：『史家哥哥固志在報讎，但他的家眷，豈無兵將護送？縱使殺害，他又豈肯干休？一經領兵到此，豈非泰山壓卵？』史伯伯兵馬數萬，尙且不能取勝，何況今日人馬不滿兩千？據小弟愚見，且把報讎之事暫緩，莫若招集舊日部曲，以爲日後勤王之計，最爲上策。此處難得山田又多，又能容得人馬，剛纔小弟細細眺望，儘可藏身。况史伯伯在此多年，官聲甚好，各兵受恩深重，看來也還易於招集。俟兵馬充足，別處一有勤王之信，此處也即起兵相助。二位在此既不替天行道，又不打劫平民，自耕自種，與人無爭，眼前既可保全，將來亦不失勤王功業。二位以爲如何？』史述同洛承志聽了，個個點頭稱善，就

命各兵在山前山後播種五穀積草屯糧，並暗暗招集人馬。

三人住了幾日，屢要告歸，因史洛二人再三挽留，又住幾時，纔同回淮南。見了文芸，把上項話說。文芸正在三番兩次差人打聽，今見他們回來，這纔放心。

余承志見了妻子妹妹，也把此事告知。麗蓉道：『此處兩位姊姊不日要赴縣考，意欲約我二人同去；妹子因哥哥前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語，所以再三推辭。誰知伯母竟將我們履歷業已開報，並囑我們陪伴同去；妹子只得含糊答應，俟哥哥回來再去覆命。哥哥，你道如何？』余承志道：『伯母既如此高興，自應同去爲是。况此間之事，也須耽擱兩年方有頭緒，你們借此出去消遣消遣，也省我許多牽挂。』

麗蓉同司徒斌兒聽了甚喜，卽去見了林書香陽墨香告知此意。二人得有伴侶，歡喜非常；因將乳母之女崔小鶯喚出與二人叩拜行禮。麗蓉連忙攙起還禮道：『我們時常見面，今日爲何忽又行此大禮？』斌兒也還禮道：『莫非要求我們做媒麼？』

書香道：「姊姊你得取笑。此女雖是乳母所生，自幼與妹子耳鬢廝磨，朝夕相聚，就如自己姊妹一般。並且我同墨香妹妹在家讀書，也是他伴讀，時刻不離，真是情同骨肉。更喜他心靈性巧，書到跟前，一讀便會；所有書法學問，竟在我們姊妹之上。今逢考試大典，乃自古未有奇選，妹子意欲帶他同去考考。他因二位姊姊曉得他的出身，求我們轉懇，將來應試，全仗包涵，替他遮掩遮掩。」

斌兒道：「這個何消囑付！妹子向在淑士也曾充過宮娥，這有何妨！」麗蓉道：「既如此，我們竟要叨長，將來不稱崔姑娘，竟要呼作小鶯妹妹了。」崔小鶯道：「得蒙二位小姐如此提攜，自當永感不忘，此後惟以師禮事之；並且竟要大膽，如在人前，只好以「姊姊老師」呼之了。」墨香笑道：「姊姊老師向無此稱，莫若竟呼姊姊，把老師二字放在心裏，叫作「心到神知」罷。」

過了幾時，章府大小姐蔡蘭芳，二小姐譚蕙芳，三小姐葉瓊芳，四小姐褚月芳都從河東

節度衙門起身來約文府二位小姐同回祖籍赴試。於是書香墨香約會麗蓉斌兒，帶了崔

小鶯，一共九人同到江南。喜得郡縣兩考都得中式。回到淮南，略爲耽擱，卽向西京進發。

恰好行了幾日，適值唐閩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田鳳翹，秦小春，宋良箴，顏紫綰，黎紅

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也上長安，二十一位才女竟於中途巧遇。婉如同麗蓉斌兒彼此

道了久闊，並謝麗蓉神彈相救之力。斌兒見了閩臣，再三道謝當日寄父救拔之恩；此時間

在小蓬萊修行，頗爲喜慰。洛紅葉得了哥哥在小瀛洲避難下落，這纔放心，把此事告知宋

良箴。大家說說笑笑，一路頗不寂寞。

這日天晚下店，只見許多兵丁圍着一個木籠，裝着一員小將，滿面病容，繩索綑綁；後面

有一武官，押着出了店門，簇擁而去。只聽衆兵紛紛言講：『這個小將，乃兗王爺之子，本名

李素，如今改作宋素，在逃多年，今日纔被擒獲。』這話登時傳到宋良箴耳內，嚇的驚慌失

色，淚落不止；只得背着衆人，再三懇求閩臣紅葉想個解救之法。

二人躊躇多時，毫無計策；因將多九公找來，暗暗商議。九公搖頭道：『他是欽命要犯，

有何解救？難道我們把他劫奪回來，安有此理？」正在議論，適值紫綰走來，問知此事，付了一付道：『九公且去打聽，他們今夜要投何處？此番捉獲，還是本人犯了重罪，還是爲着當年九王爺之事？如果本人並未犯罪，仍爲當年之事，咱看良箴姊姊分上，倒可挺身前去，憑着全身本領，或可救他，也未可知。』

良箴聽了，不覺轉悲爲喜，再三道謝，即託九公前去打聽。閨臣恐人多嘴雜，說話不便，即同良箴紅蕖紫綰另在一房居住，暗託若花蘭音陪伴衆人。

不多時，多九公打聽回來道：『這員武官姓熊，不知何名，人都叫他熊大郎，乃本地督捕。今擒了宋素，因是欽命要犯，惟恐路上有失，連夜要解都督衙門，業已向東去了。』

紫綰道：『九公可曾打聽宋公子何以被他擒獲？』多九公道：『聞得前面過去五十里有兩個村莊，一名宋家村，一名燕家村。兩村相離甚近。宋家村內有一富戶，名叫宋斯，外號叫作「好善」。當日宋素逃到他家，宋斯因他少年英俊，就認爲義子，收留在家，並將甥女燕紫瓊許他爲妻，尙未婚配。誰知宋素右眼是個重瞳，太后因他日久在逃，忽然想起

重瞳是個憑據，特發密旨命天下大臣細心訪拏。宋素向日常在教場習武，人都叫他「三眼彪」。現在身患重病，因此毫不費事，就被擒獲。良箴聽了，這纔明白。紫綃知宋素並未另犯重罪，纔允定了晚上必去解救。當時多九公仍去外面照料。

到晚，四個姊妹同衆人飯罷歸房，良箴另外備了幾樣酒餚與顏紫綃壯威，敬了幾杯，天已黃昏。良箴道：「紫綃姊妹好去了；惟恐他們去遠，何能趕上？」紫綃笑道：「姊妹不妨。」

他若去遠，咱有甲馬，若拴上四個，做起「神行法」，任他去遠，咱也趕得上。良箴道：「這甲馬不知別人拴上也能行麼？」紫綃道：「如何不能！只要把咒語一念，他就走了。」

良箴道：「若果如此，將來姊妹何不替我拴上兩個，我也跟着頑頑呢？」紫綃道：「這個雖可，但路上必須把葷戒了，纔能飛跑；若嘴饞，暗地喫了葷，直要奔一世纔能住哩。」紅蕖笑道：「嫂嫂何必聽他瘋話！他又何必要用甲馬！前在嶺南，閩臣姊姊託他寄信，不過半個時辰，往返已是四五十里，就拴百十甲馬，也無那般迅速。」

閩臣道：「只賴閒談，姊妹，你聽外面已起更了。」紫綃忙起身道：「此時可行了。」

於是換了衣履，繫了絲絛，繫了魚婆巾，胸前插了寶劍，仍是一色通紅。三人正看他結束，只聽說聲去了，將身一縱，不知去向。良箴一見，口中只呼奇怪，連忙趕到門外仰頭一望，只見月色當空，何嘗有個人形；因轉身進來道：『紫綃姊姊有此本領，大約我哥哥性命可以無憂了！』

閨臣道：『他若無驚人手段，何敢冒昧挺身前去？此事大可放心。古來女劍俠如聶隱娘紅線之類，所行所爲，莫不千奇百怪，何在救脫一人？他們只要所行在理，若教他枉法亂爲，只怕不能。你只看他務要打聽宋公子有無犯罪，纔肯解救，卽此已可概見。當日姊姊執意不肯應試，若非衆人一力攔撥，姊姊那肯同來。誰知今日倒與公子得了一條生路！雖「吉人天相」亦是上天不絕忠良之後。』

紅蓮道：『嫂嫂剛纔趕到外面，可見紫綃姊姊向那方飛去？』良箴道：『我出去一望，惟見一天星月，那有人影。如此奇技，真是平生罕見。但賢妹剛纔爲何又以嫂嫂相稱？前日所說「機事不密則害成」那句話，莫非忘了？只願如此，設或有人盤根問底，一時對

答訛錯，露出馬脚，豈不有誤大事？」紅蕖道：「這是妹子偶爾順口稱錯，此後自當時刻留心。」

三人談之許久，漸漸已轉四更。正在盼望，只聽颼的一聲，顏紫綃忽從外面飛進。隨後又有一個女子也飛了進來，身穿紫紬短襖，下穿紫紬棉褲，頭上束着紫紬魚婆巾，脚下露着三寸紫繡鞋，腰繫一條紫色絲緞，胸前斜插一口紫鞘寶劍，牛得面似桃花，與顏紫綃打扮一模一樣。三人一見，不解何意，嚇的連忙立起。良箴心中有事，慌忙問道：「紫綃姊姊可曾將我哥哥解救？」此時現在何處？這位姊姊卻是何人？爲何與你同來？」顏紫綃道：「姊姊，你道這人是誰？」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賓

話說顏紫綃向宋良箴道：『這位姊姊，你道是誰？原來卻是令親。姊姊莫慌，咱們忙了多時，身子倦乏，且請坐了再講。』大家序了坐。紫綃又接着說道：『剛纔咱從此間出去，到了中途，忽然遇見這位姊姊。問起名姓，原來姓燕，名紫瓊，河東人氏，自幼跟着哥哥學得劍術，今因丈夫有難，特奉母命前去相救。他也問咱名姓。咱將來意說了，誰知他丈夫正是宋公子，因此同至前途。咱妹子迎頭把熊大郎攔住，與他戰鬪；紫瓊姊姊趁空即將公子劫去。咱鬪了幾合，撇了熊大郎，趕上紫瓊姊姊，把公子送到燕家村交與太公夫人。只因聞得彼處官兵現在搜捕餘黨，家家不寧，所以咱同紫瓊姊姊趕來，特與諸位姊姊商議長久之計。』三人聽了，這纔明白。紫瓊問了衆人名姓，重復行禮，各道巧遇。

紅蓮道：『公子向在宋府居住，今藏燕府，豈不甚妥，爲何欲議長久之計？』紫綃道：『現在宋燕兩村紛紛訪拏餘黨，那熊大郎今日失了公子，豈肯干休，勢必仍到原處搜捕，一經訪知公子是燕府之婿，豈有不去嚴查？况是欽命要犯，縱進內室，有誰敢攔？設有不妥，所關非輕，所以不能不預爲籌畫。爲今之計，除遠遁之外，別無良策。不知良箴姊姊可有安頓令兄之處？』

燕紫瓊道：『良箴姊姊歷來藏身既無人知，可見所居定是僻鄉，何不請公子且到尊府暫避幾時，豈不放心？』良箴聽了，不覺滴下淚來道：『嫂嫂那知妹子苦處！自從先父遇難，妹子逃避他鄉，雖得脫離虎口，已是九死一生。後來逃入尼庵，所處之地，不瞞嫂嫂說，方聞不及一丈，起坐臥以及飲食一切俱在其內，終年惟觀星月之光，不見太陽之面。蓋因庵近鬧市，日間每多游人，故將其門牢牢反鎖；惟俟夜靜無人，始敢潛出庭院，及至白晝，又復鎖在其內。日日如此，八年之久，幾忘太陽是何形象。去年若非閩臣姊姊提攜，無非終於斗室，囚死而已。今雖略有生機，但自顧不暇，何能另有安頓哥哥之處？』

閨臣道：「紫瓊姊姊府上既難存身，莫若且到嶺南，權在我家暫避幾時；又有我家兄弟可以照應，俟鋒頭過去，再回燕家村，亦是救急之法。」

紅蓮道：「此說斷斷不可。昨日九公探得太后曾有特命天下大臣訪拏之話；既命天下訪拏，嶺南豈有不搜捕之理？況今日被劫，明日廣捕遍行天下，勢必更加嚴緊，姊姊府上豈能藏身？設有敗露，不獨公子枉送性命，並恐種種牽連。若據愚見，莫若妹子修書一封，即日投奔小瀛洲與我哥哥相處，豈不是好？」

紫綰道：「姊姊所見極是。他們郎舅至親，同在一處，彼此亦有照應。事不宜遲，就請修書，以便紫瓊姊姊趁早伴送郎君上山。」

紫瓊不覺含羞道：「諸位姊姊計議雖善，但宋公子患病已深，現在人事不知，况離小瀛洲甚遠，妹子一人何能辦此大事？必須仍煩紫綰姊姊幫同照應，庶免疎虞。」

紫綰道：「此去小瀛洲尚有數百里，咱們往返雖如風雲，此時天已發曉，安能頃刻即回？姊姊既要咱同去，閨臣姊姊這裏只管收拾起身，明日咱在前途客店相會便了。」

閨臣道：「與其如此，莫若我們在此耽擱一日，等姊姊回來一同起身，也不爲遲。」當時紅蕖把信寫了，交付燕紫瓊。紫瓊即攜了紫綃，別了三人，騰空而去。

少時天明，閨臣假推有病，不能動身，在店住了一日，到晚仍同紅蕖良箴守候。天交三鼓，紫綃方纔回來。良箴道：「紫綃姊姊爲我哥哥之事，屢次勞動，實覺不安。可送到小瀛洲麼？」紫綃道：「今早同紫瓊姊姊到了他家，見了葉氏夫人，把上項話說了。夫人與太公再四商酌，雖放心不下，因事在危急，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應允。等到夜晚，咱同紫瓊姊姊將公子送到小瀛洲山寨之內，把書放下，隨即回來。」

閨臣道：「那燕家姊姊呢？」紫綃道：「紫瓊姊姊也要上京應試，得知諸位姊姊赴試之信，心中甚喜，意欲攜伴同行。他家就在前面燕家村，咱們此去，必由村前路過，因此紫瓊姊姊先趕回家預備酒飯，以便接待諸位，囑妹子回來代達其意。姊姊意下如何？」閨臣道：「妹子不能多幾個姊姊，路上纔有照應。今紫瓊姊姊既有此意，明日路過燕家村，自然前去約他。」

次日收拾起身，走了五十里，到了燕家村，早有燕家僕婢前來迎接。衆姊妹進了燕府，見了紫瓊，彼此見禮，並拜見葉氏夫人。原來紫瓊父親名燕義，曾任總兵之職，如今年近七旬，致仕在家。妻子葉氏。跟前一兒一女，女即紫瓊，兒名燕勇，自幼習武，赴試未歸。燕義家資巨富，雖致仕在家，因主上久不復位，時刻在念，所以家中養着許多教師，廣交天下好漢，等待天下起了義兵，好助一臂之力，共力勤王。昨聞女兒要同閩臣結伴赴試，知道閩臣是探花唐敖之女，又有駱賓王之女同行，都是忠良之後，心中甚喜，即命家人備筵款待。

登時各村都知燕小姐就要起身，因而燕義甥女姜麗樓，表姪女張鳳雛，都來面求要同去赴試。紫瓊與唐閩臣商議，閩臣甚爲樂從。燕義即通知各家。當時張鳳雛、姜麗樓都過來與衆人相見。燕紫瓊命丫環擺了五桌酒席，唐閩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顏紫綃、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張鳳雛、姜麗樓、燕紫瓊，共二十四位小姐，各按年齒，歸坐飲酒。

暢談。

原來紫瓊談風甚好，席上頗不寂寞。

婉如道：「我們與紫瓊姊姊今日雖是初會，聽他

言談，莫不情投意合，真令人恨相見之晚。

就是列位姊姊，一經會面，也都是「一見如故，倒像

素日見過一般，莫非前世我們都會過麼？」

小春道：「如何不會過？」

妹子聞得凡人

死後投胎，都要歸到轉輪王殿上發放，大約我們前世曾在那裏一會的。」說的衆人不覺

好笑。

飯罷，掌燈。

正在閒談，忽見一個女子飛進堂中，身穿桃紅袖短襖，下穿桃紅棉褲，頭上

束着桃紅魚婆巾，脚下穿着三寸桃紅鞋，腰繫一條桃紅絲縵，手執寶劍，生得十分豔麗。衆

姊妹一見，嚇得驚疑不止。

只聽那女子厲聲問道：「昨日那個劫去宋素？」

姓名誰請

來一見！」

紫綃聞言，即從身旁掣出寶劍，挺身上前道：「是咱顏紫綃！」

紫瓊也執劍上

前道：「是俺燕紫瓊！」

你是何人？問他怎麼？」

女子把二人上下看一看，道：「俺只當三頭六臂，原來不過如此。但你二人既以寶劍

隨身，自然都是深通劍術之人。俺聞劍客行爲莫不至公無私，倘心存偏袒，未有不遭惡報。至除暴安良，尤爲切要。今宋素乃欽命要犯，特奉密旨擒拏，你們竟敢抗拒官兵，中途行劫。俺表兄熊訓偶爾疎忽，致將要犯被劫，特託俺前來。快將宋素早早獻出，免得大禍臨身。俺姓易，名紫菱。父親在日，曾任大唐都招討之職，祖父當年亦曾執掌兵權。我家世受國恩，所以特來擒此叛逆！」

紫瓊含笑，道：「尊駕此話固非強詞奪理。但你可知宋素是何等樣人？俺們救他，豈

是無因？」易紫菱道：「他何嘗姓宋！乃叛逆九王之子，俺如何不知？」紫瓊笑道：「尊

駕既知，更好說了。俺且請教你說你家世受國恩，這個國恩自然是大唐之恩了？」易紫

菱道：「如何不是？」紫瓊道：「府上既受大唐之恩，要知九王爺不獨是大唐堂堂嫡派，並

是大唐爲國忠良。他因大唐天子被廢，每念皇恩，欲圖報効，所以特起義兵迎主還朝；那知

寡不敵衆，爲國捐軀！上天不絕忠良之後，故留一脈。不意尊府乃世受唐恩之人，不思所

以圖報，反欲荼毒唐家子孫，希冀獻媚求榮。不獨恩將讎報，遺臭萬年，且劍俠之義何在，公

道之心何存？今趁諸位姊姊在此，尊駕不妨把這緣故說明。如宋素果有大罪，俺們自當獻出，決不食言。」易紫菱聽了，立在堂中，如同木偶，半晌無言。

紅蕖見這光景，連忙搗了閨臣上前，萬福道：「姊姊有話，何不請坐慢慢再談？」易紫菱一面把劍入鞘，一面還禮道：「姊姊請坐。」於是大家一齊歸坐。紫綃紫瓊也將寶劍入鞘歸位。易紫菱問了衆人名姓，閨臣把上京赴試路過此處話說了。紅蕖望着燕紫瓊道：「我看紫菱姊姊舉止大雅，器度非凡，真不愧名將之後，令人惟恨相見之晚。但他府上既世受國恩，斷無恩將讎報之理。這是上天不絕忠良之後，所以幸遇這位姊姊。若是遇了那些負義忘恩之人……」

紫菱不等話完，即接着說道：「宋素究竟是唐家子孫，妹子此時若食周朝之俸，自然惟知忠君之事，替主分憂，何暇計及別的？好在俺非有職食祿之人，此來係爲表兄所託，諸位姊姊既仗義相救，俺妹子豈敢另有他意？就此告別，他日再於京中相會。」正要拜辭，燕紫瓊那裏肯放，務要攀留少飲數杯，略盡主誼。閨臣紅蕖衆姊妹也再三相留。紫菱情不

可卻只得應允。燕義躲在後堂，探知這些情節，久已命人預備筵席。

登時重整杯盤，衆姊妹又復敘坐。閩臣、紅蕖、紫綃、紫瓊與易紫菱同坐一席。酒過數

巡，紅蕖道：「適纔姊姊有他日京中相會之話，莫非也有京師之行麼？」紫菱道：「不瞞姊姊說，妹子幼年亦曾略知詩書，前應郡試，雖得徵倖，但恨尙無伴侶，所以未及登程，大約遲早亦擬就道。」

閩臣道：「姊姊既無伴侶，如府上無事，何不與妹子同行，豈不甚便？」紫菱道：「妹子適纔亦有此意，因初次見面，不敢唐突；既承厚愛，足慰下懷，俟回去稟知老母，自當附驥同行。諸位姊姊倘能在此少爲耽擱，妹子回去，略爲收拾，不過兩日即可趕回。」

燕紫瓊道：「家母正要攀留衆位在此盤桓數日，姊姊只管回去，慢慢收拾，我們自當在此靜候。」閩臣道：「雖承伯母盛意，但人口太多，過於攪擾，實覺不安。姊姊千萬早些趕來，以便作速起身。」紫菱連連點頭。

紫綃道：「姊姊回去，作何回覆你家表兄，也須預爲籌畫，省得臨期又有糾纏。」紫菱

道：「俺只說無從尋找，他又何能再爲糾纏？」席散後，別了衆人，將身一躍，登時去了。坐中如林書香、蔡蘭芳、司徒斌兒之類，從未見過飛來飛去之人，今見紫菱這般舉動，莫不出神叫奇，都道：「不意世間竟有如此奇人！」

若花因又談起去年紫綃寄信，婉如赤脚亂鑽光景，引的衆人不覺好笑。小春道：「我看婉如姊姊日後定要成仙。」蘭音道：「何以見得？」小春道：「世上既有「纏足大仙」，自然該有「赤足小仙」。這是衣鉢相傳，亦非偶然，所以妹子知他必要成仙。」衆人聽了，雖覺好笑，卻不知纏足大仙是誰。

婉如道：「「纏足大仙」四字，只有閩臣若花兩位姊姊心內明白；除此之外，再無第三人，何以傳到小春姊姊耳內？令人不解。」田鳳鸞道：「你們海外各事，我家九公舅舅到了無事，與我們閒談，那樣不說；並囑我們日後如到海外，遇見仙果，切莫嘴饞，惟恐捉去要釀「裸兒酒」，那纔苦哩。」婉如聽了，回想當日喫果身軟，以及男妖搽脂抹粉光景，倒也好笑。

廉錦楓見他們說的藏頭露尾，走到小春跟前，再三追問。小春只得把伴兒酒及纏足大仙一切情節略略說個大概，衆人笑個絕倒。褚月芳道：「今日見了紫菱姊姊飛來飛去，業已奇極；誰知還有海外這些異事，真是聞所未聞！」

余麗蓉道：「剛纔紫菱姊姊來時，何等威武；那知紫瓊姊姊口齒靈便，只消幾句話，把他說的啞口無言，把天大一件事化為瓦解冰消，可見口才是萬不可少的。當日子產有辭，鄭國賴之，這話果真不錯。」司徒斌兒道：「紫瓊姊姊幾句話，不獨免了許多干戈，並與紫菱姊姊打成相識，倒結了伴侶。將來路上得了紫綃、紫瓊、紫菱三位姊姊，妹子別無叨光之處，就只到了客店，可以安然睡覺，叫作「高枕無憂」。」婉如道：「若據姊姊之言，路上有了他們三位，連看家狗也不必帶了。」顏紫綃道：「若把狗帶去，設或有人赤腳鑽在牀下，他趕上一口把腳還要咬赤哩。」說的衆人胡盧大笑。

小春道：「紫綃姊姊把「赤脚」二字，忽然改做「脚赤」，這個故典用的生動，真是化臭腐成神奇。」將來場中文字都像這宗做法，不獨要擾高發喜酒，並且妹子從此要攔筆

了。」婉如道：「場中若像這般用意，即使高發，也有些臭氣。」紫綃笑道：「原來婉如姊姊脚是臭的！咱們快走罷！莫把紫瓊姊姊廳房薰壞了！」大家笑着，一齊起身，來到葉氏夫人跟前，道了厚擾，各自安歇。

次日飯後，葉氏夫人命丫環引衆位小姐到花園遊玩，正是桃杏初開，柳芽吐翠，一派春光，甚覺可愛。大家隨意散步，到各處暢游一遍。紫瓊道：「妹子這個花園，只得十數處庭院，不過借此閒步，其實毫無可觀。內中卻有一件好處，諸位姊姊如有喜喫茶的，倒可烹茗奉敬。」蘭音道：「莫非此處另有甘泉？何不見賜一盞？」紫瓊道：「豈但甘泉，並有幾株絕好茶樹。若以鮮葉泡茶，妹子素不喫茶，固不能知其味，只覺其色似更好看。」墨香道：「姊姊何不領我們前去喫杯鮮茶，豈不有趣？」

紫瓊在前引路。不多時，來到一個庭院，當中一座亭子，四圍都是茶樹。那樹高矮不等，大小不一，一色碧綠，清芬襲人。走到亭子跟前，上懸一額，寫着「綠香亭」三個大字。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內品茶

老總兵園中留客

話說衆小姐來到綠香亭，都在亭內坐下。

蔡蘭芳道：「這「綠香」二字不獨別致，而

且極傳此地之神，這定是紫瓊姊姊大筆了。」

燕紫瓊指着姜麗樓張鳳雛道：「名字是麗

樓姊姊起的，卻是鳳雛姊姊寫的，並且如今連這花園也就叫做綠香園了。」

崔小鶯道：

「原來是鳳雛麗樓二位姊姊手筆，妹子有句批語，叫做「寫作俱佳。」」麗樓道：「這是

妹子亂道，尙求姊姊改正。」鳳雛道：「妹子自知寫的不好，虧得名字起的雅，把字的壞處

也就遮掩了。」

登時那些丫環僕婦都在亭外紛紛忙亂，也有汲水的，也有搗爐的，也有採茶的，也有洗杯的；不多時，將茶烹了上來。衆人各取一杯，只見其色比嫩葱還綠，甚覺愛人；及至入口，真

是清香沁脾，與平時所喫迥不相同。個個稱讚不絕。

婉如笑道：『姊姊既有如此好茶，爲何昨日並不見賜，卻要遲到今日？豈不令人恨相

喫之晚麼？』小春道：『昨日我們初與紫瓊姊姊會面，婉如姊姊曾言惟恨相見之晚，今日

品了這茶，又言惟恨相喫之晚；婉如姊姊原來是世間一個恨人，處處不離恨字。』閩臣道：

『滴纔這茶，不獨茶葉清香，水亦極其甘美，那知紫瓊姊姊素日卻享這等清福！』

紫瓊道：『妹子平素從不喫茶，這些茶樹都是家父自幼種的。家父一生一無所好，就

只喜茶。因近時茶葉每每有假，故不惜重資，於各處購求佳種，如巴川峽山大樹，亦必費力

盤駁而來。誰知茶樹不喜移種，縱移千株，從無一活；所以古人結婚有「下茶」之說，蓋

取其不可移植之義。當日並不留神，後來移一株，死一株，纔知是這緣故。如今園中惟存

十餘株，還是家父從前於閩浙江南等處覓來上等茶子栽種活的，種類不一，故樹有大小不

等。家父著有茶誠兩卷，言之最詳，將來發刻，自然都要奉贈。』

紅紅道：『妹子記得六經無茶字，外國此物更少，故名目多有不知。今尊伯伯既有著

作，姊姊自必深知，何不道其一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

紫瓊道：「茶卽古「茶」字，就是爾雅「茶苦槩」的「茶」字。詩經此字雖多，並非

茶類。至茶轉茶音，顏師古謂漢時已有此音，後人因茶有兩音，故缺一筆爲茶，多一筆爲茶，

其實一字。據妹子愚見，直以古音讀茶，今音讀茶，最爲簡捷。至於茶之名目，郭璞言早採

爲茶，晚採爲茗，茶經有一茶，二檟，三護，四茗，五舜之稱，今都叫做茶，與古不同。若以其性而

論，除明目止渴之外，一無好處。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倘嗜茶太過，莫不百病叢生。

「家父所著茶誠，亦是勸人少飲爲貴，並且常戒妹子云：「多飲不如少飲，少飲不如不

飲。况近來真茶漸少，假茶日多，即使真茶，若貪飲無度，早晚不離，到了後來，未有不元氣暗

損，精血漸消，或成痰飲，或成痞脹，或成痿痺，或成疝瘕，餘如成洞瀉，成嘔逆，以及腹痛，黃瘦種

種內傷，皆茶之爲害，而人不知，雖病不悔。上古之人多壽，近世壽不長者，皆因茶酒之類，日

日克伐，潛傷暗損，以致壽亦隨之消磨。」此千古不易之論，指破迷團不小。無如那些喜

茶好酒之人，一聞此言，無不強詞奪理，百般批評，並且啞然失笑。習俗移人，相沿已久，縱說

破舌尖，誰肯輕信？

「即如家父茶誠云：『除滯消壅，一時之快雖佳；傷精敗血，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麼？』總之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若嗜好無忌，暗中損人不少。」因而家父又比之爲「毒橄欖」。蓋橄欖初食味頗苦澀，久之方回甘味，茶初食不覺其害，久後方受其殃，因此謂之「毒橄欖」。」

亭亭道：「此物既與人無益，爲何令尊伯伯卻又栽這許多，豈非明知故犯麼？」紫瓊道：「家父向來以此爲命，時不離口，所以種他；近日雖知其害，無如受病已深，業已成癩，稍有間斷，其病更兇；自知悔之已晚，補救無及，因此特將其害著成一書，以戒後人。恰好此書去年方纔脫稿，腹中忽然嘔出一物，狀如牛脾，有眼有口，以茶澆之，張口痛飲，飲至五碗，其腹乃滿，若勉強再澆，茶即從口流出，恰與家父五碗之數相合。蓋家父近來茶量更大，每次必喫五碗，若少飲一碗，心內即覺不寧，少停再飲，仍是五碗，因此身體日形其瘦，飯亦懶喫。去年偶因五碗之後，強進數碗，忽將此物吐出，近來身體方覺稍安。」

若花道：『這是吉人天相，兼之伯伯立言垂訓，其功甚大，所以獲此善報，將來定是壽享期頤。』紫瓊道：『家父若像去歲一飲五椀之時，幾至朝不保暮；此時較前雖覺略健，奈受病已深，年未五旬，已覺衰老，但願如姊姊所言，那就是妹子之福了。』

譚蕙芳道：『適纔姊姊言茶葉多假，不知是何物做的？』這假茶還是自古已有，還是起於近時呢？』

紫瓊道：『世多假茶，自古已有。』即如張華言飲真茶令人少睡；既云真茶，可見前朝也就有假了。况醫書所載，不堪入藥，假茶甚多，何能枚舉？目下江浙等處之柳葉作茶——好在柳葉無害於人，偶爾喫些，亦屬無礙。無如人性狡猾，貪心無厭，近來吳門有數百家以泡過茶葉曬乾，妄加藥料，諸般製造，竟與新茶無二。漁利害人，實可痛恨。起初製造時，各處購覓泡過乾茶；近日遠處販茶客人至彼買貨，未有不帶乾茶以做交易。至所用藥料，乃雌黃、花青、熟石膏、青魚膽、柏枝汁之類。

『其用雌黃者，以其性淫，茶葉亦性淫，二淫相合，則晚茶殘片，一經製造，可變爲早春用。

花青，取其色有青豔；用柏枝汁，取其味帶清香；用青魚膽，一漂去腥臭，一取其味苦。雌黃性毒，經火甚於砒霜，故用石膏以解其毒，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人常飲之，陰受其毒，爲患不淺。若脾胃虛弱之人，未有不患嘔吐，作酸，脹滿，腹痛等症。所以妹子向來遵奉父命，從不飲茶；素日惟飲菊花，桑葉，柏葉，槐角，金銀花，沙苑，蒺藜之類；又或用炒焦的薏苡仁，時常變換，倒也相宜。我家大小皆是如此，日久吃慣，反以吃茶爲苦，竟是習慣成自然了。」

葉瓊芳道：「真茶既有損於人，假茶又有害於人，自應飲些菊花之類爲是。但何以柏

葉槐角也可當茶呢？」紫瓊道：「世人只知菊花桑葉之類可以當茶，那知柏葉槐角之妙

按本草言，柏葉苦平無毒，作湯常服，輕身益氣，殺蟲補陰，鬚髮不白，令人耐寒暑。蓋柏性後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故可常服。道家以之點湯當茶，元旦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於此。麝食之而體香，毛女食之而體輕，可爲明驗。至槐角按本草乃苦寒無毒之品，煮湯代茗，久服頭不白，明目益氣，補腦延年。蓋槐爲虛星之精，角稟純陰之質，故扁鵲有明目烏髮之方，葛洪有益氣延年之劑。當日庾肩吾常服槐角，年近八旬，鬚髮皆黑，夜觀細字，

卽其朋效。可惜這兩宗美品，世人不知，視爲棄物，反用無益之苦茗，聽其克伐，豈不可歎！

小春道：『妹子正在茶性勃勃，聽得這番談論，心中不覺冰冷，就是再有金茶玉茶，也不喫了。』明日也去找些柏葉、槐角，作爲茶飲，又不損人，又能明目，豈不是好？良箴道：『這

茶我們能吃多少！每日至多不過五七杯，何必戒他！』小春道：『誤盡蒼生，就是姊姊這

句話！你要曉得，今日是一個五七杯，明日就是兩個五七杯，後日便是三個五七杯，日積月

累，到了四五十歲，便是幾百幾千幾萬五七杯！』婉如道：『姊姊與其勞神算這細帳，何不

另到別處走走？』隨即攜了小春出了綠香亭。衆人都跟著走了兩層庭院。紫瓊又

引至一個杏花多處，進了廳房，就在廳上坐下，看花閒談。

到晚，正要擺設晚飯，只見衆園丁擔了許多行李進來。紫瓊只當易紫菱來了，及問園

丁，原來卻是過往女眷，因本村客店都被衆小姐車輛人夫住滿，無處存身，因聞燕員外向來最肯與人方便，每逢客店住滿，凡來借居，莫不容留，所以來此借宿一宵。燕義因女眷不能

推脫，只得命他們暫在園丁女眷房內權宿一夜。

不多時，有幾個婦女遠遠而來。園丁走過，把廳上門帘垂下。衆姊妹都在窗內張望，原來卻是四個女子，後面跟著兩個老媽。內有一個女子，紅蕖甚覺眼熟，仔細一看，倒像薛蘅香模樣。

未知那人果是薛蘅香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綠香園四美巧相逢

紅文館萃芳小聚會

話說洛紅蕖正在細看，只聽廉錦楓道：「紅蕖姊姊，你看那個穿青的，豈非紅蕖姊姊麼？」紅蕖復又細看，果是尹紅蕖，隨即應道：「姊姊眼力不差。」紫瓊忙問道：「莫非二位姊姊都熟識麼？」紅蕖道：「這四人我只認得兩個：一名薛蘅香，一名尹紅蕖。」閨臣道：「那蘅香姊姊自然是仲璋伯伯之女；紅蕖小姐莫非尹太老師千金麼？」紅蕖道：「正是。」紫瓊道：「既是二位姊姊親眷，何不請來一會？」即命丫環去請。

不多時，四個女子過來，大家見禮讓坐。薛蘅香與紅蕖各道久闊。尹紅蕖見了紅蕖，錦楓，歡喜非常。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別後渴想。衆人問起那個女子名姓，卻是麟鳳山的魏紫櫻。芷馨問了閨臣名姓，即同薛蘅香再三致謝當日伯伯拯救之恩。閨臣前在海外，

會聞魏紫櫻男裝打死狡獪之事，也向紫櫻再三道謝。洛紅葉把在座衆人名姓都向四人說了。問起根由，原來四人也是去赴部試，都在前途相遇的。於是大家約了一齊結伴同行。紫瓊隨命擺設酒飯，衆人序齒歸坐。

酒過數巡，正在閒談，忽見牕外飛進一個人來，薛蘅香嚇的把筯丟在地下，身上只管發抖；姚芷馨推開椅子，躲在桌下。衆人看那女子，卻是易紫菱回來，把包裹放下，向衆人萬福。衆人還禮讓坐。紫瓊把姚芷馨攙扶起來道：『姊姊爲何這般膽小？』芷馨道：『只因前在巫咸帶了乳母前去掃墓，忽遇強人持刀行兇，幾乎喪命，幸虧唐伯伯拔劍相助，纔得脫身；至今留下一個病根，但遇驚嚇，就覺膽落，適纔躲避桌下，自知失儀露醜，實係情非得已，諸位姊姊莫要發笑。』蘅香道：『妹子剛纔嚇的失筯，也因那日受了驚恐留的病根，此時想起當日唐伯伯救命之恩，更令人感激無地。』

大家讓紫菱一同坐了。丫環把包裹取過，圍臣笑道：『紫菱姊姊，這纔算得輕騎簡從哩。』紫菱道：『若要雇車裝載行李，大約還須兩三天方能到此，此時不能不從簡使。』

位姊姊不知打算何日動身？」閹臣道：「此時別無甚事，姊姊既到，自然明早長行。」燕
紫瓊仍要攀留一日，衆人執意不肯，定要明日起身。多九公不時來催。紫瓊見挽留不住，
只得命人收拾，明日一同長行。

當時飯罷，張鳳雛姜麗樓都匆匆回去，約定明早在此會齊。衆人各自安歇。紫瓊見
紫菱帶的行囊過少，即命丫環送了兩牀被褥過去，紫菱道謝收了。次日大家早早起來，張
鳳雛姜麗樓也都過來，共二十九位小姐，一同用了早飯，拜辭葉氏夫人，望北進發，一路急行
夜住。

這日到了長安。多九公預先進城找尋下處。恰好太后恐天下衆才女到京住在客
店不便，因當日抄沒九王府一所院落寬闊，房屋甚多，又命工部蓋了許多羣房，賜名紅文館，
如願住者，悉聽其便。多九公聞之甚喜，即將衆人文書呈驗，用了些須使費，檢了一所大院
落，通知衆人，一齊進城。來到寓所，多九公引衆小姐各處看了一遍，前後六層，兩傍羣房無

數，另有一個總門出入，若把總門閉了，宛是一家宅院。衆人看了，無不歡喜。

多九公道：『唐小姐看這房屋還夠住麼？』閩臣笑道：『莫講我們，就再添幾十人也

還夠住。好在又有內外廳房又大，難得九公費心尋此好寓。』多九公道：『這是老夫格

外用了些須使費纔能如此。現在此處或三五間一所，或十餘間一所，老夫細細訪問，大約

已有二三百處有人住了。我們這所大房，據管房人說，當初原預備禮部尚書禮部侍郎卞

孟兩府小姐住的，此時因兩府小姐俱不赴試，纔敢給我們居住。』

紅蕖道：『卞孟兩府有幾位小姐，卻要如此大房？』多九公道：『據說卞府有七位小

姐；孟府有八位小姐。因他生的小姐過多，所以卞孟兩位夫人人都稱做「瓦窰」。還有

許多親眷姊妹，連他兩府，約有三四十位；因此纔備這所大房。』婉如道：『既如此，爲何又

不赴試呢？』多九公道：『聞得有甚迴避，不准應試。』

林書香道：『姪女有件事拜煩九公，我同蘭芳表妹有幾個弟婦也來赴試，不知可在

處作寓？今日已晚，明日將名姓開了，拜煩代爲問問。』多九公道：『這事容易，明日請把

姓名開來。說著卽去照應衆人搬發行李安排廚竈。衆位小姐或三個二房或五個一房，接連連，都將行囊牀帳安置，早早安歇。

次日，多九公擎著一本號簿進來，向林書香蔡蘭芳道：『老夫纔同管房子的將號簿借來，凡有赴試在此住的，都在上面。令親可曾到此，請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了。』二人接過，看了一遍，不覺滿面堆下笑來。閩臣道：『莫非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麼？』二人連連點頭，把號簿交給九公，再三道謝。多九公擎著去了。

當時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陽墨香，崔小鶯都過來商量同去探望。卽命蒼頭在前引路，七位小姐帶了乳母丫環一齊出了總門，兩面房舍雖接連不斷，靜悄悄門前卻無一人，也無閒人來往，惟見幾個提籃買物之人，亦皆俯首而行。書香細問蒼頭，纔知太后因此處地方遼闊，院落甚多，恐有小人生事，特派兩員大臣帶了兵役在此彈壓。頭門以內，禁止閒人擅入，無論大小交易，均在頭門以外；所有各家僕人，總歸自己總門以內，毋許門首開立，亦毋許無故閒步；如有不遵，枷號示衆；晝夜犯者，卽送刑部衙門加倍治罪。因此外面，並無閒人來往。

章文兩家蒼頭引着七位小姐各處探望一遍，隨即回寓。

不多時，文府大公子文芸之妻章蘭英，二公子文蒞之妻邵紅英，三公子文其之妻戴瓊英，四公子文蕊之妻田秀英，五公子文不之妻錢玉英，還有秀英表妹田舜英，六位小姐俱來回拜。書香迎接進內，與衆人一一拜見。正在讓坐，忽聞章府大公子章葑之妻井堯春，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三公子章蘅之妻廖熙春，四公子章蓉之妻鄴芳春，五公子章鄒之妻鄒錦春，六公子章莒之妻鄒婉春，七公子章哲之妻施豔春，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九公子章芬之妻潘麗春，十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共十位小姐，都來回拜。蘭芳連忙迎出，引着見了衆人，彼此問了名姓，都請在廳房坐下。

聞臣見人才濟濟，十分歡悅；因與書香蘭芳商議：「既是至親，此間房屋甚多，何不請他們搬來同住，彼此都有照應，豈不是好？」書香即將此意向蘭英堯春諸人說了，個個歡喜，無不情願，隨即各命僕婢將行李搬來。聞臣託末空帶着衆丫環鋪設牀帳，安排桌椅；到晚

就在廳房擺了十桌酒席。

當時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田鳳翹，秦小春，顏紫綉，宋良箴，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燕紫瓊，張鳳雛，姜麗樓，易紫菱，薛蘅香，姚世馨，尹紅萸，魏紫櫻，章蘭英，邵紅英，戴瓊英，田秀英，田舜英，錢玉英，井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芳春，鄺錦春，鄒婉春，施豔春，柳瑞春，潘麗春，陶秀春，共四十五位小姐，無分賓主，各按年齒歸坐，飲酒暢談。酒過數巡，婉如道：『今日衆姊妹這般暢聚，妹子心裏喜的不知怎樣纔好。若說惟恨相見之晚罷，小春姊妹又說俺是個恨人，若說都有宿緣罷，他又說曾在鬼門關上會過：這話俺都不說，只好用那「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幾句俗套了。』小春道：『這話不但過俗，並且一派虛浮，全是搗鬼。若謂久仰大名，我們從未會面，誰知誰的大名？素日不知，卻說久仰，豈非搗鬼麼？』

閨臣道：『久仰大名這句話，只有兩個人可以用得。當日我家叔父會言當今有兩個才女，一名史幽探，一名哀萃芳，一會將蘇蕙璇璣圖釋出許多詩句，太后見了甚喜，因此纔有女試恩詔。我們若見這二人，那纔算得久仰大名哩。』章蘭英道：『這二人素日妹子

也會聞名；並且所釋之詩也都見過，果然甚好。」林書香道：「妹子昨看號簿上面並無其人，大約不在此處居住；不然，倒可會會。」井堯春道：「姊姊莫忙，到了部試，少不得都要會面的。」

飯罷，都到庭中閒步；忽覺一股清香撲鼻，遠遠望去，原來有幾叢木香蟠在牆角，開的甚覺茂盛，於是齊到跟前。正在觀看，忽聞隔牆有婦女啼哭之聲。閩臣道：「聞得此處圍牆以內向無民房，都是我輩赴試的寓所，何得忽有哭聲，定有緣故！」秦小春道：「有甚緣故！此必赴試女子自幼從未出外，此刻想家，所以啼哭。」閩臣道：「須託九公前去問問，或者是赴試女子偶然患病，抑或缺了盤費，均未可知；問個詳細，倘能周濟，也是一件好事。」

秀英道：「姊姊不必打聽，此事妹子盡知。這個啼哭的是赴試緇姓女子。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進京，曾與此女中途相遇；因他學問甚優，兼之氣味相投，所以結伴同行。到了京師，就在一處同住。隔牆這所房子，就是我們所住之處。前者到寓，此女檢查本籍文書，

誰知因他起身急促，竟將文書未曾帶來。此時離部試之期甚近，其家遠在劍南，何能起文
行查？眼看不能應試，因而啼哭。」紅蕖道：「這是他忙中有失，也是命中造定，歸咎何
人？」

田舜英道：「剛纔秀英姊姊已將自己文書送給此女，教他頂名應試，不知爲何卻又啼
哭？」林書香陽墨香一聞此言，嚇的驚疑不止。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二
回

第六十三回

論科場衆女談果報

誤考試十美具公呈

話說林書香陽墨香聽得舜英之言，姑嫂至親，分外關心，不覺驚疑不止。書香道：『秀英妹妹，這是怎講？』好容易喫了辛苦，巴到此地，卻將文書平白給人！請問妹妹好端端爲何不要赴試？』秀英道：『妹子一因近日多病，不能辛苦；二者，自知學業淺薄，將來部試，斷難有望，與其徒自現醜，終歸無用，莫若借此養病，亦可成全此人。况他學問甚優，必能高中，若不赴試，未免可惜；因此將文書命奶公暗地送去，囑他只管頂名應試，將來得中，再作更名之計，稍遲片刻，奶公就回來了。姊姊切莫替我可惜，倘有可望，妹子又豈肯將現成功名反去給人？』墨香聽了，惟有搔首，只說『怎好！』

只見奶公進來向秀英道：『那邊繙小姐命老奴多多致謝，這封公文雖承小姐美意，但

自己命運業已如此，即使勉強進場，也是無用；此文斷不敢領，仍命交還小姐；教小姐千萬保重，但可支撐，自應仍去應試爲是。縉小姐明日就要回籍，也不過來面謝，惟有靜聽二位小姐撻音便了。老奴又再再請他存下，他執意不肯，老奴只得帶回。」將文書交給丫環，外面去了。

閨臣道：『秀英姊姊如此仗義，舍己從人，真是世間少有！並且惟恐他人無故那肯就受，卻以近日多病不能應試爲詞；如此設想，曲盡人情，卽此一端，已可想見平素爲人。此女固辭不受，亦是正理。據妹子看來，此事固由忽迫所誤；但如此大事，中途忽有此變，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虧，鬼神撥弄，以致如此？若行止無虧，榜上註定該有此人，莫講赴試文書，卽使考卷遺失，亦有何妨！妹子聞得古人言：「科場一道，既重文才，又要福命。至德行陰騭，尤關緊要；若陰騭有虧，縱使文命雙全，亦屬無用。」以此而論，可見陰騭德行，竟是下場的先鋒。卽如出兵，先鋒得利，那主帥先有倚傍，自然馬到成功了。』

舜英道：『這位姊姊一路行來，卻處處勸人向善；所行之事，也有許多好處。卽如路上

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聞是上等過客，必殺雞宰鴨，諄諄饋送，無論早晚，處處皆同。這位姊姊因無故殺生，頗覺不安，到處命人阻——從無一處不送；看其光景，竟是向來牢不可破之例，相沿已久，莫可如何。後來他因若輩送雞送鴨，無非希圖正價之外，稍沾餘潤，何不卽迎其意，先付餘潤，免其雞鴨，豈不大妙？因命僕人：「後凡看店，卽將雞鴨餘潤之資，約計若干預先付給，倘再饋送，卽將原資討回。」小二得此，不獨一一遵命，並且一呼卽應，分外殷勤。自此饋送雞鴨之風，纔能漸息。那些同路的看見這樣，莫不如此，所以一路上活了無數生靈。其餘善事，不一而足。姊姊若謂陰騭德行爲進場先鋒，爲何此人這般行爲，反不能應試呢？」

閩臣道：「此人若果處處行善，一無虧缺，上天自能護佑善人，不但必能應試，定主高發，自有意外機緣。或者將來仍有女試大典，此人應在下科方中，亦未可知，總須日後方見明白。」

舜英道：「凡試官看文，全憑考卷以定優劣。適纔姊姊說：「卽使考卷遺失，亦有何

妨！」難道卷子遺失還能入選麼？」

閩臣道：「妹子此話，並非無因。當年有弟兄二人進場，其父曾夢神人云：「爾長子本無科名之分，因某年某處猝被火災，他拾得金珠一包，其物是一婦人爲他丈夫設措贖罪之資，因被火擁擠遺失，虧爾長子細心密訪，物歸原主，其夫脫罪，夫婦始得團圓，因此今科得與爾次子同榜。」其父甚喜，即告二子。及至放榜，報弟得中，弟忽伏地慟哭，幾不欲生。其父問其所以。弟云：「父親夢兆，本係弟兄皆中，今我誤害哥哥，以致不中。我雖獨中，亦有何顏！」忽又報兄中第一。其弟仍哭道：「此係報錯。安有卷子遺失而能得中之理！」其父見其語言離奇，再三追問。料難隱瞞，只得細述根由。」

「諸位姊姊，你道是何根由？原來當日弟兄進場，頭場二場已過，至第三場，忽然場中相遇。是時其兄患痢甚重，勉強敷衍完卷，正要交卷出場，又復腹痛，極其狼狽，因將卷子交付其弟，囑他完卷一同投遞，即奔東廁。弟見兄卷被污，藏入懷中，忙將已卷磨清，交舉回寓，及至臨睡解帶，始知兄卷仍舊在懷，此時已交三鼓，知難挽回，悔恨無及，只得將卷收藏，以爲

日後請罪地步。今忽報中第一，所以他說報錯。及至親去看榜，弟兄實係雙雙高中。旋即回寓，再覓其兄第三場之卷，依舊在此。父子三人莫不稱奇。到了次日，細細打聽，纔知有個緣故。——諸位姊姊，請猜一猜，其中究係何故？」

秦小春正聽的入設出神，忽見閨臣又教衆人猜，不覺發急道：「好姊姊！你快說罷！何必又教人猜！這段書委實好聽，快快接下去，明日妹子好好畫把春扇奉送。」閨臣道：「賢妹莫騙我說了，卻把扇子不送。」小春道：「妹子賭個誓，如要騙你，教我日後遇見一隻狗把脚咬出血來。」衆人聽了，猛然一想，不覺好笑。紫綃道：「這個『血』字只怕從那『赤』字化出來的。」婉如聽了，鼻中不覺哼了一聲。

閨臣接着道：「到了次日，父子三人細去打聽。原來膳錄房失火，把第三場卷子盡都燒了，只好啓奏，且先放榜，所有第三場卷子，隨後再補。誰知此人恰恰碰了這個機會，因此得中，豈非考卷遺失也都不妨麼？這位姊姊不知是何名姓，我們把他記了，或者天緣湊巧，他家竟把文書巧巧差人送來，竟能趕上考期，也未可定。」

秀英道：『此女姓繙，名喚瑤釵，祖籍劍南，現年十六歲。』若花道：『既如此，妹子包管教他進場，倘有差錯，都在妹子一力承當。』衆人聽了，都覺不解。

蘭音笑道：『我知姊姊尊意了。大約姊姊意欲仍做女兒國王，不願赴試，所以要把文書給了此女，教他冒名頂替，你便脫身回去。妹子猜的可是？』若花笑道：『阿妹如果不棄，肯做女兒國的宰相，愚姊便做國王，這有何妨？』蘭音笑道：『姊姊如果做了國王，妹子少不得要去做個宰相。』衆小姐聽了，更都不解，齊向蘭音細細盤問。

若花趁大家談論，將閨臣拉在一旁道：『阿妹可記得去年繙氏伯母要去赴考，我們商量要在縣裏捏報假名。彼時因繙氏伯母務要本姓，適值手內擎着一枝瑤釵，就以「繙瑤釵」爲名。那時恐嶺南籍貫過多，把他填了劍南。誰知剛纔秀英阿姊所說之人，恰與這個人姓鄉貫相對，年歲又一樣。去歲所起赴試文書，恰好愚姊無意中卻又帶來，何不成全此人，豈不是件好事？』

閨臣喜道：『如此現成美舉，真是不費之惠，若非姊姊提起，妹子那裏記得！此時對着

衆人莫將緇氏伯母這話露出，恐亭亭姊姊臉上不好看，只說前在家鄉，無意拾得這個文書，送給此女便了。」

當時若花把文書取來，對秀英說知。秀英道：「天下那有這等巧事！真令人不解！」亭亭心中早已明白，因說道：「我們隊裏現在並無這個名姓，而且又有印信爲憑，可見不是捏造來的。姊姊不必猶豫，速速命人送去，包管此人歡喜。」秀英只得命奶公送去，並將路上拾取之話說了。

不多時，緇瑤釵過來拜見衆人，並向秀英再三道謝，追問當日拾取之由。若花用些言詞遮掩過去，又道：「阿姊只管投遞，如有差錯，我們衆人自當一力承當。天下豈有將人功名視爲兒戲之理？難道自己不想上進麼？」瑤釵聽了，這纔拜謝而去。

不幾日，到了三月初三部試之期，閨臣同了諸位小姐並天下衆淑女齊到禮部案前聽點入考，密密層層，好不熱鬧。到晚散場，各自回寓。過了幾日，禮部尙書卜濱，侍郎孟謨，與

同考各官蔣進等把各卷等第俱已看定，選了放榜吉期。正要修本具奏，忽然接了一個公呈，係江南淮南河北河東等處有十個女童，爲首的名叫史幽探，其次哀萃芳，紀沉魚，言錦心，謝文錦，師蘭言，陳淑媛，白麗娟，國瑞徵，周慶覃，或因患病未赴郡考，或緣事故已過部試之期，今情急來京，特具公呈，無論當日有無郡考，情願一日之內面請四題，一補郡考，一補部試，如一日之內不能完卷，或文理乖謬，情願治罪云云。

卜濱孟謨接了此呈，不能定奪，只得據情入奏。旋奉諭旨道：『既據該女童等情願一日之內連補二試，姑如所請，特賜四題，卽於明日黎明着該部會同同考各官面試優劣如何，據實速奏。』禮部隨卽傳諭。到了第二日清晨，十個女童早已伺候，禮部將題目宣示，到晚交卷散出。次日，卜濱將各卷定了甲乙，卽同孟謨修本具奏道：『所有補考十卷，以文理而論，與前所取各卷互有高下。但此卷未經臚錄，似未便與前卷分別等第。今將各卷恭呈御覽，請旨定奪。』

武后親自看了一遍，果然都好，因傳旨道：『前日禮部所取各卷，例應覆試後方准殿試；

今既續補十卷，着將前榜暫停張挂，統俟覆試後，卽以覆試之榜作爲正榜。至史幽探哀萃芳……十名，或未趕赴郡考，或逾部試之期，自應停其殿試；第閱該部所呈各卷，文理尙優；况史幽探哀萃芳二名，朕於璇璣新圖久知其人，皆屬能文之女，自應准其一體入試。前榜既經停止，其四等花再芳等亦着加恩一並入試。該部一面傳諭，卽一面速選試期請旨，以免稽延。」
卜濱孟謨接奉此旨，當卽出示曉諭，一面選了試期。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三
回

第六十四回

賭石硯舅甥鬪趣

猜燈謎姊妹陶情

話說卜濱孟謨接了御旨，當即出示曉諭，一面選了十三日爲部試之期，修本具奏。

原來這卜濱表字渭仙，乃淮南道廣陵人氏，自幼飽讀詩書，由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世代書香，家資巨富，本地人都稱他『卜萬頃』。蓋卜濱自他祖父遺下家業，到他手裏，單以各處田地而論，已有一萬餘頃，其餘可想而知，真是富可敵國。若要講起這卜家發財根由，倒可使那奢華之家及早回頭，卻教那勤儉之人添些興致。

那卜濱曾祖名叫卜華，是個飽學秀士，妻子奢氏。夫妻兩口，秉性最好奢華，祖上留下家業，雖有數十萬之富，如何禁得卜華毫不打算，一味浪費，不上幾十年，早已一貧如洗。那時卜華年已半百，因見家道蕭條，回想當日揮金如土，一味浪用時節，那裏想到一旦如此，悔

之無及；况從前是何等樣錦衣美食，而今粗衣淡飯，尙且還費打算；於是憂悶成疾，不兩年，夫妻雙雙去世。存下一子，名喚卞儉，這是卞華臨危替他起的名字以爲警戒之意。

這卞儉娶妻勤氏，夫妻兩口，自從父母去世，將幾間舊房變賣做爲殯葬之用，城內無處安身，就在城外塋旁起了兩間草屋以爲棲身之所。卞儉是個讀書人，諸事不諳，這衣食兩字全靠勤氏一人針線，竟難度日，只好且學朱買臣樣子，每日帶着書，砍些柴，添補度日；真是飢一頓，飽一頓，混過日子。

一日正值臘月三九時分，天氣甚寒，卞儉因衣服單薄，甚覺怕冷，到晚先就睡了。一覺睡醒，天有五更光景，卻見勤氏仍在燈下趕做針線。卞儉道：『如此天寒夜深，你還不睡，只管趕他怎麼？』勤氏道：『我因連日天氣甚冷，你身上又無禦寒棉衣，意欲趕些針線可以多賣幾文錢，省得你爬山越嶺又去砍柴。况天寒地凍，那曠野寒冷尤其利害，莫要凍出病來，倒是大事！』卞儉因坐起道：『此話雖是，但你素非強壯，豈不怕身子熬傷？斷斷不要如此。明日還是我去砍柴，你做針線，各人交各人工課。若教我終日在家靜坐，未免勞逸

不的，心中也是不安的。」夫妻彼此勸慰。

說話間，天已發曉。卜儉道：「今日着實寒冷，莫非要下雪麼？」因起來開門一望，只

見朔風凜凜，冷氣颼颼，卻已瓊瑤密布，飄下一天雪來。卜儉道：「如此大雪，這卻怎好？」

勤氏道：「昨日剩些柴米尙夠一餐，今日權且敷衍，等待雪住，再把針線去賣。」

到了次日，雪仍不住。卜儉只得冒雪把針線擎到城中。走了半日，滿天大雪，家家閉

戶，那有人買，只得敗興而回。勤氏見這光景，雖然心焦，只好勉強用言語安慰。卜儉跌了

半晌道：「剛纔我想家中這兩隻雞鴨，每日雖在莊田喫些野食，無須喂養，但能生多少蛋，不

如把他拏去，倒可賣幾文錢，換些米來，豈不是好？」

勤氏搖頭道：「這卻使不得。將來起家發業，全要在他身上，今日如果賣去，所值無多，

日後再要買他，就要加上幾倍價。你想，我們一日兩餐尙且不周，何能有錢再去買他？况

現在已生二三十蛋，不過早晚就要抱窩；等抱出小雞鴨來，慢慢養大，那是多大利息。今日

若將這個再賣去，將來只好做一天，喫一天，窮苦到老，再想別的起家法子，可就沒了！」卜

日。儉無奈，只得咬著牙又餓一天。次日天晴，將針線賣了，這纔飽餐一頓。此後仍是勉強度

不知不覺到了春天。雞子抱窩時共積下雞蛋二十個，鴨蛋二十個，將雞蛋給雞抱了，

鴨蛋也用火炕了，過了二十餘日，四十個全都抱出。夫妻兩個甚是歡喜。好在鄉間又有

池塘，不上半年，雞鴨俱已長大。將生蛋的留下幾隻，餘者盡都賣去，所賣之錢，又買兩口小

母豬。不一年，鷄鴨又是兩大羣，連那兩口豬也生許多小豬。再隔幾年，不但豬羊成羣，就

是耕田大水牛也不知滋生多少，又起了兩間草屋，置些田地。他將這地且不種五穀，都培

植肥肥的卻做菜園，以此利息更厚。

他夫妻本是從苦中過來人，素性又極勤儉，一切莊田動作，牛羊喂養，全是親自動手，因

此日盛一日。並且居心甚善，自己雖然衣食淡薄，鄉間凡有窮困，莫不周濟，卻是人人感仰，

故遇旱潦之時，他家莊田，衆人齊心設法助他，往往別家顆粒無收，他家竟獲豐收，因此不上

三十年，家資巨富，米穀盈倉。到了十濱之父十繼身上，也是諸事勤儉，謹守祖業，前後百餘

年，竟富有良田萬頃。卜濱出仕後，適值麟德初年，西北大荒，兼之刀兵不靖，國家帑項頗費經營，因將田地變賣五千頃，其價盡行報効，作爲軍需賑濟之用；因此聖眷甚爲優隆。

這卜濱一生最重斯文，不但文墨之人愛之如寶，凡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如有一技之長者前來進謁，莫不優禮以待；而且仗義疎財，有求必應，人又稱爲『賽孟嘗』。現年五旬向外，因中年無子，四十歲上就廣置姬妾，雖接連生育，無如總是女兒；如今膝下共有七女。夫人成氏，十年前曾生一子，名叫卜璧，誰知剛到三歲，得了驚風之症，一病而亡。彼時合家好不傷心。

正在悲哭之際，適值門外有一道人化緣，聽見哭聲甚慘，問知緣故，要將公子送出一看。及至看過，他道：『此兒雖有一分可救，但在塵凡鬧市之中，恐不中用。你們如給我抱去，倘能救轉，俟他災難滿時，年紀略大，我再送來奉還。』卜濱惟恐謠言惑衆，兼之小兒已死，那裏肯信，執意不從。無奈夫人再三苦勸，無論死活，定要把公子給道人領去。卜濱只得歎口氣走開，隨着夫人辦去。

過了幾年，毫無影響，卜濱知是無用。好在這七個女兒都是比花穩重，比月聰明，每日除公事應酬外，惟有教他們做詩寫字，倒也解悶。去歲縣考，原可聲明原籍在京赴試，因避嫌疑，故命七女都回本籍。到了縣考，恰好大女卜寶雲取了第一，次女卜彩雲取了第二，三女卜錦雲取了第三，四女卜紫雲取了第四，五女卜香雲取了第五，六女卜素雲取了第六，七女卜綠雲取了第七。後來郡試，雖略有參差，都不出十名以外。試畢回來，今年部試偏偏父親做了主考，都要迴避，好不掃興。

卜濱雖愛女心勝，每與妹夫孟謨斟酌，又不敢冒昧入奏；因同夫人成氏商量：「眼看就要部試，惟恐衆女兒在家鬱悶，莫若着人把孟家八個甥女接來一同散悶。」因而又向同考官考功員外郎蔣進，主客員外郎董端，祠部員外郎掌仲，膳部員外郎呂良說知，意欲將他幾位小姐請來一同消遣。衆人因女兒不能入試，終日在家無情無緒，今聽此話，如何不喜！況且向來都常來往，如今又算同年，自然更覺親熱。當時個個應允，回來都對女兒說了，無不要來相聚。

卜濱有兩個妹子：一個嫁與原任御史臺大夫孟謀爲妻，一個嫁的就是禮部侍郎孟謨。那孟謀是孟謨的胞兄，早經亡故，存下四個女兒：長名孟蘭芝，次孟華芝，三孟芳芝，四孟芸芝。孟謨也有四個女兒，就從孟芸芝排行五，叫孟瓊芝，六孟瑤芝，七孟紫芝，八孟玉芝。個個都是飽讀詩書，嬌豔異常。

這孟謀之妻卜氏夫人自從丈夫去世，本要帶着女兒回河南原籍，因小叔孟謨哥哥卜濱再三留在京中，以爲將來衆女兒擇婿之計，兼之八個姊妹自從一同赴考，郡縣取中之後，真是如膠如漆，就像粘住一般，再也離不開。因此卜氏只好帶着四個女兒就在孟謨府上住下。這日見衆女兒因不能赴試，個個眉頭不展，正在用言安慰，忽見哥哥那邊來接他們，連忙教他姊妹略爲穿戴，卽時過去。

這八位小姐到了卜府，孟蘭芝帶着七個妹子見了舅舅舅母，並與寶雲、彩雲、錦雲、紫雲、香雲、素雲、綠雲都見了禮，隨便坐下。卜濱道：「我怕你們不能入考，在家發悶，因此接你們

過來。但這一向爲何不來看我哩？」孟蘭芝同孟瓊芝道：「甥女這兩日本要來請安，惟恐舅舅考事匆忙，所以不敢過來。」卜濱道：「我雖有事，你舅母同寶雲七個姊妹却閒在家；你們不過因迴避發悶，不大興頭，那裏是因我忙就不來哩？」孟紫芝道：「我們好一向不來，今日過來，舅舅該說怎樣想念甥女的話纔是，怎麼剛見面，就把人家心病說出哩？」

卜濱笑道：「果然我的話是不错的！」因向寶雲道：「我已教人備了幾桌飯，少刻將府、董府、掌府、呂府四家姊妹也都過來，你們就在花園聚聚，或做詩，或猜謎，如酒量好，或行個酒令，隨便頑頑。好在大家又是常會的，也沒甚拘束。剛纔部裏來送信，說劍南倭寇已被文隱平定，一兩日就有紅旗報捷到京。連日朝中有事，少時我還要上朝伺候，今晚就在部中住下，大約過了十三日考試方能回來。你們只管多聚幾日，等考事完畢，我還要同你們做詩聚聚哩。」

那孟玉芝年紀最小，向來卜濱最是疼他。他聽了這話，便道：「舅舅剛纔說教我們姊妹或做詩，或猜謎，如今我倒有個謎請舅舅先猜猜。」卜濱笑道：「猜謎卻是你舅舅生平

最喜的，而且從不讓人；但如果猜著，你以何物爲贈，倒要預先說明。」玉芝道：「我們去年那考有刺史送的端硯，就以端硯一方爲贈。」卜濱道：「很好，你且說甚麼題面？」玉芝道：「就是舅舅適纔所說『紅旗報捷』四字，打論語一句。」卜濱聞言，不覺哈哈大笑道：「你速速教人把端硯取來預備送我，等我好猜。」

香雲道：「倘我們猜着，不知有贈無贈？」錦雲不等玉芝回答，就說道：「你問他怎麼我們只管猜，那有無贈之理！」成氏夫人也笑道：「你們只管猜，八甥女如不給贈，將來到他婆婆家鬧去，看他給不給！」玉芝道：「舅母何苦哩，你老人家又要引着頭兒來鬧了。」卜濱望着蘭芝道：「他這謎你們都曉得麼？」蘭芝道：「都不知道。」華芝道：「我們姊妹終日雖在一處，卻未聽他說過。」卜濱道：「既如此，你們何不也猜猜，豈不有趣？」芳芝道：「不勞舅舅分付，甥女卻着實想哩。」

彩雲道：「我猜着了，可是『勝之』？」玉芝搖頭道：「不是。」素雲道：「可是『戰必勝矣』？」紫芝代答道：「也不是。」素雲道：「他這謎你也曉得麼？」紫芝道：「這

是玉芝妹妹做的，我不知道。」素雲道：「你既不知，爲何代他回答「也不是」呢？」紫芝道：「我因姊姊猜的與彩雲姊姊意思都相仿，彩雲姊姊猜的既不是，自然你也不是了，所以隨嘴就替他回答出來。」

素雲聽了，把臉紅了一紅。剛要說話，只見卞濱向衆人道：「他這謎正面自然先打這個「勝」字；如今猜了兩個既不是，必須另想別的路數，莫要只在「勝」字着想，倒被他混住了。」芸芝道：「舅舅這話很是。況且論語戰勝的話，除了這兩句，別的也加不上，一定另有意思。」

卞濱因問道：「可是「克伐怨欲」的「克」字麼？」瑤芝拍手道：「只怕舅舅猜着了！」玉芝道：「不是，還要猜猜。」紫雲道：「不是「克」字，一定是「克有罪」了。」綠雲道：「怎麼加上「有罪」二字？」紫芝代答道：「他在那裏造反，所以兵去征他。難道造反還不是有罪麼？」寶雲道：「紫雲妹妹猜的不是，只怕是「克告於君」罷。」卞濱點頭道：「不必猜了，被寶雲這句打着了。」玉芝笑道：「寶雲姊姊猜的不錯。」

卜濱笑道：『果然做的也好，猜的也好。我將來倒要做幾個同你們頑頑。你們就到園中去罷，我也要走了。』因又望着玉芝道：『好的，莫要只顧讀好，就把硯臺忘了。』一路笑著去了。衆姊妹也就別了夫人，齊向花園而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四
回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問卜

預盛典奉命掄才

話說衆姊妹別過夫人，來到花園，走過幾層涼亭水榭，到了文杏閣，只見滿園桃杏盛開，嫣紅照眼。紫芝望着寶雲道：「姊妹，我們今日莫到凝翠館去，那邊太覺遼闊冷清，此刻桂花又不開，雖說松陰可愛，須交四五月方好頑哩。我們就在這個閣子坐坐罷。」寶雲道：「愚姊也是這個意思。」一齊進了文杏閣。坐不多時，只見使女來報：「蔣府、董府、掌府、呂府四家小姐都到了。」衆姊妹連忙迎出。

原來這蔣進乃河北道廣平郡人氏，現任吏部考功員外郎，夫人趙氏，膝下一子四女子。名蔣勤，尚在年幼；長女名喚蔣春輝，次蔣秋輝，三蔣星輝，四蔣月輝。還有寡嫂跟前兩個姪女：一名蔣素輝，一名蔣麗輝。姊妹六人，都生得麗品疑仙，穎思入慧，去年郡試，俱在十名以

內，試畢來京，靜候部試。誰知武后因當年舉子部試本歸吏部考功，今雖特點禮部，仍將蔣進派爲同考；又派了禮部主客員外郎董端，祠部員外郎掌仲，膳部員外郎呂良，共四位同考，以示慎重之意。蔣春輝等聞父親派入同考，都要迴避，好不掃興；因同趙氏夫人說知，在家無事，要到姨夫董端府上會會姨表姊妹，消遣消遣。夫人隨即命人伴送到了董府。

這董端乃江南道餘杭郡人氏，現任禮部主客員外郎，夫人趙氏，膝下無子，生有五位小姐：長名董寶鈿，次董珠鈿，三董翠鈿，四董花鈿，五董青鈿；個個都是嬌同豔雪，慧比靈珠。這

日正因迴避在家悶坐，聽得蔣家表姊過來，姊妹五個，連忙迎到上房，大家行禮。趙氏夫人正在讓坐問話，只見董端從衙中回來，蔣春輝忙同五個妹子上前見禮。董端道：「你們來的正好。我同你父親纔在卞府，那卞家伯伯恐你們不能赴試，在家煩悶，今日接你們過去同孟府、掌府、呂府幾家姊妹大家聚聚。」言還未畢，蔣進也命人過來告知此話，就教六位小姐同這邊五位小姐一同過去。衆姊妹個個歡喜，登時乘車。行至中途，又遇見掌府呂

府小姐也是望卞府去的。

這掌仲乃河東道太原郡人氏，現任祠部員外郎，夫人朱氏，三胎生育二子四女：二子俱幼；大女名叫掌紅珠，次掌乘珠，三掌驪珠，四掌浦珠。姊妹四個，都生得神凝鏡水，光照琪花。這位掌老爺就是膳部員外郎呂良夫人掌氏之兄，同卜濱，孟謨，蔣進，董端，呂良都是同科進士。

那呂良乃河東道平陽郡人氏，夫人掌氏，止生二女：長名呂堯蓂，次呂祥蓂，三呂瑞蓂。姊妹三個，也是生得暖玉含春，靜香依影。這日因卜府來請，約了掌家四個表妹一同前來。走至中途，恰恰遇見蔣董兩家小姐。不多時，到了卜府，寶雲等迎出，大家拜見，並與成氏夫人行禮歸坐。

茶罷，成氏道：『諸位姪女這兩年都是在家用功，相聚日子甚少；即或偶爾一會，我看你們都是慮慮忙忙就別過了，總因有個書本子放在心上。好在你們姊妹都立了「淑女」匾額，也不枉幾年苦功。去年冬天，我打聽打聽這家，也中了；再問問那家，也中了；你們姊妹三十三個就沒剩下一個！我那時得了這些喜音，足足歡喜好兩月，只怕比你們自己喜

的還加倍哩。如今就只可惜你們現現成成的才女匾額卻被你們父親伯伯叔叔們耽擱了。」

蔣春輝道：「這是姪女們「才女星」還沒現，所以有此一折。將來能彀托賴伯母福氣，再遇才女部試，諸位伯伯同姪女父親都不派入考試，那就好了。」

紫芝道：「春輝姊姊，你這話纔叫「望梅止渴」哩。你想自古至今，天下考過幾回才女？還想將來再考，並且還要父兄叔伯不派考官，你想可難不難？太后詔內雖有下科殿試之說，也不知何年何月。况且即或他年再遇女試，只怕到了那時，你同寶鈿、堯萱、紅珠幾位姊姊都有姊夫了；就是這邊寶雲姊姊同我蘭芝姊姊，到那時大約也有婆婆家了。」蘭芝聽了，臉上不覺紅了一紅，把紫芝瞅了一眼道：「你又亂說了！」

呂堯萱道：「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幾年書，怎麼嘴裏還是這樣陶氣？」掌紅珠道：「姊姊，你還不知哩，我們今年正月來賀節，伯母留我們看燈，了兩日，誰知紫芝妹妹那張嘴近來減去零碎字，又加了許多文墨字，比從前還更狠哩。」董花鈿道：「紫芝妹妹嘴雖利害，

好在心口如一直截了當，倒是一個極爽快的。」

紫芝道：「剛纔堯莫姊姊因我說他有姊夫，他就說我淘氣，難道有姊夫這句話也錯了？」

如果說錯，並不是錯的，那孟夫子曾說「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只好算他錯的。」誰知

那樂正子聽了不悅道：「紫芝不要混說，我先生何嘗說錯。」你去問問那些女子，他們可肯

對天發誓，「一生一世不願有家麼？」成氏笑道：「你們聽聽，他忽然把個樂正子又請出

來，說的活靈活現，倒也有個意思。」蔣輝道：「伯母莫要讚他，他得了意，更要亂說了。」

紫芝道：「我也不想下次再考，我只盼明日部試，太后看了卷子說：「去年那考，還有幾

家同姓的怎麼都不見了？」快快教他都來殿試。」那就好了。」蔣春輝道：「妹妹，你這

話雖不是望梅止渴，卻有四字批語。」青鈿道：「那四個字？」春輝道：「叫做「畫餅充

飢。」

成氏笑道：「要這樣說，一個是望梅止渴，一個是畫餅充飢，那還好麼？」依我說，你們做

後無事，何不求個籤兒決決疑？聞得六甥女起的課最靈，或者起個課也好。」——只顧說話，

你們也該用飯了，都到晚芳園去罷。」紫芝道：「這裏花園本名『漱芳』，爲何又改做

「晚芳？」成氏道：「這是你舅舅因膝下無子，欲取晚年得子之兆，所以改做「晚芳」了。」

衆姊妹別過夫人，都到園中，進了文杏閣，照向日次序分賓主坐下。用了點心，蔣秋輝

道：「可惜今年殿試都不能恭逢其盛，愚姊妹向來並未用功，今年不去，倒是借此藏拙，諸位

姊妹未免抱屈了。」寶雲道：「當日伯伯大魁天下，誰人不知。所謂「家學淵源」六位

姊妹如果與試，自然也是前列，怎麼倒說藏拙的話？」董珠釧道：「若論藏拙，要算我們姊

妹五個。莫講別的，以這學問上，向來也不知叨寶雲姊姊多少教，還算我們老師哩。」

呂瑞蕙道：「若這樣說，寶雲姊姊要算我們太老師了。」紫雲道：「此話怎講？」瑞

蕙道：「向來我們常叨珠釧姊姊教，珠釧姊姊又叨寶雲姊姊教，以此論起來，豈非太老師

麼？」掌紅珠道：「寶雲姊姊是珠釧姊姊的老師，又是瑞蕙姊姊的太老師，但我們素日又

叨瑞蕙姊姊教，若論稱呼，寶雲姊姊該算我們甚的老師呢？」紫芝道：「據我看來，只好算個太太老師了。」蔣麗輝道：「太太同老師本是兩人，今忽變成一人，倒也別致！」

紫芝道：「我勸諸位姊姊暫把酸文收一收，我有句話說：今日之聚，原是舅舅惟恐大家不能應試，心中煩悶，接來一同頑耍消遣。我可不曾說謊，我連日因迴避在家，同我七個姊姊妹妹心裏好不悶躁，今日聽得舅舅來接，以為借此大家頑頑可以解解悶氣，誰知你們見了面，只說這些口是心非道學話，豈不悶上加悶麼？」

董寶釧道：「你看紫芝妹妹如今中了淑女，還這樣好頑，他的脾氣，倒同我家青釧妹妹一樣。」芳芝道：「紫芝妹妹平素在家總是如此，我們起他一個外號，叫做『樂不夠』。」紫芝道：「莫說我中了淑女還要頑，就是太后准我們殿試，中了才女，也要頑哩。」錦雲冷笑道：「你們聽聽，好自在話兒，還想殿試哩！」蔣春輝道：「他這話也有四字批語。」香雲道：「叫做甚麼？」春輝道：「叫做『一相情願』。」

堂浦珠道：「姊姊倒莫這樣說，妹子聽得家父說：『此番女試，乃自古未有曠典，非往

年科場可比，原可無須迴避。無如大家俱怕冒昧，不敢請旨，以致耽擱。如果聯銜請旨，太后正恐考的人少，那有不准之理？如今只盼他怎樣能問一聲，或在別的話上提起，也就好奏了。」

蔣素輝道：「我們與其疑疑惑惑，何不遵着伯母之命，公求一籤，看是怎樣？」寶雲道：「如此甚好。」因命丫環擺設香案，著人借了籤筒。登時齊備，一個個虔誠頂禮，望空禱告，求了一籤。把籤本展開，大家一看，卻是中平籤，後面有兩句詩道：「欲識生前君大數，前

三三與後三三。」

衆人看了都不解何意。紫芝道：「這末句明明寫着前三三，是我們三十三人；那後三三，是三月二十三日教我們去殿試。」難道這還錯麼？」掌乘珠道：「妹妹解的雖有點意思，但殿試在四月，怎說三月就殿試呢？」紫芝道：「不錯，我倒忘了；只怕三月二十三日教我們去補部試罷。」

呂祥冀道：「剛纔伯母說芸芝姊姊會起課，我們何不再起一課。」籤課合參，豈不更

妙？」彩雲道：「鬧了半日，倒把這件決疑的忘了。」

衆人都圍着孟芸芝，教他起課。芸芝道：「這也不必都起，只須公起一課，詳詳課體，再看看類神，就可略知一二了。」掌驪珠道：「既然如此，求姊姊起罷。」還是用錢搖，還是要用著草呢？」瑤芝道：「那是一周易課一用的，他這「六壬課」要報時的，就請那位姊姊報個罷。」董青鈿道：「等我來。」剛要想報，因付了一付，指着外面向衆人道：「口報時辰，惟恐三心二意，我如今將那東首緊靠橋邊那顆杏樹，有個翠雀落的朝東那枝杏花折來，看看連花帶朵共有多少，如在十二朵之外，就以十三爲子時。以此爲時，不知可好？」

綠雲不等說完，卽拉了玉芝一同走出，隨後瓊芝青鈿也跟來。剛到橋邊，玉芝道：「你看那個雀兒見有人來，他就飛了。」綠雲道：「幸虧他纔飛，要早早飛開，還記不清那一枝哩——好在還不甚高。」卽用手輕輕折了下來。瓊芝道：「難得齊齊全全一個花瓣也不落。」只見蔣月輝迎來道：「芸芝姊姊教你們留神拿着，莫把花朵遺失，就不靈了。」一齊來到閣內。芸芝接過杏花，數了一數，卻是初放朵兒，連大帶小共三十三朵。

芝道：「你看這個花兒也合今日人數，莫不有些道理麼？」香雲搖手道：「姊姊且慢議論，讓他靜靜好算。」芸芝招著指頭，沉思半晌，忽然滿面喜色道：「今日是初九日，大約二十

三日壬申，大家都要禮部走走哩。」紫芝道：「何如！」春輝姊姊還說一相情願哩！」

董翠鈿道：「姊姊且把課中大略講講，是個甚麼意思。」芸芝道：「凡占考試，以文書交為主；次則再有朱雀，蓋朱雀屬火，主文明之象，是此課的類神。這兩樣是最要緊的。其次

再將課體合參，即如今日是個戊午日……」紫芝道：「他這課一定靈的，你們只聽這個

日子就曉得了，別人可記得今日是個戊午麼？」寶雲道：「芸芝妹妹剛講的纔有點意思，

你又從中添一段子。你看天已不早，等他說完，我們也好喫飯了。」紫芝道：「姊姊，你說

加的這段不好？」蔣春輝道：「好妹妹，你莫說聽他說。」

芸芝道：「杏花三十三朵，除去二十四，仍餘九數，按十二時論之，是爲申時；妙在三傳四

課七個字除去旬空，暗暗透出己戌卯三個字，恰合了「鑄印乘軒」之格，占試最吉。况已

爲文書朱雀，又八傳兼之，己又暗遁丁馬，主文書發動之象。二十三日交了壬申，己申合動

文書，丁壬合起了馬，看來一定補考的。」

衆人聽了，無不喜笑顏開。

紫芝道：「你這課莫像西廂那句纔好哩。」

秋輝道：「像

句甚麼？」

紫芝道：「莫是「說來的話兒不應口」罷？」

蘭芝把紫芝瞅了一眼道：「據

我看來，第一次部試是三月初三日，第二次覆試又是三月十三日，那杏花又是三十三朵，我們又是三十三人，如果二十三補考，恰又合了籤上前三三後三三的話，這課一定靈的！」

素雲道：「紫芝妹妹敢是看過西廂麼？」

蘭芝道：「那裏看過，不過聽那唱戲說的，他就記在心裏，隨口亂說，妹妹何必同他講究！」

寶雲道：「飯已擺在對面敞廳，請諸位姊姊那邊坐罷。」於是大家過去。自此之後，衆位小姐都在花園日日團聚。

那卞濱進朝伺候紅旗捷報到京，忙了幾日，十三日試畢，於二十二日放榜，陰若花中了第一名部元，唐閨臣中了第二名亞元。卞濱同孟謨帶領司官，捧了各卷，進朝面呈。

武后把超等卷子看了數本，道：『不意閨閣中竟有如此奇才，而且並有外邦才女，真可謂一時之盛了！』又將卷面名姓細細翻閱一遍，不覺歎道：『誰知這幾家竟無一人取在超等，真真可惜！』一面又將特等名次清單前後看了一遍，因向卜濱道：『有件異事，卿可曉得？』前者朕閱各處所進淑女試卷內，河南道有孟姓八女，淮南道有卜姓七女，其餘同姓的亦復不少，朕亦不能記憶。但孟卜幾家，揆其命名，倒像姊妹一般；細看郡縣所取名次，又都前列。朕意今年部試，倘這幾家同姓之女俱能取中固妙，設或竟有一二不能中式，亦必加恩，准其一同殿試，以成千古佳話。今將各卷看來看去，不但超等並無一人，就是特等也無其名，以此看來，竟是未曾來京赴試。其淮南一道，或者離京稍遠，所以不來。至於河南距京既近，又是平坦陸路，何以亦不赴試？豈不是件異事？卿居淮南，其卜姓之女，可知其詳麼？』

卜濱因叩首奏道：『聖上所言卜姓七女，皆臣妻妾所生。那孟家八女，俱臣甥女，即臣部侍郎孟謨之女，並孟謨之姪女。臣與孟謨因蒙欽派閱卷，故循科場舊例，臣等令其迴避，

未敢入試。」

武后忙問道：「卿女並卿之甥女可在京麼？」卜濱同孟謨一齊奏道：「臣等之女，自去歲那考後都已來京。」武后喜道：「原來有這些緣故。我說那考既都前列，安有部試一名不中之理。若非問明，幾乎埋沒人才。其實此番考試，原無須迴避，這是卿等過於謹慎之處。不知此外還有迴避幾人？」卜濱奏道：「還有同考官吏部考功員外郎蔣進六女，臣部主客員外郎董端五女，祠部員外郎掌仲四女，膳部員外郎呂良三女，連臣等之女共迴避三十三名。」

武后立命卜濱開單呈覽，卽剗發一諭旨道：

本日經朕查出迴避之淑女孟蘭芝等三十三名未赴部試，例應欽派試官另行考試。第檢閱從前郡縣所呈各卷，該淑女等或文理條暢，或字體端楷，均有可觀，况每考俱經前列，毋庸另行考試，卽着一併欽賜才女，至期一體殿試。着先赴禮部，卽照前次試題各補詩賦一卷，仍發謄錄。該部堂官會同同考官官

公同取列名次呈覽。

這旨剛纔發下，禮部又奏進一本道：

前日臣部考場有淑女花再芳，畢全貞，閔蘭孫三名，俱因污卷貼出。今該淑

女等因孟蘭芝等三十三名俱蒙欽賜殿試，求臣等轉奏，欲乞皇恩一視同仁，准

預殿試等因。臣等因其顛戀至再，不敢壅於上聞。再該淑女卽前次部試名

列四等三名，合並聲明，請旨定奪。

武后覽奏，因將原呈並履歷看了一遍道：「這都是少年要好的心勝。況迢迢數千里而來，

別人都得才女匾額，獨他三人白白辛苦一場，這也無怪其然。」因於本後批道：

據奏淑女花再芳等顛戀情切，姑念污卷係屬無心之失，着加恩附入冊未准

其一體殿試，以副朕拔取閨才之至意。

將本發下，卜濱當卽曉諭，並命人通知衆位小姐明日五鼓齊至禮部補考。

這日寶雲同蘭芝衆姊妹因已交了二十二日，部試業已放榜，仍無消息，正在花園都說

芸芝的課不靈，忽然得了這個信息，人人歡喜。次日赴部補過詩賦，大家商量仍要到紅文館原定房子居住，希圖殿試近便。及至命人打聽，原來那所大房已被部元陰若花並章文兩府小姐住了。內中雖有幾處空房，院落甚小，不能容得多人，大家只好各自歸家靜候殿試。

那紅文館閨臣衆姊妹因若花中了部元，個個心歡兼之同寓四十五人都得名列超等，真是無人不喜。閨臣因叔叔六個女學生也都得中，分外得意。

這日止喫慶賀筵席，忽見多九公進來，衆人連忙立起讓坐。多九公道：「適纔外面有一人要面見若花姪女，衆蒼頭問他名姓，他又不說，老夫細細觀看，倒像尊府國舅模樣。他不遠數萬里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老夫特來告知。」若花聽了，驚疑不止。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五
回

第六十六回

借飛車國王訪儲子

放黃榜太后考闈才

話說陰若花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吃驚道：「女兒國向無朝覲之例，今阿舅忽從數萬里至此，必有緣故。但何以知我住處？令人不解。」多九公道：「姪女如今中了第一名部元，現有黃榜張挂禮部門首，誰人不知？國舅大約找著長班，纔尋到此處。」紅蕖點頭道：「九公猜的不錯。」閩臣道：「國舅既已遠來，無論所辦何事，若花姊姊同他骨肉至親，自應請進一會爲是。」

若花連連點頭，即託九公命人把國舅請至旁邊書房，進去看時，果是國舅，連忙拜見讓坐，道：「阿舅別來無恙？阿父身體可安？今阿舅忽來天朝，有何公幹？」

國舅垂淚歎道：「此話提起甚長。自從賢甥去後，國主因往軒轅祝壽，我也隨了遠去；

不意西宮趁國中無人，與那些心腹狗黨商議，惟恐日後賢甥回國，其子難據東宮，莫若趁此下手，或可久長，竟將其子扶助登了王位；及至老夫同國主回來，他們竟閉門不納，國主只得仍到軒轅避難。誰知其子十分暴虐，信用奸黨，殺害忠臣，荼毒良民，兼且好酒貪花，種種無道，不一而足，竟至家家閉戶，日不聊生。不及一載，舉國并力，竟將西宮母子害了，隨即迎主還朝。那些臣民因吾甥賢聲素著，再三籲懇，務要訪求回國。國主一因現在無嗣，二因臣民再三籲請，不惜重費，於周饒國借得飛車一乘。此車可容二人，每日能行二三百里，若遇順風，亦可行得萬里。國主得此甚喜，特命老夫馳赴天朝，訪求賢甥回國。老夫到此業已多日，四處訪問，踪跡杳然。幸而得見黃榜，纔能尋訪到此。現有國主親筆家書，賢甥看了自知。」把書遞過。

若花看罷，歎道：「原來兩年之間，國中竟至如此！至西宮此種光景，甥久已料定；不然，我又何肯遠奔他鄉？若非當日見機，早早逃避，豈能活到今日？」一經回想，尙覺心悸。現在本族中如西宮母子者，亦復不少，阿父若不振作整頓，仍復耳軟心活，自必禍不旋踵，阿舅

久後自見分曉。此時阿父書中，雖命迅急還鄉以承祖業，但甥本無才，不能當此重命。二
來自離本國，已如漏網之魚，豈肯仍投火坑？雖云子不言父之過，然阿父不辨賢愚，不以祖
業爲重，甥亦久已寒心。况現在近派子姪，賢者甚多，何必注意於我？若我返國後，設或子
姪中又有勝於我的，他日又將如何？總而言之，甥既到此，豈肯復回故鄉？此時固雖不才，
業蒙天朝大皇帝特中才女，並授顯職，此等奇遇，已屬非分，豈敢另有他想？惟求阿舅回去
替我婉言，自當永感不忘。」

國舅道：「賢甥爲何忽發此言？實出老夫意料之外！難道果真將祖業不顧，斷無
此理！國主固耳軟心活，連年經此大難，自知當日之失；此時若非急於要見賢甥之面，豈肯
花費多金借請飛車？其所以命我星馳而來者，因當日誤聽讒言，致將吾甥之賢盡行蒙蔽，
今後悔既晚，要見又難，若令老夫航海前來，又恐多耽時日，躊躇至再，始有飛車之舉，無非要
早見賢甥一日，其心卽早安一日。今賢甥忽然如此，毫無眷戀，不獨令國主兩眼望穿，深負
愛子之心，亦且有失臣民之望。賢甥切莫因當年小忿，一時任性，致誤大事，後悔無及，他日

雖要返國，不可得了。」

若花聽這幾句話，登時不悅道：「阿舅！這是甚話！甥又不曾落魄，爲何卻要後悔？即使落魄，又何後悔之有？若要後悔，當日又何肯輕離故鄉？總之阿舅這番美意，無有不知，無有不感。至於仍返故國這句話，甥立意已決，阿舅再也休提。」

正在談論，閨臣命人備出飯來。國舅又再再苦勸，無奈若花心如鐵石，竟無一字可商。飯罷後，若花慫恿寫了一封回書，給國舅看了。國舅料難挽回，只得落淚別去。

若花送過，回到裏面。閨臣道：「適纔姊姊同國舅說話，我們竊聽多時，妹子屢要進去，力勸姊姊還鄉，究因男女不便，不好冒昧相見；及至此時，纔想起他原是女扮男裝，早知如此，我又何妨進去一會？」若花道：「就是阿妹進去勸我，我也不能應承，但可去得，我又何必如此？這宗苦情，只有各人心內明白便了。」

小春道：「國王如立意務要你去，他既不惜錢財去借飛車，安知他又不送金銀與林伯伯？」那時林伯伯得他銀錢，務要你去，那就脫不掉了。」若花道：「就是寄父教我回去，我

也不去。」小春道：「你若不去，林伯伯也不准你住在嶺南，看你怎樣。」據妹子愚見，莫若早早尋個婆婆家，到了要緊關頭，到底有個姊夫可以照應。」

婉如道：「姊姊只願不做國王，豈不把蘭音姊姊宰相也耽擱麼？」將來你們如到女兒國得了好處，俺也不想別的，只求把那飛車送俺，俺就歡喜了。」小春道：「你要飛車何用？」婉如道：「俺如得了飛車，一時要到某處，又不打尖，又不住店，來往飛快。假如俺們今年來京，若有一二十輛飛車，路上又快又省盤費，豈不好麼？」小春道：「如果都像這樣，那店小二只好喝風了。」

只見緝瑤釵因部試得中，特來拜謝，彼此道喜，見禮讓坐。瑤釵向秀英道：「若非姊姊成全，今日何能徵倖？」時刻感念，又不敢屢次過來驚動，明日備有薄酌，意欲奉屈姊姊同舜英、閨臣，若花三位姊姊一聚，因此親自過來奉請。望諸位姊姊賞光，明日早些過去。」閨臣若花一齊說道：「我們早要奉拜，因連日應試，彼此都覺怠忙，所以未能晉謁。今既承龍召，明日自當同了秀英、舜英二位姊姊過來，一則奉拜，二來奉擾。」秀英、舜英道：「既如此，

我們明日一同過去。」瑤釵見四人都肯去，不勝之喜，隨即拜辭。次日，四人攪過，當即備酒還東。

一連聚了幾日，不知不覺到了四月初一殿試之期。閔臣於五鼓起來，帶着衆姊妹到了禁城，同衆才女密密層層齊集朝堂，山呼萬歲。朝參已畢，分兩旁侍立。那時天已發曉，武后閃目細細觀看，只見個個花能蘊藉，玉有精神，於那娉婷嫵媚之中，無不帶着一團書卷秀氣，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彬彬儒雅。古人云：「秀色可餐。」觀之真可忘飢。越看越愛，心中著實歡喜。因略略問了史幽探、哀萃芳所釋璇璣圖詩句的話，又將唐閔臣、國瑞、周慶覃三人宣來問道：「你三人名字都是近時取的麼？」

閔臣道：「當日臣女生時，臣女之父曾夢仙人指示，說臣女日後名標蕊榜，必須好好讀書，所以臣女之父當時就替取了這個名字。」國瑞、周慶覃道：「臣女之名，都是去歲新近取的。」武后點點頭道：「你們兩人名字都暗寓頌揚之意，自然是近時取的；至於唐

聞臣名字，如果也是近時取的，那就錯了。」又將孟十幾家姊妹宣至面前，看了一遍，道：「雖係姊妹，難得年紀都相仿。」又讚了幾句，隨即出了題目。

衆才女俱各歸位。武后也不回宮，就在偏殿進膳。到了申刻光景，衆才女俱各交卷退出。原來當年唐朝舉子赴過部試，向無殿試之說，自武后開了女試，纔有此例。此是殿試之始。當時武后命上官婉兒幫同閱卷，所有前十名仍命六部大臣酌定甲乙。諸臣取了唐閨臣第一名殿元，陰若花第二名亞元，擇於初三日五鼓放榜。

秦小春同林婉如這日聞得明日就要放榜，心裏又是歡喜，又是發愁。二人同田秀英、田舜英同房，到晚秀英、舜英先自睡了。小春同婉如吃了幾杯酒，和衣倒在牀上，思來想去，那裏睡得着；只得重復起來，坐在對面，又無話說，好容易從二更盼到三鼓，盼來盼去，再也不轉四更，只好房裏走來走去。彼此思想，不是這個長吁，就是那個短歎；一時想到得中樂處，忽又大笑起來；及至轉而一想，猛然想到落第苦處，不覺又哽咽起來。登時無窮心事，都

堆胸前，立也不好，坐也不好，不知怎樣纔好。

秀英被他二人吵的不時驚醒，那時已交四更，秀英只得坐起道：「二位姊姊也該睡了。妹子原因他們那邊都喜夜裏談天，每每三四更不能睡覺，妹子身弱禁不起熬夜，又不能因我一人禁止衆人說話，所以同舜英妹妹搬過這邊。幸喜二位姊姊疼顧妹子，上牀就睡，從未深夜談天，因而妹子咳嗽也就好些。」正在感激，那知二位姊姊平素雖不談天，今日忽要一總發洩出來，剛纔一連數次，睡夢中不是被這位姊姊哭醒，就是被那位姊姊笑醒，心裏只覺亂跳。並且那種歎息之聲，更令人聞之心焦。尤其令人不解的，哭中帶笑，笑中有哭，竟是憂歡莫辨，哭笑不分的光景。請問二位姊姊有何心事以至於此？」

舜英聽了也坐起道：「他們那有什麼心事！不過因明日就要放榜，得失心未免過重，以致弄的忽哭忽笑，醜態百出。」秀英道：「既因放榜，爲何又哭又笑呢？」舜英道：「他若昧了良心，自然要笑；設或天良發現，自然要哭了。」

秀英道：「妹妹此話怎講？」舜英道：「他既得失心重，未有不前思後想。一時想起

自己文字內中怎樣練句之妙，如何搗藻之奇，不獨種種超脫，並且處處精神，越思越好，愈想愈妙，這宗文字，莫講秦漢以後，就是孔門七十二賢，也做我不過，世間那有這等好文字！明日放榜，不是第一，定是第二——如此一想，自然歡喜要笑了。姊姊，你說這宗想頭，豈非昧了良心麼？及至轉而一想，文字雖佳，但某處却有字句欠妥之處，又有某處用意錯謬之處，再細推求，並且還有許多比屁還臭不能對人之處，竟是壞處多，好處少，這樣文字，如何能中——如此一想，自然悶恨要哭了。姊姊，你說這宗忖度，豈非良心發現麼？

秀英道：「妹妹這話未免太過，二位姊姊斷非如此。」小春道：「舜英姊姊安心要尖酸刻薄，我也不來分辯，隨他說去。但秀英姊姊乃我們姊妹隊中第一個賢慧人，將來卻與這個刻薄鬼一同于歸，那裏是他對手！」婉如道：「說話過於尖酸，也非佳兆，第一先與壽數有礙。俺勸姊姊少說幾句，積點壽，也是好的。」

秀英道：「二位姊姊，你聽鷄已啼過幾遍，只怕已轉五更，再要不睡，天就亮了。」婉如道：「二位姊姊只管請睡，俺們已託九公去買題名錄，他於二更去的，大約少刻就可回來。」

話言未畢，只聽遠遠的一陣喧嚷，忽然響了一聲大礮，振的窗櫺亂動，外面僕婦丫環俱已起來，原來報喜人到了。婉如開了房門，小春卽命丫環去找多九公，誰知二門鎖還未開，不能出去。只聽又是一聲礮響，二人只急的滿房亂轉。小春剛命丫環去催鑰匙，忽又大礮響了兩聲。婉如道：『共響四礮，這是「四海昇平」。』外面如此熱鬧，你們二位也該升帳了。』

秀英笑道：『二位姊姊真好記性！昨日大家因議放礮，講定二門不准開，必須報完，天亮方開，怎麼此時要討鑰匙，豈非反覆不定麼？你聽，又是一礮，共成「五穀豐登」。』小春道：『我只顧發急，把昨天的話也忘了，原來放礮也是昨日議的。其中怎樣講究，此時心裏發慌，也想不出，姊姊可記得？』婉如道：『昨日何嘗議論放礮！這是你記錯了。只顧說話，接連又是三礮，這叫做「大椿以八百歲爲春」。』舜英笑道：『又是兩響，可謂「十分財氣」了。』秀英道：『妹子只當小春姊姊記性不好，誰知婉如姊姊記性更醜。昨日議論放礮，還是你極力贊成，怎麼此時倒又忘了？你聽，接連又是五礮，恰好湊成骨牌名，是

「觀燈十五」

婉如道：「究竟怎樣議的？」

妹子實實想不出。

秀英道：「昨日公議如中一人，外面

即放一礮，倘中殿元，外加百子礮十挂，所有報單，統俟報完，二門開放，方准呈進。如今又是

三礮，已有「羅漢之數」了。」婉如道：「若是這樣，俺們四十五人須放四十五礮了。早

知這樣氣悶，昨日決不隨同定議。若不如此，今日中一人報一名，豈不放心。如今也不知

那位先中，也不知誰還未中，教人心裏上不上，下不下，不知怎樣纔好。此時又響了六礮，

共是「二十四番花信」了。」

舜英道：「你聽，這四聲來的快，恰恰湊成「雲臺二十八將」。」

小春道：「怎麼他們衆姊妹都不出來。大約同我們一樣，也在那裏掐著指頭數哩，只

等四十五礮齊全，他纔跳出哩。你聽，又是兩礮，共成「兩當十五之年」了。」

秀英道：「此話怎講？」小春道：「難爲姊姊還是博學，連這出處也不知。這是當日有位才子做

「三十而立」破題有此一句，叫做「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

婉如道：『接連又是三響，到了「三十三天」了。還有十二礮，俺的菩薩，你快快放罷！』小春朝着外面萬福道：『魁奶奶！魁太太！這十二礮你老人家務必做個整人情，把他掃數全完，一總放了罷！你若留下一個，我就沒命了！好了好了！你聽，又是三礮，湊成「三十六鴛鴦」。』好！這聲接的快，三十七礮了！你聽，又是一……』正要說「礮」字，誰知外面靜悄悄並無聲響。小春嘴裏還是「一一一一……」等之許久，那個「礮」字再也說不出。

秀英道：『自一礮以至三十七礮，內中雖陸陸續續，並未十分間斷，此時忽停多時，這是何意？』舜英道：『這又停了半晌，仍無影響，難道還有八礮竟不放麼？』婉如道：『若果如此，可坑死俺了！』

只見天已發曉，各房姊妹都已起來，仔細再聽外面，鴉雀無聞，不但並無礮聲，連報喜的也不見了。衆人這一嚇非同小可。秀英舜英也收拾下牀，正在梳洗，衆丫環紛紛進來請用點心。衆才女都在廳房等候。二人穿戴完畢，來約小春婉如一同前去，只見二人坐在

椅上，面如金紙，渾身灘軟，那眼淚如斷線珍珠一般直朝下滾。秀英舜英看了，回想這八載內不知可有自己在內，也不覺鼻酸，只得扶着二人來到廳房。衆才女久已到齊，一同歸坐，彼此面面相覷，恹恹面如金紙，一言不發。點心擎到面前，並無一人上唇，那暗暗落淚的不計其數。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六
回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下府謁師

老國舅黃門進表

話說衆才女因初三日五鼓放榜，預先分付家人：『如有報子到門，不必進來送信，每名，卽放一礮，裏面聽得礮聲若干，自然曉得中的名數；等報子報完，把二門開了，再將報單傳進。』誰知自從五更放了三十七礮，等到日高三丈，並未再添一礮，眼見得竟有八位要在孫山之外，不覺個個發慌，人人膽落，究竟不知誰在八名之內；一時害怕起來，不獨面目更色，那鼻涕眼淚也就落個不止。

小春婉如見衆人這宗樣子，再想想自己文字，由不得不怕；只覺身上一陣冰冷，脚底寒氣直從頭頂心冒將出來。三十六個牙齒登時一對一對撕打，渾身抖戰篩糠，連椅子也搖動起來。婉如一面抖著，一面說道：『這一這一這一樣亂抖，俺一俺一可受不住了！』小春

也抖著道：『你——你——你——受不住，我——我——我——又何曾受得住？今——今——今——日這命要送在——在——此處了！』

閩臣歎了幾聲道：『今又等了多時，仍無響動，看來八位落第竟難免了。』妹子屢要開門，大家務要且緩，難道此時還要等報麼？婉如一面抖著，一面哽咽道：『起——起——初俺原想早些開門，如——如——今俺又不願開門了。你不開門，俺——俺——還有點想頭；倘——倘——或開門，說——說——俺不中，俺——俺——就死了！實——實——對你們說罷，除——除——非把俺殺了，方准開哩。』

若花道：『此時業已如此，也是莫可如何。』若據閩臣阿妹追想碑記，我們在坐四十五人，似乎並無一人落第，那知今日竟有八人之多。可見天道不測，造化弄人，你又從何捉摸？但此門久久不開，也不成事，莫若叫人隔著二門問問九公。昨日婉如小春二位阿妹所託題名錄想已買來，如今求他細細查看，如題名錄只得三十七人，此門就是不開也不中用。况所中之人，只怕還要進朝謝恩，何能過緩？

閩臣道：『姊姊此言甚是。』即分付丫環去

問多九公。誰知九公還未回來。

閩臣道：「昨在部裏打聽，准於五鼓吉時放榜，無人不知；現在已交卯正，題名錄還未買來，豈非怪事？」秀英道：「今日如已放榜，何以九公此時還不回來？若說尙未放榜，現在卻又報過三十七人，其中必有緣故。」

忽聽外面隱隱的一片喧嚷，原來多九公回來要面見衆小姐。閩臣忙把鑰匙遞給丫

環。衆人都迎到門前。不多時，只見多九公跑的滿臉是汗，走到廳前，望著衆人說了一聲

「恭……」那個「喜」字不會說完，只是吁吁氣喘，說不出話來。小春一面抖著，同田鳳

翹把九公攙進廳房，坐在椅上，丫環送了兩杯茶，喘的略覺好些。小春滴著淚向九公道：

「甥一甥一女可有分麼？」多九公一面喘著，把頭點了兩點。婉如也滴淚道：「九十九

公，俺呢？」多九公也把頭點了兩點。閩臣道：「請問九公，題名錄可曾買來？」多九

公連連搖頭，停了片刻，望著衆人把胸前指了一指，鳳翹從他懷中取出一個名單遞給閩臣。

閩臣展開同衆人觀看，只見上面寫着：「欽取一等才女五十名，二等才女四十名，三等才女

十名。

若花恐衆人看不見，未免著急，就便順口高聲朗誦，從頭念了下去：

第一名史幽探

第二名哀萃芳

第三名紀沉魚

第四名言錦心

第五名謝文錦

第六名師蘭言

第七名陳淑媛

第八名白麗娟

第九名國瑞徵

第十名周慶覃

第十一名唐閨臣

第十二名陰若花

第十三名印巧文

第十四名卞寶雲

第十五名用秀英

第十六名林書香

第十七名宋良箴

第十八名章蘭英

第十九名陽墨香

第二十名酈錦春

第二十一名田舜英

第二十二名盧紫萱

第二十三名鄴芳春

第二十四名邵紅英

第二十五名祝題花

第二十六名孟紫芝

第二十七名秦小春

第二十八名董青鈿

第二十九名拈月芳

第三十名司徒斌兒

第三十一名余麗蓉

第三十二名廉錦楓

第三十三名洛紅葉

第三十四名林婉如

第三十五名廖熙春

第三十六名黎紅薇

第三十七名燕紫瓊

第三十八名蔣春輝

第三十九名尹紅萸

第四十名魏紫櫻

第四十一名宰玉蟾

第四十二名孟蘭芝

第四十三名薛蘅香

第四十四名顏紫綃

第四十五名枝蘭音

第四十六名姚世馨

第四十七名易紫菱

第四十八名田鳳翽

第四十九名掌紅珠

第五十名葉瓊芳

第五十一名卞彩雲

第五十二名呂堯蕙

第五十三名左融春

第五十四名孟芸芝

第五十五名卞綠雲

第五十六名董寶鈿

第五十七名施豔春

第五十八名竇耕煙

第五十九名蔣麗輝

第六十名蔡蘭芳

第六十一名孟華芝

第六十二名卞錦雲

第六十三名鄒婉春

第六十四名錢玉英

第六十五名董花鈿

第六十六名柳瑞春

第六十七名卞紫雲

第六十八名孟玉芝

第六十九名蔣月輝

第七十名呂祥冀

第七十一名陶秀春

第七十二名掌驪珠

第七十三名蔣星輝

第七十四名戴瓊英

第七十五名董珠鈿

第七十六名卞香雲

第七十七名孟瑤芝

第七十八名掌乘珠

第七十九名蔣秋輝

第八十名緇瑤釵

第八十一名卞素雲

第八十二名姜麗樓

第八十三名米蘭芬

第八十四名宰銀蟾

第八十五名潘麗春

第八十六名孟芳芝

第八十七名鍾繡田

第八十八名譚蕙芳

第八十九名孟瓊芝

第九十名蔣素輝

第九十一名呂瑞裳

第九十二名董翠鈿

第九十三名掌浦珠

第九十四名井堯春

第九十五名崔小鶯

第九十六名蘇亞蘭

第九十七名張鳳雛

第九十八名閔蘭蓀

第九十九名花再芳

第一百名畢全貞

若花把榜念完，衆才女這纔轉悲爲喜。

多九公喘息已定，衆人都問：『何以報子漏報八名？這個名次，從何處抄來？』九公

道：『老夫今日三鼓就在那裏守候，略略用點使費，所以裏面信息也通。起初原是閩臣小

姐第一名殿元，若花小姐第二名亞元。誰知榜已填到八九，太后忽然想起閩臣小姐名姓

不好，因史幽探哀萃芳向日繹的詩句甚佳，登時把前十名移到後面，後十名移到前面，復又

從新填榜。如此往返轉折，耽擱許多工夫，以致天明還未放榜。老夫惟恐衆小姐等的心焦，

況且報子裏面信息雖通，只能填一名，報一名，那知這些移換之事；若等他報，不知等到何時，

老夫只得託人把榜上等第名次，恁恁抄了，連籍貫也不及寫，飛忙趕回，跑的連氣也喘不過

來。並且聞得這是自古未有曠典，一經放榜，就要上朝會齊謝恩，因此更要趕回告知此事。

我們寧可走在人先，諸位小姐收拾用些飯食，急速去罷……』

話未說完，只聽外面接連放了八聲大礮。九公道：『你聽這礮就是移到後面前十名。

原來向日填榜，惟恐前幾名太后仍要更換，故此先從末名填起。今日也是這樣，所以前二

十名倒報在衆人之後了。老夫足足一夜未曾合眼，且去歇歇，明日慢慢再領喜酒。』說

罷，外面去了。

衆人連忙收拾。誰知小春婉如忽然不見，四處找尋，好不容易纔從茅廁找了出來。原來二人卻立在淨桶旁邊，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倒像瘋顛一般，只管大笑，見了衆人，這纔把笑止住。舜英道：『二位姊姊，即或樂的受不得，也該尋個好地方，你們只願在此開心，設或沾了此中氣味，將來做詩還恐有些臭屁哩。』說的衆人不覺好笑。

都到廳房用過飯，恩恩來至朝房，會同衆才女上殿謝恩。武后將一等的授爲『女學士』之職，二等授『女博士』之職，三等授『女儒士』之職。授職已畢，各賜金花一對，隨即傳旨命膳部大排紅文宴。筵宴之際，武后越看越喜，因又頒賜許多大緞異香。一連賜宴三日，接著公主又賜了兩日宴。

衆才女天天聚會，喚姊呼妹，彼此叙談，不但個個熟識，並且極其親熱，每到席散分手，甚覺戀戀不捨。衆人都說：『我們雖聚了五日，究竟拘束，不能盡興，倘能檢個幽僻去處，得能暢聚幾日，那就天從人願了！』至第九日，乃佛誕之期，大家約會謝了公主，這纔得閒來拜

老師，都向卞府而來。

這日寶雲帶著七個妹妹同衆才女謝了公主，聽見衆人要到他家，忙命僕人回府通知。卞濱聽了，命人在凝翠館調擺桌椅，預備酒飯。登時衆人都到門前，先投門生名帖，並贊見禮。卞濱迎至二門。衆才女除卞孟兩家姊妹在後，其餘都是按名魚貫而入。進了二門，穿過廳房，丫環引至凝翠館。卞濱先說道：「衆位才女且慢行禮，老夫有句話說，若論師生之誼，自然該受半禮纔是。無如今日人多，若大家一齊行禮，這裏也擠不開；若是一位一位行禮，今日只好盡行禮了；莫若通身行個常禮，我倒歡喜的。」

史幽探道：「老師話雖如此，但門生們蒙老師知遇提攜，得能恭與盛典，若以寶雲七位姊姊而論，又屬年誼，亦是晚輩；今初次晉謁，那有不行全禮之理？」哀萃芳道：「既是老師怕行禮過慢，我們就十人爲一排，不過頃刻也就行完了。」史幽探即命衆丫環把拜墊依次鋪下。卞濱無法，只得受了兩禮。

衆人拜完，蘭芝姊妹也上來行禮。卜濱笑道：『怎麼你們八個也是我門生麼？』紫

芝道：『不但我們是舅舅門生，只怕寶雲七位姊姊也是舅舅門生哩。難道我們前日補考

卷子不是舅舅定的名次？』卜濱笑道：『定卻是我定的，你說那些批語可好？但有點好

處，我就批出；我向來看文總是如此，從不昧人之善。你看你們這些卷子可有委屈去處？』

紫芝把臉紅一紅道：『舅舅還說不屈，單單把我考在紅椅子上，我還要同舅舅不依哩。』

卜濱不覺大笑道：『原來第三十三名却是你的卷子，後來拆了彌封，我也不曾理會。當時

我看卷時，本來要把你這本取在十名前的，後來不知怎樣就弄到後頭了。』紫芝道：『這

是過後好看話，我不領情。』衆人聽了，都掩口而笑。

行過禮，丫環要收拜墊，史幽探道：『且慢。』因向卜濱道：『門生們還要請師母出來

叩見。』卜濱道：『也罷，若是不見，你們也不依；方纔我已受過禮，師母出來只好行個常禮

罷。』不多時，寶雲姊妹把夫人請來。衆人謙讓多時，仍是照前把禮行過，又同寶雲姊妹

行了禮。

卜濱向寶雲道：「我已教人備了早飯，你們姊妹同蘭芝八個甥女都替我款待款待。今日不過便飯，改日我還要下帖來請你們大家聚聚。我也不陪了。」到了外面，教家人卜彪把贄見禮都璧回道：「你告訴送禮的說：我向來從不收禮，斷不要再送。倘衆才女心裏不安，不妨日後得閒或寫把扇子，寫個對聯，如會畫的，就畫點東西，我倒收的。至於古字古畫我更不要。好在衆才女墨卷我都見過，卽或寫的不佳，我也歡喜，不過算點情分罷了。」衆家人又送兩遍，見不肯收，只得各各帶回。

那成氏夫人扶著寶雲把衆才女挨次望望，心裏好不歡喜，真是看看這個誇兩句，暗暗那個又讚兩句，不知從那一個問起纔好；看了半晌，因說道：「今日諸位年姪女初次見面，我也沒備甚麼見面禮，這卻怎好？也罷，我向來最喜說吉利話，往往說去都有靈驗，我就送你們幾句吉利話兒：「從此中後，諸事如意，福壽綿長。」這幾個字就算我的見面禮罷。」衆人齊道：「多謝師母吉言。師母是福壽雙全之人，所賜的話，自然也是多福多壽的。」夫人道：「你們姊妹隨便坐坐，頑頑，少刻用飯，這裏又是老師，又算年伯，比別處不同，都要依舊

纔好。我也不陪了。」衆丫環伺候去了。

這裏寶雲正在讓坐，只見史幽探丫環道：「剛纔家人來報聖上有旨，宣衆位才女進朝領御賜筆硯，並召若花小姐問話。」登時各家都有信來，大家連忙別過下濱，齊到朝房。武后御便殿宣入行禮，兩旁侍立。若花跪在丹墀道：「臣陰若花見駕。」武后道：「適纔朕覽你家國王表章，並細問來使，纔知你因避難到此，不期如今倒在我天朝中了才女，且又經朕授爲女學士之職，可謂千秋未有佳話。你且把表看了，朕再加恩賜你封號，以便同著來使即乘飛車早回本國。」近臣把表遞過。若花展開觀看，只見上面寫著：

女兒國國王臣陰奇匍匐，謹上書天朝天后大皇帝陛下：伏惟陛下坤德無

疆，離暉久照；功比風媧之煉石，道符月馭以行天。臣早殷服事之心，徒懷蟻悃；

僻處裨瀛之角，未仰龍顏。茲際文教之宏敷，微才倖進；叨沐仁恩之遠被，荒甸

咸知。

竊聞臣子若花，恭應制科，濫邀首薦。頌椒語拙，得聯玉筍之班；咏絮才疏，許侍珠櫻之宴。自宜終身感戴，沒齒瞻依。祇緣臣已四旬，惟生二子。若花立儲雖定，自痛孤雛；次子恃母而驕，陰連黨類。夢天忽壓，逆子何幸遭憐；祭地而墳，長君無辜受屈。賢愚莫辨，巧懸衣上之蜂；嫡庶相爭，妄掘宮中之蠱。憂鑠金而出走，去國圖生，喜擇木以高飛，爲親諱過。及乎鹿馬旣辨，鸞鳳已翔；寢門之閔膳無聞，太室之承祧欲絕。

臣悔深愛溺，病益愁煎。二豎難驅，藐孤安在。是以哀鳴伏枕，恭懇聖慈俯念臣心自怨，臣眼將穿，將若花賞歸故國，得接宗支。指白水而重耳歸來，猶是齒河無恙；及黃泉而寤生復見，遂爲母子如初。倘遂犢舐之私，終矢雀銜之報。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若花看罷，不覺一陣心酸，落下淚來。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十
七
回

第六十八回

受榮封三孤膺勅命

奉寵召衆美赴華筵

話說若花看罷表章，不覺滴淚奏道：『臣蒙皇上高厚，特擢才女，疊沐鴻施，涓埃未報，豈忍竟回本國？况臣自到天朝，業經兩載，私製金甌之頌，幸依玉燭之光，食德飲和，感恩戀闕。此時家難未靖，荆棘叢生，一經還鄉，存亡莫保。臣稍知利害，豈肯自投羅網？尚祈皇上俯念苦衷，始終成全，即勅來使歸國，俾臣得保蟻命，此後有生之年，莫非主上所賜，惟求格外垂憐！』連連叩首，淚落不止。

武后見若花不願回國，又愛他學問，心中也不願他回去；無如業已收了國王許多財寶，究竟這個有貝之財，勝於無貝之才，卻不過家兄情面，只得說道：『你之所以出亡者，原懼西宮讒害之禍。今西宮已沒，其子又殤，該國王除你之外，別無子嗣。况他情辭懇切，殊覺可

憐；而且不惜重費，特於鄰國借請飛車，可見望子甚殷。爾自應急急回去，善爲侍奉，以盡爲子之道，庶不失天倫之情。俟他百年之後，續承藩服，翼戴天朝，這纔是你一生一世的正事。且國王表內多是後悔之語，你縱百般委屈，看了這表，心中也該釋然。朕意已決，不必再奏。今朕封爾爲「文豔王」爵，特賜蟒衣一襲，玉帶一條，可速返本國，下慰臣民之望，上寬爾父之心，卽隨來使去罷。」

若花連連叩首道：「臣蒙聖上天高地厚，破格榮封，雖粉身碎骨，不能仰報萬一。第此時臣國西宮之患雖除，無如族人甚衆，良莠不齊，每每心懷異志，禍起蕭牆，若稍不留神，未有不遭其害。此國中歷來風氣如此，臣知之最悉，故不敢仍返故國。今蒙皇上諄諄勸諭，敢不凜遵。惟是臣離本邦業已二載，當日讀書東宮，既未樹援，此時回國，亦豈另有腹心？勢甚孤而年又稚，安得不時切悚惶？倘蒙格外垂慈，許留宇下，策其犬馬之勞，萬死不悔！如聖意必欲命臣歸國，尙懇別開天地之恩，特派能事宮娥三四人，伴臣數載，使族中無知之徒，知天朝大皇帝有欽差護衛之事，憑藉天威，自可消其異志。俟臣稍能自立，卽敬送欽差還朝。」

如蒙俞允，臣當生生世世，永戴堯天，感且不朽！

武后道：『此事雖易，但朕跟前能事宮娥不過數人，皆朕隨身伺候不可缺的；若使庸懦無能之輩跟隨前去，不獨教他們笑我天朝無人，反與爾事有礙。朕何惜此三四人？無如人才難得，這便怎處？』若花道：『臣意中雖有三人，惟恐冒瀆天顏，不敢妄奏。』

武后道：『這三人是何名姓？都是何等樣人？你且奏來。』若花道：『這三人皆新中才女，殿試俱蒙特取一等。一名枝蘭音，歧舌國人；一名黎紅薇，一名盧紫荳，俱黑齒國人；向在西洋遇難，賴臣寄父林之洋陸續相救，帶至天朝，適值女試，均沐恩榮。此三人文理尚優，遇事謹慎，足可爲臣膀臂。倘蒙聖上俯如所請，勅此三人同去，臣得保全，沒齒難忘。』武后道：『他們既是海外之人，趁此伴你回國，彼此倒覺有益；久後在彼如能相安固妙，即或不然，亦可就近各歸本鄉。』因命近臣宣枝蘭音、黎紅薇、盧紫荳諭話。

登時三人都到丹墀跪下。武后道：『朕命陰若花回他本國，你們本係海外之人，原擬各遣歸國，今因陰若花奏請，特派爾等伴他回去，皆授爲東宮護衛大臣，職有專司，欽承寵命。』

今授爾枝蘭音爲東宮少師學士之職，爾黎紅薇爲東宮少傅學士之職，爾盧紫萱爲東宮少保學士之職，各賜蟒衣一件，玉帶一條，限十日內卽隨來使護送若花回國。倘能竭忠翊贊，俟若花奏到，再沛殊恩。」說罷，命太監把筆硯分賜衆才女，隨卽回宮。

諸臣退出。衆才女來到朝房，寶雲面邀衆人過去用飯。衆人因要謁見孟老師，並同考四位老師，惟恐回來過晚，再三辭謝，卽到各處謁見完畢，各自散了。

閩臣同衆人回至紅文館，剛進總門，只見婉如眼淚汪汪從外面哭至廳房，同衆人坐下。道：「俺們自從若花、蘭音、紅紅、亭亭四位姊姊相聚以來，從無片刻相離，今被無道女兒國王把若花姊姊討去，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今太后又將蘭音、紅紅、亭亭三位姊姊也教跟去，豈不把俺肝肺五臟全都割去！俺要這命何用！與其日後活活想死，倒不如一刀殺了，倒也乾淨！」說著，悲泣不已。衆人無不落淚，若花更是哽咽難止。蘭音、紅紅也都流涕，只有亭亭滿面笑容，心中頗覺得意。

婉如見他這樣，不覺發語道：「俺把你這沒良心的，你看俺們這樣落淚，你不傷心也罷了，爲何反倒滿面笑容？」難道相聚這幾年，你就這樣狠心，毫無依戀麼？大約你因太后封你做了「少保」，你就樂了。幸而是少保，若封做「老保」，還不知怎樣得意哩。俺把你這沒良心的混帳種子！」

亭亭正道：「少保何足爲奇？愚姊志豈在此。我之所以歡喜者，有個緣故。我同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勅旨，伴送若花姊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姊姊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佐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後史冊流芳，豈非千秋佳話？那知婉如妹妹不明此義，只圖目前快聚。你要曉得：再聚幾十年，也不過如此，與若花姊姊有何益處？若說愚姊毫無依戀，我們相聚既久，情投意合，豈不知遠別爲悲？况閨臣妹妹情深義重，尤令人片刻難忘，何忍一旦捨之而去？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且喜尙有十日之限，仍可暢聚痛談。若今日

先已如此，以後十日，豈不都成苦境？

『據我愚見，我們此後既相聚無幾，更宜趁時分外歡聚爲是。此時只算無此一事，暫把「離別」二字置之度外，每日輪流作東，大家盡歡；俟到別時，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場，做個懸崖撒手，庶悲歡不致混雜。而且歡有九日之多，悲不過一時；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縱哭到臨期，也不過一哭而別，試問此十日內有何益處？古人云：「人生行樂耳。」此時離行期尙遠，正當及時行樂，反要傷悲，豈不將好好時光都變成苦海麼？』幾句話，把衆人說的登時眼淚全無，個個稱善。

閩臣道：『我們自從殿試授職之後，連日進朝，尙未吃得慶賀筵席，今日妹子就遠，』
亭亭姊姊之令，先做東道主人。』
婉如道：『明日俺也做個主人。』
閩臣命人預備酒席。
亭亭即將此事寫了家書，託多九公寄去，以安緇氏之心。

只見門上來回國舅過來。若花仍命請到書房，隨即出去相見，道：『阿舅前者回去，走了幾日到家？阿父身上可安？』
國舅道：『我自那日別了賢甥，幸遇順風，走了六日，即到

本國，不意國主因想念賢甥，業已成疾，及至看見回書，更自悲慟不止，再三躊躇，只得備了許多財寶，並表章一道，命我再來天朝，敬獻大皇帝，懇其勅令賢甥還國。惟恐飛車裝了財寶，行走不快，又到周饒借了二車。三車分裝，甚覺輕便，兼遇順風，所以走了五日，即到此地。適閱邸報，知有三位欽差同去。現在我們主僕兩個，連賢甥共計六人，三車還不過重，即使路上多走幾日，這也無妨。因從懷中取出表章底稿遞給花道：『我恐賢甥今日在朝未將此表細看，特將底稿帶來，賢甥細細一看，就知國主悔過想念賢甥的至情了。』說罷，辭去。

若花託多九公分付長班打聽住處，以便過去拜望，隨即進來把底稿給衆人看了，莫不點頭嗟歎。婉如道：『這個稿子，蘭音，紅紅，亭亭三位姊姊都要牢記在心裏，日後若花姊姊做了國王，這些筆墨都是不能免的。』亭亭道：『此表不獨典雅懇切，並且對的字字工穩，若教我們動手，何能有此巧思？豈但我要記熟，只怕你們做詞臣的，更要揣摩哩！』小春道：『姊姊說他對的工穩，只怕「孤雛」對「黨類」，似乎遠些。』亭亭聽了，不覺撲嗤笑。

了一聲。正要開談，只見多九公進來對若花道：「適纔打聽國舅住處，離此甚近，已分付他們套了車了，何不就去一拜？」

若花恩恩去了。

閨臣向陽墨香道：「若花，蘭音，紅紅，亭亭四位姊妹不日就要遠別，聞

得姊妹丹青甚佳，妹子要畫個「長安送別圖」，大家或贈詩贈賦，不拘一格，姊妹可肯留點筆墨傳到數萬里外？也是自古畫師未有的佳話。」大家都道：「如此極妙。」陽墨香道：「妹子雖畫的不好，卻要灑點墨雨替他去壓風濤。少時先畫個稿子，俟姊妹改正定了，我再慢慢去畫，這比不得尋常畫債可以歪着良心隨意塗抹的。」

小春道：「妹子明日也做兩首送別詩，就只寫的不好，只好求書香姊妹替我寫寫。」婉如道：「你求書香姊妹，俺只好託月芳姊妹了。」舜英道：「據我愚見，二位姊妹的詩也託人代做纔好，若要自己做，恐怕還有茅廝那股氣味哩。」

說笑間，若花業已回來。只見管門家人手擎著許多帖子進來道：「卜老爺著人下帖請諸位才女明日午飯，並有早麪，請早些過去。」衆人都將帖子留下，回覆來人明日清晨

過去。

原來寶雲從朝中散後，衆人拜過各位老師，帶著六個妹子回家，見了卜濱，把女兒國進表及賜筆硯各話告訴一遍。卜濱道：『我只當陰若花是女兒國民人，原來卻是一位儲君，那知你們才女榜上，卻有一位國王，三位宮保在內，倒也是段佳話！散朝之後，爲何不將他們邀來？』寶雲道：『大家因謁見孟家姑夫並同考四位伯伯，天已不早，都再三致謝，各自散了。』卜濱道：『也能索性明日備個戲酒，請他們過來。』寶雲道：『戲倒可以不用，只備兩頓飯，我們倒可敘叙。他們都是外省居多，大約早晚也要請假回去，連日雖在一處，因過於拘束，不能暢談，明日這一聚，大家說話還說不清，那裏還能看戲。』

卜濱點點頭，即到外邊分付家人卜彪預備請帖。卜彪道：『這個帖兒從沒備過，請示怎樣寫法？』卜濱笑道：『正是，我倒忘了，還沒告訴你。這個帖兒，只消一個封套，一個紅箋，一個單帖。那帖子首只寫「初九日」，不必寫「候光候叙」的話，下首只寫「某人

拜訂。」那簽子上就照殿試的名次，卽如第一名是史幽探，你把簽子當中寫「史才女」三個大字；旁邊添一行小字，寫「欽取第一等第一名」八個字。其餘都照這樣寫去就是了。」卞彪答應，隨卽下帖，並命看園的各處多備桌椅。

次日清晨，卞濱分付家人備了二十五桌酒席，就在凝翠館擺列。原來這凝翠館對面是個戲臺，兩旁都是丹桂，桂樹之外，周圍山石堆成一道松嶺，四面接連俱是青松翠柏，把這凝翠館團團圍在居中，極其清雅。卞濱每逢做戲筵宴，就在此地起坐，取其寬闊敞亮。若到桂花盛開之時，襯著四圍青翠，那種幽香都從松陰中飛來，尤別有風味，所以又名「松濤桂液之軒」。卞濱命人把這二十五席正面向南，由東至西分做五行擺開，每行五席，每席四坐。正在分派，部中來請議事，因命寶雲在家接待，卽恩恩去了。不多時，家人來報衆才女到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衆美初臨晚芳園

話說卜濱去後，家人來報孟府、蔣府、董府、掌府、呂府諸位小姐到了。

寶雲帶著妹子彩

雲、錦雲、紫雲、香雲、素雲、綠雲連忙迎出。

只見孟蘭芝、孟華芝、孟芸芝、孟芳芝、孟瓊芝、孟瑤芝、

孟紫芝、孟玉芝、蔣春輝、蔣秋輝、蔣星輝、蔣月輝、蔣素輝、蔣麗輝、董寶鈿、董翠鈿、董珠鈿、董花鈿、

董青鈿、掌紅珠、掌乘珠、掌驪珠、掌浦珠、呂堯賞、呂祥賞、呂瑞賞一齊進來，大家見禮。因成氏

夫人偶患頭暈，懶於見客，於是都在廳房坐下。

紫芝道：「前在公主府內，也是我們姊妹三十三個先會面，今日不期而遇，又是如此，據

我看來，只怕還是籤上「前三三後三三」的餘波哩。」

玉芝道：「前日在那裏彈琴，下棋，馬弔，投壺，花湖，十湖狀元籌，障官圍，狠夠頑了，偏偏公

主又要聯韻。及至輪到妹子，又是險韻，想了許多句子，再也壓不穩，那時心裏一急，把點飲食存在心裏，虧得吃了許多普洱茶，這纔好了。前日還虧堯堯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纔免了許多詩。今日寶雲姊姊務要想個好頭的，若再教我搜索枯腸，那真坑死人了。」

只見家人擎着許多名帖進來，原來是紅文館所住的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黎紅薇、盧紫萱、枝蘭音、陰若花、田鳳翽、秦小春、顏紫綃、宋良箴、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舉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日芳、燕紫瓊、張鳳雛、姜麗櫻、易紫菱、薛衡香、姚芷馨、魏紫櫻、尹紅英、章蘭英、邵紅英、戴瓊英、田秀英、錢玉英、田舜英、井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芳春、鄺錦春、鄒婉春、陶秀春、潘麗春、施豔春、柳瑞春、繆瑤釵四十六位才女到了。寶雲方纔迎接進內，接著史幽探、哀萃芳、紀沉魚、言錦心、謝文錦、師蘭言、陳淑媛、白麗娟、國瑞徵、周慶覃、米蘭芬、資耕烟、印巧文、祝題花、鍾繡田、蘇亞蘭、花再芳、宰銀蟾、宰玉蟾、閔蘭孫、畢全貞二十一位才女也都到了。大家見禮，都命丫環到成氏夫人跟前請安道謝。

寶雲把衆人讓到花園，走了幾層庭院，衆人嘖嘖讚美。進了凝翠館，隨便散坐。茶罷，

略敘寒溫，又上了兩道杏酪冰燕湯之類。寶雲道：「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原想見見諸位姊姊，因部裏兩三次來請，立等議事，只好去了。」

孟蘭之道：「聞得妹子叔叔說，連日因劍南平定，會議善後事宜，並有遣使勅封外國等事，所以甚忙，大約都要在部裏住幾天纔能回來，我們趁此倒好暢聚。我家叔叔因擬翠館寬暢，意欲明日在此奉請諸位姊姊聚聚，少刻備帖過去，務必要賞光早降。」史幽探道：「妹子們所送贄見，諸位老師都不肯收，已覺抱歉，反要叨擾，更令人不安。既承老師賜飯，我們自當過來，姊姊千萬不可費事。」蘭芝道：「不過便飯，有何費事？」

寶雲命人調擺桌椅，因向衆才女道：「今日是便飯，不過奉請過來大家聚聚，我們就把早飯用了，也好園中各處走走，說說閒話。」說罷，帶著六個妹子來請史幽探首坐。

幽探連連搖手道：「諸位姊姊，今日在老師府上，非往日可比，可講不得客情。況一同殿試，就是同年，比我年長的，就是我的姊姊，自然該他上坐，比我年幼的，就如我的妹妹，我也不謙，竟自僭他。若必要妹子上坐，那是斷斷不敢遵命。」畢全貞道：「姊姊不要過謙。」

若論坐位，自應仍按名次，既不費事，又省彼此推讓。至於序齒，雖有履歷可查，但此中年歲相同的甚多，若再敍起月分日子的先後，那更費事了。」

幽探道：『今日難得大家相聚，天時甚早，何妨借此敍敍月分，豈不更妙？』紫芝道：

『姊姊要問月分生日，平時閒談，可以問得；若因這個坐位序齒，你想誰肯說比誰大呢？』即如我是十四歲，他也是十四歲，他要問我月分，我直說是臘月的；若再要問我日子，我就說是三十日亥時生的。你想這裏同歲甚多，設或都說臘月三十日亥時生的，難道你還替他分別上四刻下四刻麼？』

幽探笑道：『這紫芝妹妹倒說的有趣。』因又望着衆人道：『諸位姊姊且莫講別人，即如我們，若論年紀，要算全貞再芳兩位姊姊長些，我們若是上坐，卻教兩位年長的坐在末席，這如何使得？不但妹子心裏不安，只怕諸位姊姊也覺不安罷。』畢全貞道：『姊姊，這可論不得年紀！況今日這個坐兒已是久已定就，應該姊姊第一位，誰人敢僭？就是妹子的末席，也是久已就的，姊姊如不信，問再芳姊姊就知道了。』

花再芳道：『正是，我倒忘了，妹子正要告訴諸位姊姊這件奇事。前者部試，我同閩臣、全貞兩位姊姊坐的甚近，一時說說閒話。我說：「今日我們在此相聚，大約到了殿試，我就沒分了。」閩臣姊姊聽了，他暗暗說道：「我要說出來，你們莫怪，將來殿試，你是倒數第二，全貞姊姊是倒數第一。」——他說他是第十一名——那第一的名叫史幽探，第二袁萃芳。」當時我都寫下記了，如今看起來，不但名姓相符，連次序也不錯，這不是一件奇事麼！』

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講！那時榜還未定，倒都曉得！難道閩臣姊姊未卜先知，是位活神仙麼！』紫芝道：『清話真悶死人，不懂是個甚麼講究，這比芸芝姊姊起的課還奇，他不過斷個日子，不像這個連名姓等第都有了。』

寶雲道：『卻是前者殿試，聽見閩臣姊姊奏對，說是因夢命名的，其中必有緣故，倒要請教姊姊談談。』閩臣道：『提起此話，真也奇怪，前日若非先對再芳、全貞二位姊姊說過，只怕今日平空說起，連大家也不信。此話甚長，諸位姊姊請坐，妹子纔好細講。』紫芝道：『好姊姊！你說罷，那裏把脚就站大了！』

閨臣道：「這件異事，卻是妹子因到海外尋親，親目所觀的，今日既要細談，必須起根發由說起，諸位姊姊纔明白。」當日家父因中後被議，未免灰心，想到海外領略山水之奇，借此消遣；適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販貨，於是一同航海，所有經過崇山峻嶺，以及海外各國，處處上去遊玩。乃至貨物賣完，忽然起了風暴，那船隨風逐浪，飄了數日，飄到一座小蓬萊山下。家父因山景甚佳，上去遊玩，誰知竟是一去不歸！」

紫芝道：「妹子記得古人書中所載海外各國都是奇奇怪怪，並且長人其長無比，小人其小無對；還有以土爲食的，又有以魚皮爲衣的；以此看來，飲食衣服，都與我們不同了。既然不同，爲何又買我們貨物？不知當初所賣何物？」閨臣道：「貨物甚多，妹子那裏記得？適聞姊姊所說長人小人之話，我卻想起當日在長人國小人國會賣兩件貨物，卻大獲其利；長人國賣的是酒罈，小人國賣的是蠶繭。」你道爲何帶這兩樣貨物？」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述奇形蠶繭當小帽

談異域酒罈作烟壺

話說閩臣道：『我母舅帶那蠶繭，因素日常患目疾，迎風就要流淚，帶些出去，既可熏洗目疾，又可碰巧發賣。他又最喜飲酒，酒量極大，每到海外，必帶許多紹興酒，即使數年不歸，借此消遣，也就不覺寂寞。所有歷年飲過空罈，隨使擱在艙中，堆積無數。誰知財運亨通，飄到長人國，那酒罈竟大獲其利。嗣後飄到小人國，蠶繭也大獲其利。』

紫芝道：『那個長人國想來都喜吃酒，所以買些罈子好去盛酒。但那蠶繭除洗目疾，用處甚少，他卻買他怎麼？難道那些小人都有迎風流淚的毛病麼？』閩臣笑道：『他們那是爲此？原來那些小人生性最拙，向來衣帽都製造不佳；他因蠶繭織得不薄不厚，最是精緻，所以都買了去，從中分爲兩段，或用綾羅鑲邊，或以針線鎖口，都做爲西瓜皮的小帽兒；

因此纔肯重價買去。」

紫芝道：「這樣小頭小臉，倒有個意思。我不愁別的，我只愁若不釘上兩根帽絆兒，只

用小小一陣風，就吹到「瓜窪國」去了。請教那長人國把酒罈買去又有何用？」閩臣

道：「說來更覺可笑。原來那長人國都喜聞鼻烟，他把酒罈買去，略爲裝演裝演，結個絡兒，盛在裏面，竟是絕好的鼻烟壺兒，並且久而久之，還充作老胚兒，若帶些紅色，就算「窩瓜瓢」兒了。」

紫芝道：「原來他們竟講究鼻烟壺兒，可惜我的「水上飄」同那翡翠壺兒未曾給他看見，他若見了，多多賣他幾兩銀子，也不枉辛辛苦苦盤了幾十年。」

小春道：「姊姊這個「十」字如今還用不着，我替你刪去罷。」紫芝道：「我那壺兒

當日在人家手裏業已盤了多年，及至到我手裏，又盤好幾年，前後湊起來，豈非幾十年麼？這個「十」字是最要緊的，如何倒要刪去？幸虧姊姊未在場裏閱卷，若是這樣粗心浮氣，那裏屈不死人！」

小春道：「姊姊纔說要把壺兒多賣幾兩銀子，原來你頑鼻烟壺兒並非自己要頑，却是借此要圖利的。」紫芝道：「我也並非專心爲此，如有愛上我的，少不得要賺幾個手工錢。」

小春道：「我見姊姊於這鼻烟時刻不離，大約每年單這費用也就不少。」紫芝吐舌道：「這麼老貴的，如何買得！不瞞姊姊說，妹子自從開了這些年，還未買過鼻烟哩！」

小春道：「向來聞的自然都是人送的了？」紫芝道：「有人送我，我到感他大情了。」

因附耳道：「都是「馬扁兒」來的。」小春道：「馬扁兒這個地方卻未到過，不知離此多遠？」婉如道：「馬扁並非地名，姊姊會意錯了，你把兩字湊在一處，就明白了。」

小春想了一想，不覺笑道：「原來鼻烟都是這等來的，倒也雅致，卻也儉樸！但姊姊每日如此狠聞，單靠馬扁兒，如何供應得上，也要買點兒接濟罷。」紫芝道：「因其如此，所以這鼻烟壺兒萬不可不多；諸如瑪瑙，玳瑁，琥珀之類，不獨盤了可落手工錢，又可把他撒出去弄些鼻烟回來。設或一時馬扁兒來的不接濟，少不得也買些「乾銃兒」或「玫瑰露」

勉強敷衍。就只乾銃兒好打噴嚏，玫瑰露好塞鼻子，又花錢，又不好，總不如馬扁兒又省又好。」

小春道：「他們諸位姊姊都要聽聞臣姊姊外國話，我們只顧打岔，未免不近人情，妹子只問問鼻烟高下，就不問了。」紫芝道：「若論鼻烟，第一要細膩爲主，若味道雖好，並不細膩，不爲佳品。其次要有酸味，帶些椒香尤妙。總要一經嗅著，覺得一股清芬，直可透腦，只知其味之美，不見形跡，方是上品。若滿鼻渣滓，縱味道甚佳，亦非好貨。」

小春道：「姊姊，近日馬扁兒不知可有酸的？」我要請教請教。」紫芝從懷中取出一個翡翠壺兒，雙手遞過去。小春慌忙搶進一步，雙手接過來，倒出聞了一聞，只覺其酸無對；登時打了幾個嚏噴，鼻涕眼淚流個不住，不覺皺眉道：「姊姊，爲何如此之酸？」紫芝又附耳道：「這是妹子用「昔酉兒」泡的。」小春道：「昔酉兒是何藥料？」寶幾兩銀一個？我也買兩個。」婉如笑道：「他這昔酉兒也同馬扁兒一樣，都是拆字格。」小春聽了，這纔明白。

紫芝道：『請教閨臣姊姊：這個長人國聞鼻烟，還是偶爾一聞，還是時刻聞呢？』閨臣道：『據說那些貧窮人家，沒錢購買，不過偶爾一聞；至富貴人家，卻是時刻不能離的。』

紫芝道：『不知當日帶去是甚等酒罈？』閨臣道：『聞得是宗女兒酒，其罈可盛八十

餘斤。』紫芝道：『如此說，那長人國聞鼻烟也過於費事了。』閨臣道：『何以見得？』

紫芝道：『他這鼻烟既是時刻不能離的，每日卻教人擡着鼻烟罈子跟在後面，豈不費事？』

閨臣笑道：『原來姊姊還不明白。他所以要烟壺絡子者，原是挂在身邊以圖便易，豈有叫

人扛擡之理？姊姊真小覷長人國了。』紫芝道：『姊姊，這不是長人國聞鼻烟，叫作老虎

聞鼻烟，是沒有的事！』

小春道：『剛纔姊姊還恨長人國未見你的壺兒，你想，他把大酒罈子只算烟壺兒挂在

身邊，姊姊若把那個翡翠的送他，只怕他做鈕子還嫌小哩。』

紫芝道：『難道長人國只買此一物麼？』閨臣道：『那時家父曾帶了許多大花盆，誰

知他們見了，也都重價買去，把盆底圓眼用瑪瑙補整，都做了牛眼小燒酒杯兒。』

寶雲道：『伯伯上山，一去不歸，府上可曾有人去尋訪？』
閩臣道：『後來妹子得知此信，卽同母舅到了小蓬萊。蒙若花姊姊伴我登了此山，尋訪將及半月，忽見迎面有一五色亭子，上書「泣紅亭」三個大字。亭中設一碧玉座，座上豎一白玉碑，兩旁有副對聯，寫的是：「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座上無？」那白玉碑上鐫着一百位才女名姓，原來就是我們今日百人名姓之下，各註鄉貫事蹟人名之後，有一總論，論後有一篆字圖章，鐫着四句，是：「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時遇唐，流布遐荒。」』

紫芝道：『後面兩句，豈非教姊姊流傳海內麼？』
閩臣道：『妹子因此把碑記抄了。後來遇一樵夫，接得父親家信，催我作速回家，卽赴考試，俟中過才女，父女方能會面，因此恩惠回來。』

紫芝道：『姊姊且把碑記取來，大家看看。』
閩臣道：『這個碑記帶回嶺南，不意卻被一個得道白猿竊去。』
寶雲道：『此猿從何而來？』
閩臣道：『此猿乃家父在小蓬萊捉獲，養在船內，婉如妹妹帶到家中，每逢妹子看那碑記，他也在旁觀看。那時妹子曾對他取

笑道：「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不食烟火，雖然有些道理，但這上面事蹟，你何能曉得，卻要觀看？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文人墨士，做爲稗官野史，流傳海內，你既觀看，可能替我建此大功麼？」誰知他聽了，把頭點了兩點，擎著碑記，將身一縱，就不見了，至今杳無下落。」

紫芝道：「偏偏被這猴子偷去，令人可恨，不知那段總論姊姊可還記得？」
閔臣道：「我在船上看過兩遍，此時提起，雖略略記得，恐一時說不明白，必須寫出纔好。」

寶雲隨命丫環設下筆硯。閔臣道聲得罪坐下，寫一句，想一句，幸而大略都還記得，不多時，寫完，隨手又把繆副匾對也寫了。衆人都圍著觀看。紫芝道：「與其大家慢慢傳觀，不如我念給諸位姊姊聽。」於是高聲朗誦，連匾帶對，從頭至尾念了一遍。衆人聽了，個個稱奇。

紫芝道：「據我看來，我們大家倒要留神好好頑，將來這些事，只怕還要傳哩。若在書上傳呢，隨他謔去，我還不怕，我只怕傳到戲上，把我派作三花臉，變了小醜兒，那纔討人嫌哩。」
蘭芝點點頭道：「你只是跟着吵，那個三花臉看來也差不多。」
因向史幽探道：

「姊姊，他這「薄命誰言座上無」一句，是個甚麼意思？難道內中薄命的多麼？」幽探道：「若是多，他何不將「誰」字改做「須」字，「無」字改做「多」字呢？」

寶雲道：「話雖如此，但這對句同那「泣紅亭」三字究竟不佳。」因向師蘭言道：「那論上曾說「師仿蘭言」，明明道著姊姊，其中必有寓意。這幾日我們赴宴，你在那裏登答公主，以及一切言談，莫不深明時務，洞達人情；他這匾對用意，大約姊姊也可參詳大概，何不道其一二？倘竟詳解不差，大家知所趨避，也是一件好事。」師蘭言道：「妹子那能解得仙機？若據對聯兩句細細猜詳，卻有個道理。」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觸舊事神往泣紅亭

聯婚交情深遊翠館

話說師蘭言道：『若據對聯兩句看來，大約薄命是不能免的，似還不至甚多，幸虧「座上」兩字，若把「座」字變成「世」字，那可不好了！據我參詳，要說個個都是福壽雙全，這句話只怕未必，大概總有幾位不足去處。莫講別的，只望望那個泣紅亭的「泣」字，遠不教人鼻酸麼？妹子有句話奉勸，諸位姊姊倒不必因此懷疑。古人說的最好，他道：「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又道：「善惡昭彰，如影隨形。」無論大小事，只憑了這個「理」字做去，對得天地君親，就可俯仰無愧了。

『今日大家在此相聚，總是同年姊妹，非泛泛可比，諸位姊姊若不嫌絮煩，妹子還有幾句話，即如爲人在世，那做人的一切舉止言談，存心處事，其中講究，真無窮盡。若要撮其

大略，妹子看來看去，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規。你道那四句？就是聖人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能依了這個處世，我們閨閣也可算得第一等賢人。這是爲人存心應該如此，不應妄爲的話。

「至於每日應分當行的事，卽如父母尊長跟前，自應和容悅色，侍奉承歡，諸務仰體，曲盡孝道。古來相傳孝女甚多，如女媧緹縈之類，一使景公廢傷槐之刑，一使文帝除肉刑之令，皆能委曲用心，脫父於難。他如木蘭戍邊，以身代父；曹娥投江，終得父屍。他們行爲如此，其平時家庭盡孝之處，可想而知，所以至今名垂不朽。

「至於手足至親跟前，總以和睦爲第一。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苟起一爭端，卽是敗機。如田家那顆紫荆，方纔分家，樹就死了。難道那樹曉得人事，因他分家就要死麼？這不過是那田家一股乖戾之氣，適值發作，恰恰碰在樹上，因此把個好好紫荆先就戾殺。他家其餘房產各物，類如紫荆這樣遭戾氣的，想來也就不少。雖說紫荆會死，房產不會死，要知房產分析，或轉賣他姓，也就如死的一樣了。」

紫芝道：「妹子聞得田家那顆紫荆是他自己要死，以爲警戒田家之意，姊姊怎麼說是戾死的？」蘭言道：「這話錯了。自古至今，分家的也不少，爲何不聞別家有甚樹兒警戒呢？難道那樹死後，曾託夢田家，說他自己要死麼？即使草木有靈，亦決不肯自戕其生，從井救人。我說那樹當時倒想求活，無如他的地主已將頹敗。古人云：『人傑地靈。』人不傑，地安得靈？地不靈，樹又安得而生？總是戾氣先由此樹發作，可爲定論。」

紫芝道：「怎麼別人分家沒見戾死過樹木？難道別家就無戾氣麼？」蘭言道：「戾死樹木，也是適逢其會；別家雖無其事，但那戾氣無影無形，先從那件發作頹敗，惟有他家自己曉得，人又何得而知？後來田家因不分家，那顆紫荆又活轉來，豈不是『和氣致祥』的明驗麼？諸位姊姊，剛纔妹子所說侍奉承歡，至親和睦，這都是人之根本第一要緊的。其餘如待奴僕宜從寬厚，飲食衣服俱要節儉，見了人家窮困的儘力周濟他，見了人家患難的設法拯救他，如果人能件件依著這樣行去，所謂人事已盡，至於『薄命誰言座上無』那句話，只好聽之天命。若任性妄爲，致遭天譴，那是『自作孽不可活』，就怨不得人了。」衆

人聽了，都道：「姊姊這話真是金石之言。」

錦雲道：「以顏子而論，何至妄爲，不知他獲何愆而至於天？」蘭言道：「他如果獲愆，那是應分該天的，夫子又哭他怎麼？」就同歎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個意思，因其不應天而天，所以纔哭之慟了。固云命也，然以人情而論，豈能自己！卽如他這論上「泣」字，自然也是當泣纔泣的，我們那裏曉得？」

錦雲望着衆人笑道：「蘭言姊姊的話，總要駁駁他纔有趣。剛纔他說『善惡昭彰，如影隨形』，我要拏王充論衡『福虛禍虛』的話去駁他，看他怎麼說。」蘭言道：「我講的是正理，王充扯的是邪理，所謂邪不能侵正，就讓王充覲面，我也講得他過。况那論衡書上甚至闢到問孔刺孟，無所忌憚，其餘又何必談他？還有一說，若謂陰騭文『善惡報應』是迂腐之論，那左傳說的『吉凶由人』，又道『人棄常則妖興』這幾句，不是善惡昭彰明證麼？卽如易經說的『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經說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些話，難道不是聖人說的麼？近世所傳聖經，那墳典諸書，久經

漸滅無存，惟這易經書經最古，要說這個也是迂話，那就難了。」

錦雲笑道：「設或王充竟是這樣駁你，你却何以對答？」蘭言道：「他果如此，我就不

同他談了。」錦雲道：「敢是你辭窮麼？」蘭言道：「並非辭窮。我記得家語同那大戴

禮都說「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聖人既是衆人之長，他的話定有識見，自然不錯，

衆人自應從他爲是。况師曠言「鳳鸞鸞舉，百鳥從之。」鳳爲禽之長，所以衆鳥都去從他。

你想，畜類尚且知有尊長，何況於人？妹子不去答他者，因他既以聖人爲非，自然不是我們

保蟲一類，他自另有介蟲或毛蟲另歸一類，我又何必費唇費舌去理他？」這一番話，說得

衆人齊聲稱快。錦雲道：「若非擎王充去駁他，你們那裏聽這妙論！」

紫芝扶著茶兒望史幽探哀萃芳道：「二位姊姊，你們可記得那論上說的「以史幽探

哀萃芳冠首者」那句話麼？這個坐位已是註定的，不必謙讓了。請坐罷，我們腿都站酸

了。早些喫了飯，還要痛頑哩。」幽探道：「既是久已註定，我們姊妹更該親熱序齒纔是。

况且卽或我同萃芳姊姊坐了首席二席，只怕沉魚錦心兩位姊姊也不肯就坐三席四席

罷？」

哀萃芳紀沉魚道：「我們謙讓的話也不必再說，如果寶雲……七位姊姊，同蘭芝……

八位姊姊，也照中式名次坐了，我們無不遵命。」蘭芝道：「諸位姊姊要教寶雲……七位

姊姊也按名次坐，他是主人，安有此理？這是苦他所難了。至愚姊妹在舅舅家裏，既不能

僭客，又是奉命陪客的，如四位姊姊坐過，自然該是文錦蘭言諸位姊姊，何必再讓？」謝文

錦道：「這可使不得，妹子年紀甚輕，若這樣坐了，豈不教別位姊姊見怪麼？」

蔣春輝道：「諸位姊姊，看來這坐兒也難讓，妹子有個愚見：莫若除了主人，一既是蘭芝

……八位姊姊在母舅府上不肯僭客，索性也除了，共除一十五位——餘者拈鬮何如？並且

不論上下，就以東北第一坐拈起，至西南主席上一位為末席，鬮兒雖按次序，坐位仍無上下，

不然，要論席面，又要許多分派，諸位姊姊以為何如？」衆人都道：「如此甚妙。」

寶雲明知難讓，只好依著衆人。拈過之後，卻是陰若花第一，唐圍臣居末。婉如道：

「你看連這鬮兒也來湊趣，若花姊姊本是女兒國儲君，自應該他首坐，恰恰就拈了第一。」

紫芝道：「閨臣姊妹拈在末席，怎講呢？」婉如道：「閨臣姊妹拈在末席，就如總結一句的意思，言在坐一百人，無非都是唐朝閨中之臣……」紫芝不等說完，連忙搖手道：「姊姊留神，莫教人聽見，把舌頭割去，那纔是個累呢！」

說話間，大家挨次坐了。

綠雲道：「閨臣姊妹爲何眼圈通紅，只管滴淚？這是何意？」

莫非拈了末席，心中委屈麼？」閨臣忙把眼淚揩了道：「妹子何嘗落淚？剛纔被風吹了，所以如此。」原來閨臣因大家談論泣紅亭之事，觸動思親之心，不覺酸鼻滴淚，恨不能立時飛到小蓬萊見見父親，纔趁心願；正在傷悲，忽被綠雲看見，忙用言詞遮飾，衆人也就忽略了。

若花道：「幽探阿姊，妹子有句話說：我們都是同門而兼同年，大家理應親熱，不該客氣纔是。」况異姓姊妹相聚，百人之多，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佳話。剛纔諸位阿姊都不肯上坐，也不過因姊妹相聚，那裏論得客套；所以此刻按圖而坐，無分上下，甚是親熱之中更加親熱。但既如此，還要阿姊向寶雲諸位姊妹說聲：送酒上菜，一切繁文，也都免了纔更見親熱哩。」

史幽探道：「姊姊所言極是。」於是大家都向寶雲姊妹說過。

不多時，丫環送了酒，又上了幾道菜。紫芝叫道：「若花姊姊！你說異姓姊妹相聚，自

人之多，是古今有一無二的，這話我就不信！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難道自古至今就只我們

聚過？這話不要說滿了！」掌紅珠道：「若花姊姊這話並非無稽之談，妹妹不妨去查，無

論古今正史野史，以及說部之類，如能指出姊妹百人相聚的，愚姊情願就在對面戲臺罰戲

三本。」紫芝道：「我不信，我要查不出也罰三本。」衆人道：「好了！無論那位輸贏，我

們總有戲看了！」

紫芝想了半日，因走至下濱五車樓上把各種書籍繙了一陣，那裏有個影兒，只得掃興

而回。蔣春輝道：「妹妹，我勸你不必查了，認個輸罷，莫講百十人，就是打個對折也少的。

——我倒有哩，不但百十人，就是二三百人我也找得出，你如請我三本戲，我就告訴你。」

紫芝道：「與其請你三本戲，倒不如認輸了。——也罷，我就請你，你說出大家聽聽學個乖，也

是好的。只怕未必有百十姊妹聚在一處，也未必有個憑據罷！」

春輝向若花道：『妹子同紫芝妹妹說頑話，姊姊莫要多心。』因又向紫芝道：『如何沒憑據？我們本朝那部西遊記可是有的？西遊記上女兒國可是有的？你到女兒國濟樓戲館去看，只怕異姓姊妹聚在一處的，還成千論萬哩。』紫芝道：『姊姊，我也不說，只教你自己想想這幾句話可值得三本戲？』春輝道：『若說這個不值，你就展我一年限，等我也去竊出一部書來，那就有。』說的衆人都笑。

少刻，用過麪。寶雲道：『妹子恐諸位姊姊用不慣旱酒，不敢多敬，只好晚飯多敬幾杯罷。』說着，一齊茶罷出席。彩雲道：『妹子在前引路，請諸位姊姊到園中游玩游玩。』大家都跟着散步閒行。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七
十
一
回

第七十二回

古桐臺五美撫瑤琴

白芷亭八女寫春扇

話說衆才女都到園中閒步，只見各處花光笑日，蝶意依人，四壁廂嬌紅姹紫，應接不暇；剛過了小橋曲水，又見些茂林修竹；步過幾層庭院，到了古桐臺。錦雲道：「諸位姊姊莫走乏了，請到臺上歇歇吃杯茶罷。」衆人道：「如此甚好。」都進了古桐臺。

這平臺是五間敞簷，兩旁數間涼閣，庭中青桐無數，壁上懸着幾張古琴。紫芝道：「我纔看見這琴，忽然想起前在公主府，只顧外面看紫瓊紫菱二位姊姊下棋，後來纔知堯莫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可惜妹子未得聽見。我想當日伏羲削桐爲琴，後來堯舜都作過五絃琴，今二位姊姊香名皆取「堯」字，可見此道必精。妹子意欲求教，不知可肯賞臉？」井堯春道：「妹子這個名字，叫做有名無實，那裏及得堯莫姊姊彈的幽雅。他纔名實

相稱哩。」呂堯賁道：「姊姊不必過謙，妹子前日原是勉強奉陪，今既高興，自然還要現醜。但舜英姊姊前在公主府因天晚未及領教，聞得瑤芝姊姊背後極讚指法甚精，今日定要求教。」田舜英道：「不瞞姊姊說，彈是會彈兩曲，就只連年弄這詩賦，把他就荒疎了，所謂三日不彈，手生荊棘，設或彈的不好，休要見笑。」

寶雲道：「瑤芝妹妹，前日業已讓你躲懶，今日遇見知音，還不替我陪客麼？」瑤芝道：「妹子正要叨教，怎敢躲懶！但琴主人不來陪客，未免荒唐。」素雲聽了，忙把兩手伸出道：「好姊姊，我並非躲懶，你看這兩手指甲若剪去，豈不可惜？況有四位儘夠一彈，何必定要妹子？」瑤芝也把手伸出道：「這兩年因要應試，無暇及此，那個不是一手長指甲？你是主人既怕剪，我更樂得不剪了。」紫芝道：「你們二位姊姊不彈，豈不把「瑤琴」一素琴」兩個好名色埋沒了？」瑤芝姊姊既肯陪客，素雲姊姊，你是主人，何能推脫？」

素雲無奈，只得命丫環把剪子取來。寶雲命人擺了琴桌，又焚了幾爐好香。紫芝道：「五位姊姊！香都上了，快把脚修好，請登壇罷！」素雲道：「我同舜英姊姊，你罵一句也

罷了，難道你家瑤芝姊姊你也罵麼？」紫芝道：「妹子何嘗罵人？」素雲道：「我們三人在此剪指甲，你說把脚修好，豈非罵麼？」紫芝道：「原來姊姊聽錯了。我說把甲修好，並非把脚修好。甲者，指甲之謂也。」姊姊奈何疑到我的腰中乎？」素雲道：「好！這句罵的更好！我看你咬文嚼字的，太把科甲擺在臉上了！」

堯春道：「我們現在共有五人，若每人各彈一套，須半天工夫，豈不誤了遊玩？」此處琴既現成，莫若大家竟將半沙一套合彈，四位姊姊以爲何如？」四人都道：「甚好。」歸了坐，慢慢把絃調了。丫環送上茶來。衆人茶罷，也有站的，也有坐的，聽他五人彈的真是聲清韻雅，山虛水深，兼之五琴齊奏，彩雲欲停，那些聽琴的姊妹也都覺得驚鴻照影，長袖臨風，個個有凌雲欲仙之意，都道：「從未聽過五琴合彈，倒也有趣。」師蘭言道：「這可算得「絕調」了。」言錦心道：「五位姊姊這琴是撫的極妙，不必說了；我不喜別的，只喜蘭言姊姊這「絕調」二字，真可抵得嵇叔夜的一篇琴賦；任你怎樣讚他撫的好，彈的妙，總不如這兩字批的簡潔。」

大家出了古桐臺，又往別處遊玩。紫芝道：「我不喜別的，難得五個人竟會一齊住。」因向井堯春道：「剛纔五位姊姊彈過琴，此刻該弄五管笛兒吹吹，諱不缺典哩。」堯春道：「此話怎講？」紫芝道：「姊姊豈不聞俗語說的「牧童橫騎牛背上，短笛無腔信口吹」？五位姊姊彈過琴，如今都變作牧童，難道不該弄個笛子頑頑麼？」衆人都笑道：「紫芝姊姊好罵。」

說話間，又遊幾處。行到一帶柳陰之下，桃杏已殘，四面田中尙存許多菜花；並有幾個莊農老叟在那裏，也有打水澆菜的，也有牽牛耕田的；又有好些豬羊鷄鴨點綴那芳草落花，倒像鄉村光景。哀萃芳道：「此地怎麼又有莊戶人家？」寶雲道：「這非鄉莊，是我家一個菜園。當日家父因家中人口衆多，每日菜蔬用的不少，就在此處買下這塊地作爲菜園，並養些牲畜。每年滋生甚多，除家裏取用之外，所餘瓜果以及牛馬豬羊之類，都變了價，以二分賞給管園的，其餘八分慢慢積攢起來，不上十年，就起造這座花園。」

只見了環來請諸位才女到白茺亭吃點心。史幽探道：「方纔用麪，那裏吃得下？」

謝文錦道：「此亭既以「白茺」爲名，其中牡丹想來必盛，喫點心還在其次，何不前去看看牡丹？」寶雲道：「牡丹雖不甚多，各色湊起來也有四五百株，還可看得。」不多時，過了海棠社，穿過桂花廳，由蓮花塘過去，到了白茺亭。只見姚黃魏紫，爛漫爭妍。正是：

本來天上神仙侶。

偶看人間富貴花。

紫芝道：「此處牡丹雖佳，未免有些犯諱。」紀沉魚道：「何以見得？」紫芝道：「牡丹人都叫作「花王」，若花姊姊是候補女兒國王，這「花王」二字，豈不犯諱麼？」

一齊進了亭子，只見燕紫瓊同易紫菱在裏面着棋，卜香雲同姚芷馨在旁觀陣。史幽探道：「原來四位姊姊卻在此手談，怪不得半日不曾見面。」四人連忙立起讓坐。衆丫環把點心預備，大家隨便坐下，一面吃點心，一面賞牡丹。把點心用過，錦雲意欲邀着到芍藥軒海棠社各處去頑，衆人因見亭內四壁懸着許多字畫，收拾的十分精緻，都不肯就走，分着這裏一攢，那裏一夥，圍着觀看。

寶雲道：「素日華芝妹妹同彩雲妹妹評論此處字畫每每爭論，今日放着書香文錦兩位姊姊乃欽定的書家，為何倒不請教呢？」華芝道：「卻是前日赴宴，太后極讚他二位書法，妹子久已預備今日要來求教。」說着，從袖中取出兩把春扇，遞給書香文錦道：「拜煩二位姊姊替妹子寫寫！」

林書香道：「不是妹子故做謙詞，其實寫的不好，前日不知怎樣合了聖意。這不過偶爾微倖，姊姊若以書家看待，那就錯了。」謝文錦道：「妹子的字，那裏及得巧文姊姊？」歲那試，巧文姊姊是第一，他的書法，誰人不讚。那求寫對聯的也不知多少。誰知今年殿試，妹子倒在前列，真是慚愧！」

印巧文道：「去年那考，那不過一時微倖，豈能做得定準。至求寫對聯的，不過因我們聞中字外面甚少，叫作「物以罕為貴」，其實算得甚麼！前者殿試字既不好，偏又坐的地方甚暗，兼之詩賦又不佳，能設微倖，不致名列四……」因轉口道：「不致落第，已算萬幸，怎麼還說抱屈呢！」

花再芳道：「據我看來，就是取在一等，也不過是個才女，難道還比人多個鼻子眼睛麼？」
閔蘭蓀道：「就是四等，也不見得有什麼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去處！」
寶雲望着芸芝芳芝遞個眼色，二人會意，連忙望着再芳蘭蓀道：「那邊芍藥開的甚佳，我們同二位姊姊看芍藥去。」拉着二人去了。

這裏寶雲命人取了兩盒扇子，就在亭中設了筆硯，託書香、文錦、巧文三人替他寫。
彩雲也取三把扇子，一把遞給褚月芳，一把遞給鍾繡田，一把遞給顏紫綃。剛要說話，紫綃笑道：「怎麼又要姊姊費心送咱扇子？」
彩雲道：「姊姊休得取笑，我是求教的，拜懇三位姊姊都替妹子寫寫。」

月芳道：「妹子的字，如何寫得扇？」這是姊姊安心要遭蹋扇子了。
鍾繡田道：「此時坐中善書的甚多，何苦卻要妹子出醜？」
顏紫綃道：「咱妹子向來又無善書的名兒，爲何卻要見委，倒要請教？」
彩雲道：「三位姊姊都不要過謙，若論書法，大約本朝也無高過三位府上了。」
月芳姊姊府上千字文，繡田姊姊府上靈飛經，紫綃姊姊府上多寶塔。這

是誰人不知？豈非家傳？還要謙麼？」

月芳同繡田道：『我家祖父雖都有點微名，我們何能及得萬分之一？』既是姊姊諄諄見委，須先說明：『可是姊姊教我們寫的？』紫芝在旁道：『不妨，你們只管寫，如寫壞了，我來拜領。』我還要請問彩雲姊姊：『方纔所說褚府千字文，鍾府靈飛經，那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必說了；至於顏府這多寶塔，不知是誰的大筆？』妹子卻未見過。彩雲笑道：『妹妹莫忙，再遲幾十年，少不得就要出世。』

顏紫綃道：『咱家多寶塔還未出世，姊姊卻要咱寫，豈非苦人所難麼？莫若咱去託人替你畫畫，何如？』彩雲道：『如此更妙。』紫綃擎着扇子向陽墨香道：『姊姊替咱畫畫罷！』墨香道：『妹子何嘗會畫？』紫綃笑道：『姊姊好記性！昨日所說「長安送別圖」，你倒忘了！』墨香道：『呸！原來你是曉得的！我也要預先說明，如畫壞了，可要姊姊賠他扇子。』

此時衆丫環各處擺了許多筆硯。墨香把扇子接過道：『此時顏料不便，只好畫個墨

筆罷。」
彩雲道：「我家錦雲妹妹向來最喜學畫，顏料倒是現成，並且碟子碗兒多的狠哩。」
錦雲道：「我已教人取去了。」

不多時，丫環把顏料碟子取來，擺了一桌，却是無一不備。墨香調了顏色，提起筆來畫了許多竹子，衆人在旁看着，個個道好。墨香道：「諸位姊姊且慢讚好。去年妹子郡考，聞得本處有好幾位姊姊都撇的好蘭畫的好畫，可惜名姓我都忘了；今日座中同鄉人卻有，但不知那位會畫？」

彩雲道：「難道姊姊這樣善忘，連一個也想不出？」墨香停着筆，猛然想起道：「我還記得一位姓祝的，不知可是題花姊姊？」祝題花在旁笑道：「不是。」紫芝道：「衆位姊姊莫信他，他一定會畫；他若不會，爲什麼帶着笑說哩？」這笑的必定有因。」說罷，同寶雲要了一把扇子夾他畫。

題花接了扇子道：「紫芝妹妹倒說的好！難道不教我笑着說，却教我裝個鬼臉兒罷？妹妹且莫忙，我問你可喜畫個絕妙美人？」紫芝道：「除了別人，如不歡喜美人，你只管

罵。」題花道：「既如此，爲何放着我家麗娟表妹倒不請教呢？你只看他尊名，就知他美人畫的如何。前日我在公主跟前要保舉他，他再三懇我，所以未說，今日可脫不掉了。」

白麗娟道：「妹子名字固與「美人」二字相合，難道姊姊的花卉也不與尊名「題花」二字相合麼？豈但姊姊，就是銀蟾姊姊草蟲，鳳雛姊姊禽鳥，蕙芳姊姊蘭花，也未有不與本名相合，若論本鄉閩秀，都可算得獨步了。」譚蕙芳道：「妹子的蘭花，那纔混鬧哩，從未經人指教，不過自己一點假聰明，豈能入得資鑒？」張鳳雛道：「妹子的翎毛，更是無師之傳，隨筆亂畫，算得甚麼！」辛銀蟾道：「要拏妹子的草蟲也算畫，真是慚愧，姊姊何苦把我也拉出來！」

只見錦雲又命丫環取了許多畫碟擺在各桌。紫芝把寶雲盒內扇子取出四把道：「四位姊姊莫謙了，都替妹子畫畫罷，題花姊姊在那裏倒要畫完了。」大家只得各接一把分著畫去。

這邊林書香因閩臣提起當日曾見紅紅亭亭寫的女誠璇璞圖甚好，同寶雲要了兩把

扇子託他二人寫。紅紅道：「當日妹子寫那扇子，因迫於先生之命，這種筆墨，豈可入得姊姊法眼？」亭亭道：「沒奈何，我們只好『班門弄斧。』」綠雲也拏一把扇子遞給顏紫綃道：「剛纔彩雲姊姊託你寫扇子，你却轉託別人替你畫，如今妹子這把扇子可要賞臉了。」紫綃只得接了，同紅紅亭亭一桌寫去。

紫芝走到圍棋那桌，只見燕紫瓊同易紫菱對著，手拈冷玉，息氣凝神；卜香雲同姚芷馨靜悄悄的在旁觀陣。紫芝道：「原來四位姊姊却在這裏下棋，今日這琴棋書畫倒也全了。就只紫瓊紫菱二位姊姊特把芷馨香雲兩個姊姊拉來觀陣，未免取巧。」紫瓊一面下棋，一面問道：「爲何取巧？」紫芝道：「芷馨姊姊是「馨」，香雲姊姊是「香」，既有馨香在跟前，就如點了安息香一般，卽或下個臭著兒，也就不致薰人，若不如此，此地還坐得住麼？」易紫菱聽了，不覺好笑。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七
十
二
回

第七十三回

看圍棋姚姝談弈譜

觀馬弔孟女講牌經

話說易紫菱笑道：『這紫芝妹妹真會取笑，怪不得公主說你淘氣。』紫芝道：『芷馨姊姊既喜觀陣，自然也是高棋了？』姚芷馨道：『不瞞姊姊說，妹子向在外洋，除養蠶紡機之外，惟有打譜，或同蘅香姊姊下棋，雖說會下，就只駛些，每日至少也下百十盤。』

香雲道：『就是隨手亂丟，一日也不能這些盤。』芷馨道：『我們這棋叫作「跑棋」，彼此飛忙亂趕，所以最快。』香雲道：『依我說，姊姊既要下棋，到底還要慢些。譜上說的「多算勝，少算不勝」，如果細細下去，自然有個好著兒；若一味圖快，不但不能高，只怕越下越低。俗語說的好，「快棋慢馬弔，縱高也不妙。」圍棋犯了這個快字，最是大毛病。』

紫瓊道：『時常打打譜，再講究講究，略得幾分意思，你教他快，他也不能，所以這譜是不

可少的。」芷馨道：「妹子打的譜都是「雙飛燕」，「倒垂蓮」，「鎮神頭」，「大壓樑」之類，再找不着「小鐵網」在那譜上。」香雲道：「倒像甚的武庫有這式子，你問他怎麼？」

芷馨道：「妹子下棋有個毛病，最喜投個「小鐵網」，誰知投進去，再也出不來；及至巴結結活一小塊，那外勢全都失了。去年回到家鄉，時常下棋解悶，那些親戚姊妹都知妹子這個脾氣，每逢下棋，他們就支起「小鐵網」。妹子原知投不得，無如到了那時，不自由就投進去；因此他們替妹子取個外號，叫做「小鐵網」。姊姊如有此譜，給妹子看看，將來回去，好去破他。」

紫菱道：「妹子當日也時常打譜，後來因喫過大虧，如今也不打了。」紫之道：「怎麼打譜倒會吃虧呢？」紫菱道：「說起來倒也好笑。我在家鄉一日也是同親戚姊妹下棋，下未數著，竟碰到譜上一個套子。那時妹子因這式子變著兒全都記得，不覺暗暗歡喜，以為必能取勝。下來下去，不意到了要緊關頭，他卻沉思半晌，忽然把譜變了，所下的著兒，都是譜上未有的。我甚覺茫然，不知怎樣應法纔好。一時發了慌，隨便應了幾着，轉眼間，連前

帶後共總半盤，被他喫的乾乾淨淨。」

紫芝道：「姊姊那時心裏發慌，所下之棋，自然是個亂的。那幾個臭著兒被他吃去，倒

也無關緊要；我不可惜別的，只可惜起初幾個好譜著兒，也被他吃去，真真委屈。所以妹子

常說，爲人在世，總是本來面目最好。卽如姊姊這盤棋，起初下時，若不弄巧鬧什麼套子，就

照自己平素着兒下去，想來也不致吃個罄淨。就如人家做文，往往竊取陳編，攘爲己有，惟

恐別人看出，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雜七雜八，強爲貫串，以爲掩人耳目；那知他這文，就如好

好一人，渾身錦繡綾羅，頭上卻戴的是草帽，腳上卻穿的是草鞋，所以反覺其醜。如把草帽

草鞋放在粗衣淡服之人身上，又何嘗有什麼醜處。可見裝點造作總難遮人耳目。」

只見素雲同井堯春走來，望一望道：「我這紫芝妹妹話匣子要開了，有半天說哩，我們

還是彈琴去罷。」堯春道：「如此甚好，但此地過於熱鬧，我們須找靜些地方纔好。」於

是約了呂堯冀、田舜英、孟瑤芝，仍到古桐臺去。適值陰若花、田秀英從海棠社走來，堯春素

聞二人彈得一手好琴，攜了二人一同來到古桐臺。

七個人彈琴的彈琴，講究指法的講究指法，正在說笑，只見紫芝也走來。井堯春道：

「妹妹那段草帽講完麼？」紫芝道：「那話不過隨嘴亂說，長也由得我，短也由得我，比不得諸位姊姊撫琴，定要整套彈完纔歇哩。」

呂堯賞道：「妹妹將來何不學學？如學會了，到那風清月朗時候，遇見知音，大家彈彈，倒是最能養心，最可解悶的；在我們閨中，真可算得良朋益友，就是獨自一人，只要有了他，也可消遣的。」紫芝道：「正是。剛纔妹子聽你們五琴合彈，到得末後正在熱鬧之際，猛然鴉雀無聲，恰恰一齊住了，實在難得，我至今還是佩服。」瑤芝笑道：「諸位姊姊，你說紫芝妹妹這話可是外行不是外行？他且不講人家撫的好，只說五個人難得一齊住，也不想想人家既會彈，難道連個彈完還不知道麼？」

紫芝道：「妹子也曾學過，無奈學了兩天，泛音總是啞的，因此不甚高興。往常瑤芝姊姊同素雲姊姊彈時，我去問問，他們總不肯細心教我，說我性子過急，難以學會，我實不服。

請教這個泛音究竟怎樣纔響？」秀英道：「若論泛音，也沒甚難處。妹妹如要學時，記定

左手按絃，不可過重，亦不可太輕，要如蜻蜓點水一般，再無不妙。其所以聲啞者，皆因按時過重；若失之過輕，又不成爲泛音。「蜻蜓點水」四字，卻是泛音要訣。」

紫芝道：「泛音既有如此妙論，爲何譜上都無此說？他卻秘而不宣，是個什麼意思？」

瑤芝道：「他那譜上單論八法，儘夠一講，那還說到這個！況且他又怎能曉得有人把個泛音算做難事呢？」

田舜英道：「妹妹要學泛音，也不用別法，每日調了絃，你且莫彈整套，只將蜻蜓點水四字記定，輕輕按絃，彈那「仙翁」兩字，彈過來也是「仙翁仙翁」，彈過去也是「仙翁仙翁」，如此彈去，不過一兩日再無不會的。」若花道：「阿妹把泛音會了，其餘八法如「擘」「托」「勾」「踢」「抹」「挑」「摘」「打」之類，初學時倒像頭緒紛紜，及至略略習學，就可領略，更是不足道的。」

紫芝道：「還有幾句歌訣，這兩年沒去弄他，我倒忘了，不知共有幾句？」秀英道：「歌

訣雖有八句，第一卻是一彈欲斷絃方入妙，按合入木始爲奇。這兩句是要緊的。此訣凡譜皆有，你細細揣摩，自能得其大意。」

紫芝道：「姊姊，你說泛音要如蜻蜓點水一般，我要請姊姊彈個樣兒，我也好彈。」秀英隨即按着絃，「仙翁仙翁」彈了一陣。紫芝也按着絃彈了幾聲，誰知按不得法，仍是聲音不覺着急道：「秀英姊姊，莫是這絃也有嘴唇能？」你們按的得法，按了他的眼，所以有聲；我按的不得法，按了他的嘴，所以啞了。只好懇那位姊姊，要像先生教學生寫字樣子，用個「把筆法」兒把把我纔好。」

瑤芝道：「不知六位姊姊當日學時可有這個把法。真是學個琴兒也是古怪的。」若花笑道：「阿妹過來，我來把你。」於是把着紫芝兩手，又彈一陣「仙翁」。把了多時，紫芝道：「我會了。」若花把手放開，隨他自彈，果然彈的竟成泛音。紫芝道：「你們且彈我去就來。」

說罷，來到白菴亭，向紫雲道：「他們寫字的寫字，畫畫的畫畫，下棋的下棋，彈琴的彈琴，我們也想什麼頑的纔好？不然，這許多姊姊不要悶氣麼？」紫雲道：「今日人多，據我主意，須分幾樣頑法。莫若我們挨着問問，先派幾桌雙陸，馬吊，再派幾桌花湖，象棋，餘者或投壺，鞦韆，拋毬，甚至鬥草，垂釣，無所不可。如不喜頑的，或做詩聯句，悉聽其便。你道如何？」綠雲在旁點頭道：「姊姊所論極是，不如此，也分派不開，也不足盡興。」隨命丫環預備調擺。

紫雲向蔣春輝、董青鈿道：「這件事必須二位姊姊同我們挨着問問，分派分派；不然，再也分派不開。」蔣春輝道：「如今弄的滿眼都是人，也不知除了他們琴棋書畫，還剩幾位姊姊？」

紫芝道：「這個妹子都記得，等我數給你聽：那彈琴的是堯春，堯蓂，舜英，若花，秀英，瑤芝，素雲七位姊姊；那下圍棋的是紫瓊，紫菱，芷馨，香雲四位姊姊；那寫扇子的的是書香，文錦，巧文，月芳，繡田，紫綃，紅紅，亭亭八位姊姊；那畫扇子的的是墨香，題花，麗娟，銀蟾，鳳雛，蕙芳六位姊姊。」

共計二十五位。下存七十五位，再除大解小解二十五位，實存五十位。」說的衆人不覺好笑。

寶雲道：「紫芝妹妹真好記性！至於那處那幾位，我原都曉得，你要教我一位一位念他名姓，這個實實不能。今日全仗妹妹替我各處照應照應，此時也不知都在此處，也不知有到別處去的，弄的糊裏糊塗，這纔叫做慢客哩。」

當時蔣春輝同衆人分了馬弔一桌，雙陸一桌，象棋一桌，花湖一桌，十湖一桌。餘者或投壺，鬥草，拋毬，鞦韆之類，也分了幾處。還有不喜頑的，或吟詩猜謎，垂釣清談，各聽其便。登時都在文杏閣，凝翠館，芍藥軒，海棠社，桂花廳，百樂園分在幾處坐了。

寶雲道：「紫芝妹妹記性又好，走路又靈便，今日衆姊妹或在這裏，或在那裏，惟恐照應不周，未免慢客，務必拜託妹妹替我挨着時常看看。若丫環老媽躲懶，缺了茶水，千萬告訴我。」因把脚揚一揚道：「一連跑了五天，偏偏今日他又疼了。」紫芝道：「我勸姊妹，就是四寸也將就看得過了，何必定要三寸，以致纏的走不動，這纔罷了。」

董青鈿道：「他是我們老姊姊，你也要刻薄他！剛纔寶雲姊姊說你記性好，我今日同你賭個東道：少時你到各處挨着看看衆姊姊共分幾處，某處幾人，共若干人，除了琴棋書畫，其餘如說的絲毫不錯，那纔算得好記性，我情願將手上這副翡翠鐲送你；你若說錯，就把翡翠壺兒送我。不知你可敢賭？」紫芝道：「原來你倒看上我的鼻烟壺兒，既如此，寶雲姊姊做個中人，我就賭這東道。」寶雲道：「罷！罷！罷！我不做中人，省得臨期反悔，同你們啣氣。」

題花笑道：「妹子最喜做中人，希圖落點中資，爲什麼不來託我？」二人道：「如此甚好，就託姊姊做中人。」題花道：「你們二位把賭的東西放在我處，我纔放心哩。」青鈿隨即把鐲子交代了。紫芝也把煙壺遞給題花道：「姊姊切莫把煙偷吃完了，近來像這酸味的少的很哩。」題花笑道：「不妨，如吃完了，我有「昔酉兒」。」紫芝道：「怎麼姊姊還未出閣，預先倒喜吃昔酉兒了？」題花聽了，把筆放下，舉著扇子起來要打。

紫芝飛忙跑開，來到文杏閣，只見師蘭言、章蘭英、蔡蘭芳、枝蘭音四人在那裏要打馬吊，旁邊是宰玉蟾、錢玉英、孟玉芝觀局。大家搬了坐，蔡蘭芳道：「紫芝姊姊何不打兩吊？」紫芝道：「妹子今日受了主人之託，要替他照應客，所以不能奉陪。我看你們鬥兩牌，還要到別處去哩。」

章蘭英道：「請教蘭言姊姊，我們打古譜呢，還是打時譜？還是三花落盡，十字變爲熟門，還是百子上桌，十字就算熟門呢？」師蘭言道：「要打，自然時譜簡便。至於百子上桌，十字就算熟門，未免過野，這是譜上未有的。若照這樣打法，那「鯽魚背」式樣也可廢了。」

宰玉蟾道：「正是，妹子聞得「鯽魚背」有個譜兒，不知各家是怎樣幾張？」紫芝道：「我記得椿家是紅萬九，六萬六，索，餘皆十字餅子；四八之家，百子九餅，一萬一索，三萬三索，七萬七索，么五九家，九萬九索，五萬五索，餘皆十字；二六之家，一張空堂，四張餅子，三張十字，二索當面，四肩在底。二六之家，關賞門，椿家立紅九十加捉；四八之家，以百子打椿，或

發三萬，或發三索，大家照常鬥去，那就上了。」

幸玉蟾道：「怪不得人說紫芝姊姊嘴頭利害，你只聽他講這牌經，就如燕子一般，滿口唧唧咋咋，叫個不住。」看這光影，將來紫芝姊夫如不懼內，我再不信！」衆人聽了，都道：

「玉蟾姊姊這句道得好！」

錢玉英道：「妹子向來只知打着頑，不知此中還有古譜今譜之分，倒要請教，是何分別？」章蘭英道：「古譜呢，不過小色樣多些，今譜小色樣少些。諸如「百後趣」、「趣後百」、「大參禪」、「小參禪」、「捉極獻極」、「捉百獻極」之類，今譜盡都刪了。」

玉芝道：「色樣多些，豈不有趣，爲何倒要刪去？」難道嫌他過於熱鬧麼？」師蘭言道：「他刪去不爲別的，因此等小色樣，每牌皆有，如果鬥上，其中恐有犯賭之家，必須檢查查張。若牌牌如此，未免過煩，因此刪去，以歸簡便。況此中四門色樣不一而足，其餘如「雙疊」、「倒捲」、「香爐」、「桌巾」之類，何嘗不妙？只要會打，千變萬化之處甚多，又何必在幾個小色樣時刻較量哩？」

蔡蘭芳道：「不消再議，我們就打時譜罷。」
枝蘭音道：「妹子纔初學，色樣越少越好，

省得照應不來。」大家翻了百子，都打起來。

宰玉蟾道：「請教諸位姊姊，如今還有把馬弔抽去八張，三個人打着頑，叫作「蟾弔」，那是什麼意思？」
蔡蘭芳道：「他因向來四人打馬弔，馬是四條腿，所以三人打就叫蟾弔，蟾是三條腿。還有兩人頑的叫作「梯子弔」，蓋因梯子只得兩條腿。」
玉蟾道：「若是這樣，將來一人頑，勢必叫作「商羊弔」了。」

師蘭言道：「姊姊！你道那打蟾弔的是個什麼主見？皆因粗明打弔，尙未得那馬弔趣味；或者當日學時本由蟾弔學成，一時令其驟改馬弔，就如鄉裏人進城，滿眼都是巷子，不知走那一路纔好，只好打個蟾弔，倒底頭緒少些。」

玉芝道：「我聽人說：「蟾弔熱鬧，馬弔悶氣，因此都愛蟾弔。」」
蘭言道：「這話更錯了。馬弔本好好四十張，今抽去八張，改爲蟾弔，以圖熱鬧，試問若圖熱鬧，如打天九，把三長四短全都去了，滿手天九地八，亦有何味？即如當日養由基百步穿楊，至今名傳不朽者，因

其能穿楊葉，並非說他射中楊樹，就算善射。若射中楊樹，就算善射，縱箭箭皆中，亦有何趣！即如蟾弓抽去清張，縱牌牌成色樣，亦不過味同嚼蠟！」

李玉蟾道：「我還聽見人說：『馬弓費心，蟾弓不費心，所以人喜蟾弓。』請教姊姊此話可是？」
蘭言道：「這做馬弓的，當日做時，原不許粗心浮氣人看的。若謂馬弓費心，何不竟將蟾弓不打，豈不更省許多心血？」
蘭芳道：「蘭言姊姊把這蟾弓真駁的有趣，不然，久而久之，被這粗心浮氣的把馬弓好處都埋沒了。」

紫芝道：「諸位姊姊且慢打弓，我說個笑話：一人好打蟾弓，死後，冥官道：『好好馬弓不打，你卻矯揉造做去打蟾弓，——也罷，如今就罰你變個蟾去。』此人轉世雖變了蟾，那打弓心腸，仍是念念不忘。一日，同了素常相好的許多小蟾出去遊玩，他前走，小蟾隨後。他道：『我們這個走法，好像馬弓一副色樣。』衆蟾道：『叫做甚麼？』他道：『叫做『公領孫。』』衆蟾鼓譟道：『把我們做他孫子，這還了得！』不由分說，一齊動手，把他按住，也有打的，也有罵的。」

「有一小蟾，取了一個石子，狠狠朝他頭上一丟道：『你說：這是甚麼色樣？說不出再打！』」他道：『求諸位莫打，容我說。這叫『佛頂珠』。』」又一小蟾把他足上皮撕下一片道：『你說：這是甚麼？』他道：『這是『佛赤脚』。』」又一小蟾拏着竹片，把他打的渾身是血，道：『這是甚麼？』他道：『這是『硃砂鼎』。』」又一小蟾取些黑泥，把他塗的渾身漆黑，道：『這是甚麼？』他道：『這是『鐵香爐』。』」衆蟾道：『剛纔他身上是紅的，所以說是硃砂鼎；此刻身上塗黑了，因而說是鐵香爐；難道把你身上塗綠了，就算『綠毛龜』麼？究竟不像，還要打！』他道：『諸位若說不像，真真委屈，你們暫且鬆手，讓我做個香爐樣兒給你們看。』」

「衆蟾果然一齊閃開。他把三足立在地下，把腰朝上一拱道：『諸位請看，難道香爐不是三隻腳麼？』說罷，他就勢想要逃走，連忙將身一縱，遠遠落在地下。誰知不巧，恰恰將嘴碰在一堆糞上。衆蟾看見一齊笑道：『好了！如今蟾吊新添一副色樣了！』他忍着臭氣問道：『請教諸位，這副色樣叫做甚麼？』告訴我好添在譜上。」衆蟾道：『叫

作『狗喫屎』』說的衆人笑個不了。

玉蟾聽了，望着紫芝只管冷笑。紫芝道：『妹子實在一時疏忽，忘你大名，若要記得，怎敢犯諱？』我嘗聽得銀蟾姊姊說，小瀛洲四員猛將都敵你不過，妹子還敢放肆麼？』玉蟾把手伸出道：『姊姊，你擊手來試試，妹子何嘗有什麼力量？』紫芝嚇的連忙跑開道：『姊姊莫給我苦喫，我還到各處替寶雲姊姊照應客哩。』說着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七
十
三
回

第七十四回

打雙陸嘉言述前賢

下象棋諧語談故事

話說紫芝懼怕玉蟾，連忙走開，來到雙陸那桌，只見戴瓊英同孟瓊芝對局，掌紅珠，邵紅英，洛紅蕖，尹紅英在旁觀局。掌紅珠道：『當日雙陸不知爲何要用三骰？與其擲出除云一個，何不就用兩個，豈不簡便？』妹子屢次問人，都不知道，其中一定有個緣故。』

孟瓊芝一面擲骰，一面笑道：『據我看來，大約因爲杜弊而設。卽如兩個骰子下盆，手略輕些，不過微微一滾，旋即不動。至於三個骰子一齊下盆，內中多了一個，彼此旋轉亂碰，就讓善能掐骰也不靈了。况雙陸起手幾擲雖不要大點，到了後來要緊時，全仗大點方能出得來。假如他在我盤，五樑已成，我不擲個六點，只好看他一人行了。以此看來，他除大算小，最有講究。』尹紅蕖點頭道：『姊姊議論極是，古人制作，定是這個意思。我還聽見

人說，雙陸是爲手足而設，不知是何寓意？」

戴瓊英道：「他是勸人手足和睦之意。」

所以到了兩個三個連在一處，就算一樑，別人

就不能動。設若放單不能成樑，別人行時，如不遇見則已，倘或遇見，就被打下。卽如手足

同心合意，別人焉能前來欺侮？若各存意見，不能和睦，是自己先孤了，別人安得不乘虛而

入？總要幾個連在一處成了樑，就不怕人打了。這個就是「外禦其侮」一個意思。」

浴紅蓮道：「可見古人一舉一動，莫不令人歸於正道，就是遊戲之中，也都寓著勸世之意；無

如世人只知貪圖好頑，那曉其中卻有這個道理！」

紫芝道：「瓊英姊姊且莫擲骰，妹子說個燈謎你猜：三九不是二十七，四八不是三十二，

五七不是三十五，六六不是三十六，打一物。」掌紅珠道：「我猜着了，可是十二？」紫芝

道：「「三九」「四八」「五七」「六六」湊起來都是十二，姊姊猜的真好。但妹子剛

纔有言在先，打的是個物件，請姊姊把十二取來看看，如果是個物件，就算姊姊猜着。」紅

珠不覺笑道：「呸！我只當是個數目哩。」邵紅英道：「可是雙陸？」紫芝笑道：「這個

猜的卻好，至於是不是，且等我看花湖再來回覆。」

於是走到海棠社，只見鄺錦春，言錦心，廉錦楓，卞錦雲四人在那裏看花湖，哀萃芳，葉瓊芳在旁看歪頭湖。廉錦楓見紫芝走來，連忙叫道：「姊姊來的正好，妹子輸的受不得了。我這初學的花湖，如何上得場。」剛纔我求萃芳，瓊芳二位姊姊替我看兩牌，誰知他把「么六」「二三」「四六」認作雜花，成了下去，倒被他們割了一個耳朵。姊姊替我看看罷，今日被這「三公」「三才」頭都鬧昏了。」

紫芝道：「怎麼如今花湖忽又添出三公三才，這是怎講？」錦雲道：「何嘗添什麼三公三才！只因錦楓姊姊頭一次起了一個雙張，做了一回老相公；第二次補牌又多補一張，又做一回老相公；第三次下家還未起牌，他又多起一張，又做一回老相公；一連做了三回老相公，因此他叫做三公。」

紫芝道：「三才又是怎講？」廉錦楓道：「紫芝姊姊未曾讀過三字經麼？」紫芝道：

「三字經上有句『三才者，天地人，』怎麼沒有讀過！」錦楓道：「妹子每牌總是天地人三個單張在手，偏偏又是肚子，又不敢打，所以打了半日，還未成得一牌。剛纔好不容易叫六頭，偏偏又被上家攔成。」哀萃芳道：「那牌原是姊姊自己打錯！」

紫芝道：「怎麼打錯？」葉瓊芳道：「他手裏只剩一對天牌，卻把長三打出去，恰好錦心姊姊六張開招，一連補了三張么三，又是一個六張，這也罷了，末尾還補二三一坎，恰恰湊成一封；及至錦心姊姊再打三六，錦雲姊姊也是六張開招，喜相逢攔成，這比我的么六、二三、四六，詐湖更臭！」麗錦春道：「這一牌不獨錦楓姊姊吃虧，就是妹子也多輸三個龍船。這牌方纔打錯，接着一牌湖四頭又把長二打去，被人六張開招雙封，也是一對人牌成了。」

言錦心道：「錦楓姊姊打錯也罷了，並且打的也過慢。剛纔有一牌，左拆右拆，弄了半天，再也打不出。彼時適值我是夢家，因他躊躇，過去看看，誰知他手裏除了天地人三個孤張，還有六張閒牌，打去一張，卻是『八尖嘴。』」紫芝道：「若是這樣，他打的雖臭，倒有一件可取，卻還細膩。但只工夫還未到家，能發練的打到『眠張兒，』那就好了。」

錦春道：「何爲眠張兒？」紫芝道：「眠者，睡也。卽如他家應該發牌，左拆右拆，左打右打，再也打不出，及至鬧到後來，把那三個看牌的都等的磕睡起來，這纔打出去，其名就叫眠張。」錦楓道：「姊姊莫鬧了，你鬧的更要錯了。」

紫芝道：「今日這牌不但添了三公三才，只怕還要添個骨牌名哩。」錦楓道：「此話怎講？」紫芝道：「姊姊剛纔湖六頭，打長三，湖四頭，又打長二，少刻湖二頭，再把地牌打了，豈不湊成一副「順水魚」麼？」錦楓道：「我的紫姑太太！夠了！夠了！你老人家不要刻薄了！請罷！請罷！」紫芝道：「我要抽幾個頭兒纔肯走哩。」錦楓道：「我還沒贏，那有頭兒？」紫芝用指在錦楓頭上一彈道：「這不是頭兒？」錦雲用力把紫芝朝外一推道：「人家這裏頑錢，你只管跟着瞎吵！」

紫芝趁勢走出，來到猗蘭堂，只見余麗蓉，姜麗樓，潘麗春，蔣麗輝在那裏閒談，旁邊放着一桌十湖。四人見了紫芝，都欠身讓坐。紫芝道：「你們爲什麼不看牌，卻在這裏清談？」

余麗容道：「因為麗輝姊姊不大高興，所以歇歇再打。」

紫芝道：「麗輝姊姊爲甚不高興？」蔣麗輝道：「我們一連看了八輪，我一牌未成，這

不是罰罪受麼？並且每牌總是一張老千，從未起過空堂，牌牌總要打九索；至於破梆破羣，

更不必說了。尤其可恨的，那破梆破羣，再不教你成個二報三報，他總是一張八餅，一張二

索，或是一張七餅，一張三萬，教你八下不成副。及至巴到十成，不是人家糊了，就是上家攔

成。你說這麵湖鬼令人恨不恨？教人氣不氣？再頑半天，我還氣成鼓脹病哩！可惜我

今日來的恩忙，未將剪子帶來，這是他的命長。我明日一定戒賭，妹妹莫勸我。」

紫芝道：「妹子何敢勸？但姊姊又何須勸？今日戒，明日開，那是向來的老規矩。並

且道「戒賭」二字，我從太后頒恩詔那年一直聽到如今了。姊姊莫生氣，妹子替你看兩

牌。」姜麗樓道：「如此甚好。」

大家歸坐。紫芝一連看了幾牌，誰知牌牌皆成，不但不輸，並且反做了贏家；把牌交給

麗輝道：「你來看罷，如今反輸爲贏，大約可以不必戒賭了。」麗輝接過牌道：「人說你圖

的好，果然不錯。纔看這幾牌，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倒長許多見識，明日一定要送門生帖過去。」
紫芝道：「拜門生你且暫緩，等我老師開了剪子店，替你多多預備幾把剪子你再來。」
說的衆人不覺好笑。

紫芝走出，要去看象棋，找了兩處，並未找着；後來問一丫環，纔知都在圍棋那邊，隨即來到白荒亭。只見崔小鶯同秦小春對局，旁邊是掌乘珠，蔣月輝，董珠鈿，呂祥冀四人觀局。那對局的殺的難解難分，觀局的也指手畫腳。
紫芝道：「教我各處找不着，原來卻在圍棋一處。」
看這光景，大約也是要借點馨香之意。

只聽蔣月輝道：「小春姊那匹馬再連環起來，還了得！」
董珠鈿道：「不妨，小鶯姊姊可以擊車攔他。」
呂祥冀道：「我的姊姊，你這話說的倒好，也不望馬後看看！」
誰知秦小春上了馬，崔小鶯果然擊車去攔。這裏呂祥冀連忙叫道：「小鶯姊姊攔不得，有個馬後轍哩！」
話未說完，秦小春隨即用轍把車打了。
崔小鶯道：「人家還未走定，如何就喫

去？
擊來還我！
秦小春道：『你剛纔明明走定，如何還要悔？』
掌乘珠道：『小春姊姊把車還他罷，況且這棋小鶯姊姊業已失勢，你總是要贏的，也不在此一車。』

紫芝道：『二位姊姊且慢奪車，聽我說個笑話：一人去找朋友，及至到了朋友家裏，只見桌上擺着一盤象棋，對面兩個坐兒，並不見人。這人不覺詫異，忽朝門後一望，誰知他那朋友同一位下棋的卻在門後氣喘噓噓奪車。恰好今日二位姊姊也是因車而起，好在有例在先。』
紫芝一面說着，故意大聲叫道：『丫環快將門後打掃打掃，少刻就有客來了！』
題花按着扇子，一面撇蘭，一面笑道：『女孩兒家恁響喉嚨，也不管嚇得人來怕恐，準備精皮膚一頓打！』

紫芝道：『有件奇事：一家養口小豬，忽然得個怪病，伏在地下將尾亂擺。有人傳個方兒，教他磨些黑墨塗在尾上就好了。那知擺的更甚，這家沒法，只得把獸醫請來。偏偏這獸醫又是近視眼，走來一望，見那豬尾上黑墨畫的滿地，橫一道，豎一道，看了一看，回頭就走道：『這樣好豬，還說有病！』
這家忙問道：『怎說無病？』
獸醫道：『我們雖是獸醫，也要

「望聞問切」你莫看別的，只看豬尾就知道了。他如果有病，怎麼還撒的那樣好蘭呢？」
題花笑道：「好啊！替你畫，你還罵我！」紫芝道：「這個只好算個筆資罷！」

忽聞遠遠簫音嘹唳，甚覺可耳。紫芝正要叫丫環去看，只見芳芝走來道：「諸位姊姊聽聽這簫品的可好？」衆人道：「不知那位姊姊品的這樣好？」忽聽又有笛音，倒像簫笛合吹光景。芳芝道：「剛纔我同再芳蘭蓀兩位姊姊看了芍藥，到了蓮花塘，蘭蓀姊姊被他們邀去投壺。再芳姊姊因見綠雲妹妹鐵笛鐵簫甚好，所以約了亞蘭姊姊綠雲妹妹就在水閣合吹簫笛，借着水音，倍覺清亮，又是順風吹來，遠聽更有意思。」左融春道：「如此妙音，簫笛必另有不同，姊姊把我帶去看看。」二人攜手去了。

紫芝也隨後跟來，走到桂花廳，只見林婉如、鄒婉春、米蘭芬、閔蘭蓀、呂瑞蕙、柳瑞春、魏紫櫻、下紫雲八個人在那裏投壺。林婉如道：「我們纔投幾個式子，都覺費事，莫若還把前日在公主那邊投的幾個舊套子再投一回，豈不省事？」衆人都道：「如此甚好，就從姊姊先

起。」

婉如道：「俺說個容易的，好活活準頭，就是「朝天一炷香」罷。」衆人挨次投過，也

有投上的，也有投不上的。鄒婉春道：「我是「蘇秦背劍」。」米蘭芬道：「我是「姜太

公釣魚」。」閔蘭蓀道：「我是「張果老倒騎驢」。」呂瑞裳道：「我是「烏龍擺尾」。」

柳瑞春道：「我是「鶴子翻身」。」魏紫櫻道：「我是「流星趕月」。」卞紫雲道：「我

是「富貴不斷頭」。」衆人都照着式子投了。紫芝走來，兩手撮了一捆箭，朝壺中一投

道：「我是「亂劈柴」。」門的衆人好笑。

紫芝說笑一陣，信步走到鞦韆那邊，只見田鳳翹，施豔春，薛蘅香，董翠鈿，蔣素輝，卞彩雲

六人在那裏一起一落打着頑。紫芝道：「我看你們打來打去，不過總是兩個俗套子，據我

主意，何不仔細已見出個式子，豈不新鮮些？」彩雲道：「如此甚好，就請鳳翹姊姊先出。」

田鳳翹道：「妹子出個「平步青雲」，要雙足平起。」薛蘅香道：「我是「鯉魚跳龍

門」要雙足微縱。」施豔春道：「我是『金雞獨立』，要一足微長。」董翠鈿道：「我是『指日高降』，要一指向日。」蔣素輝道：「我是『鳳凰單展翅』，要一手朝天。」卜彩雲道：「我是『童子拜觀音』，要一手合掌。」都照式子打了一回。

彩雲道：「倒是紫芝妹妹會頑，果真出個式子就覺有趣。」田鳳翽道：「紫芝姊姊何不出個式子也頑頑呢？」紫芝道：「我怕頭暈。」薛蘅香道：「姊姊向來鬪的趣兒甚好，既不打鞦韆，何不說個笑話呢？」紫芝道：「這倒使得。」因想了一想，登時編了一個笑話。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七
十
四
回

第七十五回

弄新聲水榭吹簫

隱俏體紗牕聽課

話說紫芝因薛蘅香教他說笑話，當時想了一想，望着六人道：「老蛆在淨桶缺食甚飢，忽然磕睡，因命小蛆道：『如有送食來的，即來喚我。』不多時，有位姊姊出恭，因腸火結燥，蹲之許久，糞雖出，下半段尙未墜落。小蛆遠遠看見，即將老蛆叫醒。老蛆仰頭一望，果見空中懸着一塊黃食，無奈總不墜下。老蛆喉急，因命小蛆沿桶而上，看是何故。小蛆去不多時，回來告訴老蛆道：『我看那食在那裏頑哩。』老蛆道：『做什麼頑。』小蛆道：『他搖搖擺擺，懸在空中，想是打鞦韆哩。』」

董翠細道：「臭蟲蟲的，把人比他，姊姊也過於尖酸了。」蔣素輝道：「那一黃食」二字，倒也新奇。」薛蘅香施豔春道：「幸而沒有痔瘡，若有血痔，那可變成紫食了。」紫芝

道：『你去嘗嘗，只怕還香豔的很哩。』蘅香豔春道：『姊姊真真利害，一句也不饒人。』

田鳳翽遙遙指著道：『姊姊，你聽，他們這個笛音，遠遠聽着，實在有趣，姊姊何不領我們望望去？』紫芝道：『我正要去的哩。』

七人一回到了蓮花塘，進了涼閣，蘇亞蘭、左融春、董花鈿、孟芳芝、卞綠雲五人連忙站起

讓坐。田鳳翽道：『我們原是特來領教的，怎麼倒不吹了？』綠雲道：『吃了這杯茶，少不

得都要吹一套奉敬。』董花鈿道：『你們七位卻在何處游玩？』半日總未見面。蔣素

輝道：『紫芝姊姊纔從白芷亭來的，我們六人在桃花嶺旁打了一回鞦韆。』

蘇亞蘭道：『敢是六位姊姊在鞦韆架上聽見我們這裏簫笛聲音纔過來的？』施豔

春道：『剛纔我們打着鞦韆，在半空中忽聞這個簫笛之音，倒像雲端裏飄出一陣仙樂，好不令人神爽！』綠雲道：『那是姊姊離的遠，又在高處，所以隱隱約約倒覺可耳；今若近聽，可

差遠了。』芳芝道：『姊姊何不再吹一套呢？』左融春道：『還是綠雲、亞蘭二位姊姊合

吹有趣。亞蘭道：「如此甚好。」同綠雲各擊簫笛合吹起來。

紫芝一心記挂東道，無暇細聽，趁空走到外面。只見寶雲也向蓮花塘走來，道：「妹妹可曉得衆位姊姊共分幾處？我恐我們表姊妹陪不過來，又託了蔣董兩家姊妹替我陪陪客，不知每處可有我們四姓之人。倘竟並無一個，致客人自己照應，那真是慢客了。」

紫芝道：「姊姊，你等妹子先把這幾處念給你聽就明白了。」馬弔那邊是蘭言，蘭英，蘭芳，蘭音，玉蟾，玉英，玉芝七位姊姊；雙陸那邊是瓊英，瓊芝，紅蕖，紅英，紅珠六位姊姊；花湖那邊是錦楓，錦春，錦心，錦雲，萃芳，瓊芳六位姊姊；十湖那邊是麗蓉，麗樓，麗春，麗輝四位姊姊；象棋那邊是小春，小鶯，乘珠，祥蕙，月輝，珠鈿六位姊姊；投壺那邊是婉如，婉春，瑞春，瑞蕙，蘭芬，蘭蓀，紫櫻，紫雲八位姊姊；鞦韆那邊是鳳翽，蘅香，豔春，翠鈿，素輝，彩雲六位姊姊；品簫那邊是亞蘭，融春，花鈿，芳芝，綠雲五位姊姊；共四十八位。還有幾處，等妹子看過，再來告訴你。大約青鈿，妹妹，那副，鐺子是我的了。姊姊可見芸芝姊姊麼？」

寶雲道：「他同再芳姊姊纔從蓮花塘出去，因再芳姊姊要學『大六壬課』，大約都在芍藥軒講究課哩。」紫芝道：「芸芝姊姊果然如此，未免可惡。」寶雲道：「這卻爲何？」

紫芝道：「妹子一心要學大六壬課，往常求他，再也不肯教我，今日倒教外人，豈不可惡麼？」

寶雲輕輕說道：「方纔巧文姊姊在白荒亭無心說了一個四等，誰知再芳姊姊當日部試就是四等，因此語言頗有芒角，所以我託芸芝妹妹伴他。這位姊姊氣性不好，到處同人鬪嘴，芸芝妹妹同他談論，因受我之託，那裏情願教他？妹妹要學，恰好他們方纔過去，你跟去聽聽就是了。」

紫芝走到芍藥軒，房內並無一人，牕外倒像有人說話。輕輕走到紗牕跟前，朝外一望，原來再芳同芸芝緊靠窗子，坐在那裏說話。只聽芸芝道：「這有什麼要緊，怎說拜起老師來了？」

再芳道：「此話倒出我的本心，妹子這個念頭，並非一朝一夕，已存心中幾年了。向日

聞得古人有「袖占一課」之說，真是神乎其神，我只當總是神仙所爲，凡人不能會的。後來纔知袖占一課，就是如今世上所傳大六壬課。妹子聽了，四處講求課書，日日習學，再也不能入門。要訪一位精於此道的求他指引，訪來訪去，比訪神仙還難。今幸遇姊姊，豈不是我心上老師麼？妹子並非求精，只要姊姊指點，能殼入門，起得「三傳四課」，心願也就足了。」

芸芝道：「若能會起三傳四課，底下功夫，自然容易。可惜妹子所著大六壬指南尚未脫稿，姊姊如將此書一看，登時就能瞭然。至於古人之書，精微奧妙則有之，若講入門，倒是罕見的。」

再芳道：「請問姊姊，何謂「地盤」？妹子再也弄不明白。」芸芝道：「世人學課，往往半塗而廢者，皆因「天地盤」分不明白之故。其所以然者，總由前人於入門一條，未能分晰指明，學者又不能細心體察，所以易於忽略。妹子今將地盤寫一樣式，再細細註解，自然易於領略。」隨命丫環設個小几，擺下筆硯，登時寫畢。再芳接過，只見上面寫着：

申酉戌亥

未 子

午 丑

巳辰卯寅

芸芝道：「此地盤式，有從左手起的，有以右手起的。以左手而論於無名指第四節起子時；中指第四節丑；食指第四節寅，第三節卯，第二節辰，第一節巳；中指第一節午，無名指第一節未；禁指第一節申，第二節酉，第三節戌，第四節亥。以右手而論於中指第四節起子時；無名指第四節丑；禁指第四節寅，第三節卯……照前順序，至食指第四節爲亥時。此式必須細心摹擬，須將地盤十二時所列方位個個記得爛熟，然後再講天盤。若地盤未熟，即講天盤，勢必上下不分，徒亂人意。蓋地盤千載不移，天盤隨時流轉。今以隨時流轉之盤，加於千載不移盤上，若不記清，何能上下分得明白？即如你以右手五指，合於我之右手五指之上，你若問我大指之上，是汝何指，我必說是禁指，食指之上，是你無名指。蓋上下十指，是

胸中滾熟的，所以不看亦能瞭然。姊姊要明天地盤，只須記熟，就能領會了。」紫芝在聽內看的明白，不覺喜道：「原來地盤卻是如此。」

再芳道：「妹子適觀此式，地盤業已明白，請教天盤式子呢？」芸芝道：「天盤隨十二時流轉，每日式子十二。要明天盤，先記月將。月將者，太陽也。正月雨水後在亥，就是歷書所謂「日躔登明之次」。每三十日一換：二月春分後在戌，三月穀雨後在酉，四月小滿後在申，五月夏至後在未，六月大暑後在午，七月處暑後在巳，八月秋分後在辰，九月霜降後在卯，十月小雪後在寅，十一月冬至後在丑，十二月大寒後在子。逆行十二時。假如正月雨水後起課，應用亥將來，人口報寅時，卽以亥將加在地盤寅時之上，依次排去，就是天盤。今寫個樣兒請看。」

巳午未申
辰酉
正雨水後亥
將寅時
天盤式

寅丑子亥

辰巳午未
卯申
分後戌
將寅時
天盤式

寅丑子亥

紫芝看了，只管暗暗點頭，記在心裏。

再芳道：『這天盤式子，妹子也明白了，請教「四課」呢？』紫芝道：『凡起四課，有六句歌訣，須要讀熟：「甲課在寅乙課辰，丙戊在巳不須論，丁己在未庚申上，辛戌壬亥是其真。癸課由來丑上坐，分明不用四正辰。」此訣皆指地盤而言，切須牢記。今以甲課在寅而論，卽如甲日占數，須在地盤寅上起第一課。寅上者，卽天盤所加之時。假令三月穀雨後占課，應用酉將，來人口報丑時，本日係甲子日，今將先排日干後起四課樣子寫來你看。』

甲 辰巳午未

卯 申

子 寅 酉

丑 亥 戌

紫芝看了，付道：『原來未起四課，先將本日干支排在兩處，倒要看他怎樣起法。』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講六壬花前闡妙旨

觀四課屬下稱真傳

話說紫芝正在思忖，只聽芸芝對再芳道：『天盤排定，先將本日干支從中空兩處，再起四課。今把一課，二課，三課，四課寫來你看。此是起課入門，最爲切要，向來各書從未指出，以致初學無從入手。這是妹子因姊姊學課心切，所以獨出心裁，特將門戶指出，姊姊從此追尋，可以得其梗概了。』

戊甲 戊甲 戊甲 辰巳午未

午戌 午戌 午戌 卯 申

申子 申子 子 寅 酉

辰申 申 丑子亥戌

紫芝付道：「向來課書只講三傳，從未講到四課，令人無從下手，非口授不能明白；今既曉得天盤四課，再將課書三傳合參，自能知其來路，何必又要口授？」他向來不肯教我，那知我到會了！」

芸芝道：「我把這個式子一層一層分開講給你聽：即如甲子日起課歌訣是「甲課在寅，」即看地盤寅上所加之時，如所加是戌，即於日干甲上寫一戌字，支干中間所空之處亦寫一戌，凡課皆如此，此是第一課。一課起後，再看地盤戌上所加之時，如所加是午，即於戌上寫一午字，此是第二課。蓋寅上得戌，戌上得午也。二課起後，再看地盤子上所加之時，如所加是申，即於日支子上寫一中字，子字之旁也寫一中，亦如第一課戌字一樣，凡占皆如此，此是第三課。三課起後，再看地盤申上所加之時，如所加是辰，即於申上寫一辰字，此是第四課。你把這話同那式子對看，無不瞭然。古人起課歌訣都是「甲課在寅乙課辰，」必須改爲「甲課寅上乙課辰，」初學始無舛錯之虞。四課起畢，然後照著古法再起三傳，如「元首」「重審」之類，課經所載甚詳。三傳明後，再將畢法賦以及指掌占驗不時細

玩，自能領會。」

再芳道：「即如起貴人，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丙丁豬鷄位，壬癸兔蛇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方。」這六句歌訣雖然記得，至如何起法，尙不明白。」芸芝道：「所謂甲戌庚牛羊者，謂甲日或戌日或庚日占課，貴人總在天盤丑未之上。蓋丑屬牛，未屬羊也。」

再芳道：「妹子聞得貴人有晝貴，夜貴，陽貴，陰貴之分，上一字爲晝爲陽，下一字爲夜爲陰，即以首句而論，丑爲甲戌庚晝貴，未爲甲戌庚夜貴。但每日既有兩貴，爲何往往占課却寫一個貴人呢？」芸芝道：「貴人雖二，要看來人所報之時，如所報之時是子，丑，寅，卯，辰，巳，則用晝貴，夜貴不論是午，未，申，酉，戌，亥，則用夜貴，晝貴不論。或以卯酉分晝夜者，或以日出日沒分陰陽者，議論不一，據妹子愚見，似以子至巳爲晝爲陽，用晝貴爲是；午至亥爲夜爲陰，用夜貴爲是。如此用去，恰與古人所謂「天干相合處，便是貴人方」其義甚合，姊姊久後自知。」

再芳道：「課傳一切，蒙姊姊指教，略知一二，至於怎樣斷法，還求姊姊講講。」芸芝道：

「課體不一，事務紛紜。雖云課止七百有二，但時有不同，命有不同，斷法豈能一定？若撮其大略，總不外乎「生克衰旺喜忌」六字，苟能透徹此理，無論所占何事，莫不一望而知。姊姊細心體察，慢慢自能領會。」再芳道：「姊姊何不將這六字大略談談呢？」芸之道：「妹子新著一部大六壬類纂，上面無一不備，將來拏去，姊姊一看就明白了。」

紫芝在窗內喊道：「我明白了！」把二人嚇了一跳。芸芝回過頭來，見是紫芝，不覺變色道：「這裏空空的，我們坐在此處，就是沒人驚嚇，心裏也覺膽怯，那裏禁得冒冒失失這一聲！此時心裏跳個不住，要像這樣頑法，不顧人死活，這可了不得了！」紫之道：「姊姊，你不怪自己，反來怪人！」芸之道：「爲何倒怪我自己？」紫之道：「你的課既靈，剛纔在此坐時，爲何預先不起一課？若課中知我躲在牕內，豈不省此一驚麼？」芸之道：「要像這樣處處起課，將來喝碗茶，喫杯酒，還要問問吉凶哩。」紫之道：「姊姊莫氣，我說個笑話你聽。」芸芝把手按住兩耳道：「罷！罷！罷！我不聽！」紫之道：「你不聽，我改日再說罷。」

走到金魚池邊，只見唐閨臣，陶秀春，紀沉魚，蔣星輝，掌驪珠五人都在池邊垂釣。紫芝道：「池內菱藕甚多，你們莫非借垂釣爲名偷吃蟠桃麼？」掌驪珠道：「你要賴人做賊，也把說兒撒的完全些，如今纔交四月，不但藕是老的沒人喫，就是菱角也未出世哩。」蔣星輝道：「菱藕雖未見，我倒看見有枝血紫的靈芝，可惜被狗銜了去。」陶秀春道：「這句罵的有點意思！」

紫芝要想編個笑話回他，偏又想不出，因向閨臣道：「姊姊可曾釣幾個？」紀沉魚道：「閨臣姊姊未曾垂釣，先把釣兒去了，所以尙未釣着。」紫芝道：「既要釣魚，爲何倒把釣兒去了？」閨臣道：「我雖垂釣，卻志不在魚。若暗藏毒餌，誘他上釣，於心何忍？此時面對清泉，頗覺適意，雖不得魚，亦有何妨？」

沉魚道：「閨臣姊姊是無鈎之釣，所以不曾得魚，妹子不知爲何也未釣着一個。」紫芝道：「姊姊尊名明明說是魚都沉了，如何還想釣着？倒是婉如姊姊所說「海外雲中

雁，「你去弄個鳥鎗打那雁，只怕倒可落下，若要想魚，卻是難的。」一面說着，忽然把腰彎下道：「我這腳縫疼的很，不知什麼塞在裏面。」故意在繡鞋邊摸了一摸，把手退出，望一望道：「呸！我只當什麼東西，原來是個灰星子塞在腳縫裏！」星輝聽了，放下釣竿，趕來要打。

紫芝慌忙跑開，來到白藥圃，只見史幽探、周慶覃、國瑞、孟蘭芝遠遠走來。蘭芝道：

「妹妹到那裏去？」紫芝道：「我同青鈿妹妹賭東，要到各處查查人數。」周慶覃道：

「姊姊爲何賭東？」紫芝把上項話說了。國瑞徵道：「這個東道，你如何同他賭？」莫講

分在幾處不能記，就是這一百人教我一個一個念出來，我也不能看來姊姊竟有八分要輸了。」

紫芝道：「這也論不定。你們四位適從何來？」史幽探道：「我們纔在菊花巖搶了

一回狀元籌，此時要到蓮花塘聽聽亞蘭姊姊笛子去。」紫芝道：「狀元籌又不費心，倒也

好頑，爲何半塗而廢？」
蘭芝道：「只因幽探姊姊五紅得了狀元，正是歡喜，誰知不巧，我又擲了六紅奪了過來，因此幽探姊姊不高興，把狀元籌歇了。」
紫芝道：「六紅蓋五紅，就如他的文章比你高，這個狀元應該他得。要像這樣就不高興，設或把後十名弄到前面，又將如何呢？」
蘭芝道：「你去罷，不要亂說了。」
四人攜手去了。

紫芝自言自語道：「今日方替閨臣姊姊出了這口悶氣。」
一面思忖，已進了百樂園，只見陳淑媛、資耕、煙、鄴、芳、春、畢、全、貞、孟、華、芝、蔣、春、輝、掌、浦、珠、董、寶、鈿、八人都在那裏探花折草，倒像鬥草光景，連忙上前止住道：「諸位姊姊且慢折草，都請臺上坐了，有話奉告。」
衆人都停了手，齊到平臺歸坐。

陳淑媛道：「妹子剛才鬥草，屢次大負，正要另出奇兵，不想姊姊走來忽然止住，有何見教？」
紫芝道：「這鬥草之戲，雖是我們閨閣一件韻事，但今日姊妹如許之多，必須脫了舊套，另出新奇鬥法，纔覺有趣。」

資耕烟道：「能脫舊套，那更妙了，何不就請姊姊發個號令？」
紫芝道：「若依妹子鬥

法，不在草之多寡，並且也不折草。况此地藥苗，卻是數千里外移來的，甚至還有外國之種，若一齊亂折，亦甚可惜。莫若大家隨便說一花草名，或果木名，依着字面對去，倒覺生動。」

畢全貞道：「不知怎樣對法，請姊姊說個樣子。」紫芝道：「古人有一二句對的最好。」

「風吹不響鈴兒草，雨打無聲鼓子花。」假如耕烟姊姊說了「鈴兒草」，有人對了「鼓子花」，字面合式，並無牽強，接着再說一個，或寫出亦可，如此對去，比舊日鬥草，豈不好頑？」
鄭芳春道：「雖覺好頑，但眼前俗名字面易對的甚少。」即如當歸一名「文無」，芍藥一名「將離」，諸如此類，可准借用麼？」紫芝正要回答，忽然想起青鈿東道之事，連忙說道：「妹子有件事，少刻再來。」

說罷，走到外面去尋青鈿，找來找去，找到梅花塢，只見董青鈿同宋良箴、司徒斌兒、廖熙春、緇瑤釵、蔣秋輝在那裏擺着算盤，談論算法。

蔣秋輝道：「剛纔所說這些歸除之類，無甚趣味，據我愚見，莫若大家隨便說一難算之事，請教衆人，如有人答得出固妙，倘無人知，自再

破解諸位姊姊以爲何如？」
縉瑤釵道：「如此甚好，就請那位先說一個。」

廖熙春道：「因談算法，忽然想起前在家鄉起身時，親戚姊妹都來送行，適值有人送了一盤鮮果，妹子按人分散，每人七個，多一個，每人八個，少十六個；諸位姊姊能算幾人分幾果麼？」
司徒斌兒道：「此是盈朒算法，極其容易，以七個八個相減，餘一個爲法，多一個少十六個相加，共十七個爲實，法除實爲人數。這帳「一」爲法，一歸不須歸，十七便是人數。以十七乘七個，得一百一十九個，加多一個，是一百二十個，乃十七人分一百二十個果兒。」
熙春道：「向來算法有籌算，筆算，珠算，今姊姊一概不用，卻用嘴算，又簡便，又不錯。」

宋良箴命丫環取出百文錢道：「妹子不喜算法，却有兩個頑意：一名「韓信點兵」，一名「二十八宿鬧昆陽」。」

紫芝等的發躁，只得上前拱手道：「諸位請了，我要兌換幾兩銀子。」
青鈿道：「此話怎講？」
紫芝道：「這裏錢也有，算盤也有，不是要開錢店麼？」
青鈿道：「開錢店倒還有點油水，就只看銀水眼力還平常，惟恐換也不好，不換也不好，心裏疑疑惑惑，所以不敢就開。」

姊姊何不出個新奇算法頑頑呢？」紫芝道：「別的頑意都可奉陪，就只此道弄不明白。不瞞妹妹說，一個『小九九』竟學了半年，我還只當九九是八十三哩。你跟我來，寶雲姊

姊找你哩。」於是一同來至白荒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門百草全除舊套

對羣花別出新裁

話說青鈿跟了紫芝一同來到白芷亭。

寶雲道：「今日紫芝妹妹替我各處照應，令人

實在不安，但除兩次所說七十三位之外，其餘衆姊妹共分幾處，你都見麼？」紫芝道：「適

纔妹子都已去過，那講六壬課的是再芳芸芝二位姊妹；垂釣的是閨臣，秀春，沉魚，星輝，驪珠

五位姊妹；狀元籌是幽探，慶覃，瑞徵，蘭芝四位姊妹；鬥草是淑媛，芳春，耕烟，全貞，華芝，春輝，浦

珠，寶鈿八位姊妹；談算法是良箴，熙春，瑤釵，秋輝，斌兒，青鈿六位姊妹；共二十五位姊妹。」

青鈿道：「寶雲姊妹喚我有何話說？」

紫芝道：「寶雲姊妹請你非爲別事，要告訴妹

妹這個東道你可輸了。題花姊妹把煙壺鐺子都給我罷！」

題花把筆放下，對着衆人道：「方纔被紫姑奶奶一把扇子鬧出無數扇子，今日我們八

個寫的，六個畫的，連老媽丫環扇子湊起來，足足可開一個扇子店。」紫芝道：「姊姊，煙壺

鐺子呢？」題花道：「幸而還是絕精扇面，易於着色，若是醜的，畫上顏色，再也搨不開，那纔

坑死人哩。」紫芝道：「我問你煙壺鐺子，怎麼不理我？」題花道：「人說『洛陽紙貴』，

誰知今日鬧到『長安扇貴』。此時畫的手也酸了，眼也花了，我要……」話未說完，被

紫芝伸進手去，在肋肢上一陣亂摸。題花笑的氣也喘不過來道：「快放手！我怕癢！我

給你！」紫芝把手退出道：「你快給我，不然，我還亂摸，看你可受得！」

青釧道：「姊姊且慢給他，我聽他說過前後五十人，至當中五十人還未聽見哩。」題

花從扇子底下拏出一張單子道：「方纔妹子已將各處衆姊妹命丫環陸續查明，開了一個

清單，姊姊拏去教紫芝妹妹從頭再說一遍，如與單子一樣，只怕姊姊就要輸了。」

青釧接過單子，紫芝又把某處某人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青釧道：「姊姊說的固然不

錯，但我們是一百人，今只九十八位，這是何意？」紫芝道：「我同寶雲姊姊湊上，難道不是

一百麼？」題花姊姊不必替他耽擱，這半日我的心血也用盡了。」題花把壺兒鐺子放在

桌上。

紫芝連道多謝，擎着來到百藥園。

衆人都埋怨道：「你騙我們坐在這裏，卻去了這半

日，必定有個緣故。」

紫芝把賭東道話說了。

蔣春輝道：「原來爲這小事。」

方纔芳春姊

姊問你「當歸一名文無可准借用」的話，你還未回他哩。」

紫芝道：「卽如鈴兒草原名

沙參，鼓子花本名旋花，何嘗不是借用？」

又如古詩所載「鴉舅影，鼠姑心」，鴉舅卽藥中烏

白，鼠姑卽花中牡丹。

餘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之類，不能枚舉，只要見之於書，就可用得，何

必定要俗名？」

陳淑媛道：「據姊姊所言，自然近世書籍也可用了。」

紫芝道：「只要有

趣，那裏管他前朝後代，若把唐朝以後典故用出來，也算他未卜先知！」

登時擺了筆硯。

紫芝道：「其實可以無須筆硯。」

董寶釧道：「設或遇着新奇的，記

下也好。就請妹妹先出罷。」

紫芝四處一望，只見牆角長春盛開，因指着道：「頭一個要

取吉利，我出長春。」

資耕煙道：「這個名字竟生在一母，天然是個雙聲，倒也有趣。」掌

浦珠道：『這兩個字看着雖易，其實難對。』衆人都低頭細想。陳淑媛道：『我對半夏，可用得？』春輝道：『長春對半夏，字字工穩，竟是絕對。』妹子就用長春別名，出個金盞草。鄭芳春遙指北面牆角道：『我對玉簪花。』寶耕煙指着外面道：『那邊高高一株滿樹紅花，葉似碧羅，想是觀音柳。』鄭芳春指著一株盆景道：『我對羅漢松。』春輝道：『以羅漢對觀音，以松對柳，又是一個好對。』

只見彈琴的田秀英……七人，下圍棋的燕紫瓊……四人，寫扇子的林書香……八人，畫扇子的祝題花……六人，打馬弔的師蘭言……七人，打雙陸的洛紅葉……六人，講六壬的花再芳……二人，打花湖的廉錦楓……六人，都因坐久，寶雲陪着閒步，見他們議論紛紛，都進來坐了。秀英問其所以，華芝把鬥草翻新之意說了。林書香道：『這倒有趣，不知對了幾個？』掌浦珠把長春觀音柳說了，衆人無不稱妙。

寶釧道：『紫芝妹妹纔說鼓子花原名旋花……』素雲即接著道：『去歲家父從雅州移來一種異草，見人歌則舞，名喚舞草。』鍾繡田道：『這個對的好。我出續斷。』瑤

芝道：「這二字只怕難對。」
譚蕙芳道：「我對連翹。」
宰銀蟾道：「這又是絕對。」
妹子就出續斷的別名接骨。」
紫芝把畢全貞脊背一拍道：「我對扶筋。」
紅珠道：「狗脊一名扶筋，全貞姊姊被他罵了。」

張鳳雛道：「鳳仙一名菊婢。」
謝文錦道：「桃梟一名桃奴。」
褚月芳道：「我出蝴蝶花。」
姚芷馨道：「我對蜜蜂草。」
紫芝道：「這個只怕杜撰了。」
耕烟道：「姊姊方纔說過，「只要見之於書就可用得，」鈴兒草既是沙參別名，他這蜜蜂草就不是香薷的別名麼？」

邵紅英道：「我纔想了木賊草三字，因其別致，意欲請教，但紫芝姊姊莫要說我賊頭賊腦纔好哩。」
紫芝道：「果真姊姊這個賊想的有趣！」
紅英道：「不是又罵麼？」
廉錦楓道：「我對水仙花。」
祝題花道：「以仙對賊，以五行對五行，又是好對。」
妹子把草字去了，就出木賊。」
若花道：「牡丹一名花王。」
春輝道：「這可列入超等了。」

易紫菱道：「妹子出玫瑰別名離娘草。」
秀英道：「我對個蘭花別名待女花。」
尹

紅萸道：『我出猴蠶。』蔡蘭芳道：『我對馬非。』玉芝道：『骨碎補一名猴蠶，那是人所共知的，這馬非二字有何出處？』蘭芳道：『陶宏景名醫別錄，麥門冬一名馬非，因其葉如非，故以爲名。』瓊芝道：『姊姊既看過此書，大約李勣所修本草自然也看過了。我出燈籠草。』白麗娟道：『這是國朝本草酸漿別名，又叫紅姑娘。』亭亭道：『我對鉤吻的別名火把花。』衆人齊聲喝彩。

李玉蟾道：『我出慈姑花。』戴瓊英道：『我對黃芩別名妒婦草。』田舜英道：『我出鈎藤。』印巧文道：『茜草一名剪草。』素雲道：『以剪對鈎，又是巧對。』章蘭英道：『我出金雀花。』陽墨香道：『我對淡竹葉的別名竹鷄草。』洛紅藻道：『我出千歲藥。』錢玉英道：『我對萬年藤。』芸芝道：『這個對的字字雪亮，與燈籠草都是一樣體格。』

只見投壺的林婉如……八人，打鞦韆的薛蘅香……六人，下象棋的秦小春……六人，打十湖的余麗蓉……四人，擲圍籌的史幽探……四人都走過來，衆人讓坐。問了詳細，都

道有趣。紫芝道：『幸虧昨日舅舅又添了幾百張椅子，若不早爲預備，今日被諸位姊姊這邊聚聚，那裏坐坐，只好擡了椅子跟着跑了。』

婉如道：『俺先發發利市，出個金星草。』姜麗樓道：『梨花一名玉雨花。』錦雲道：

『以玉對金，以雨對星，無一不穩。』秦小春把崔小鶯袖子一拉道：『我出牽牛。』崔小鶯兩手向小春一揚道：『我對丹參的別名逐馬。』紫芝道：『你對逐馬，我對奪車。』引的衆人好笑。

花再芳道：『妹子因小春姊姊牽牛二字，忽然想起他的別名，我出黑丑。』紫芝道：

『好端端爲何要出醜。』素雲道：『這個丑字暗藏地支之名，卻不易對。』燕紫瓊道：

『茶有紅丁之名。』衆人一齊叫絕。田鳳翽道：『茶是紫瓊姊姊府上出產，自然有此好

對。』鄒婉春道：『桂州向產一草，名喚倚待草。』枝蘭音道：『玫瑰一名徘徊花。』蘭

芝道：『倚待對徘徊，這是天生絕對。』施豔春道：『我出蒼耳子。』呂瑞冀道：『我對白

頭翁。』

米蘭芬道：『敵處齋微向有別種，其花與月應圓缺，名叫月桂。此花不獨我們智佳最多，聞得天朝也有此種。』
閔蘭蓀道：『溫台山出有催生草，名喚風蘭，以此爲對。』
紫芝道：『請教催生二字怎講？』
蘭蓀滿面通紅道：『你說甚麼？』
蔣麗輝道：『蘭蓀姊姊莫說閒話，請教兔絲是何別名？』
蘭蓀想了一想道：『記得兔絲又名火焰草。』
薛蘅香道：『我對金燈花。』
衆人一齊叫好。

柳瑞春道：『三春柳一名人柳。』
董翠鈿道：『我——我——對佛桑。』
紫芝道：

『他又結巴了。』
酈錦春道：『苜蓿一名連枝草。』
魏紫櫻道：『我對袁寶兒所持的。』

衆人聽了，一齊稱妙。
掌乘珠道：『袁寶兒所持的雖叫合蒂花，但原名却叫迎輦花。』
周

慶覃道：『我對連翹的別名搖車草。』
紫芝搖頭道：『這個對的無趣。』

呂祥萱道：『我出地榆別名玉鼓。』
余麗蓉道：『五加一名金鹽，以此爲對。』
蔣素

輝道：『小鶯姊姊言丹參一名逐馬，但除逐馬之外，可另有別名。』
潘麗春道：『還有奔馬

草。』
董珠細道：『隔虎刺一名伏牛花。』
袁萃芳道：『三柰一名山辣。』
蔣月輝道：

『澤蘭又叫水香。』

只聽外面有人讚道：『這個可以算得絕對。原來你們瞞着我們却在此地做這韻事。

那個騙我鐺子的可在這裏？』衆人看時，原來是講算法的董青鈿……六人，品簫的蘇亞

蘭……五人，垂釣的唐閨臣……五人都進來讓了坐。

青鈿向紫芝道：『我那鐺子通身盡翠，百十副還挑不出一副，最是難得的姊姊如留自戴就罷了，設或賞給女擋子，我可不依的。』紫芝道：『妹妹何不早說？』玉芝道：『剛纔

我見紫芝姊姊將鐺子交給丫環，命人送給寶兒貝兒，果然被你猜着。』青鈿道：『把這好

東西賞給他們怪可惜的，我明日給他二百銀子務要贖回來。』

寶雲道：『紫芝妹妹替我照應，既得了彩頭，還該有始有終。這裏擠的滿滿的，不知還

有幾位在別處，何不替我邀來都在一處頑頑哩？』紫芝道：『此時除了你我，恰恰九十八

位都在這裏，教我何處再去邀人？』

閨臣道：『今日把這鬪草改做偶花，一對一對替他配起來，卻也有趣。剛纔我們只聽

山辣對水香，可謂工穩新奇之至。不知還有甚麼佳對？」春輝道：「這裏有個單子，姊姊一看便知。」閨臣接過，衆人圍着觀看，莫不稱讚。

董花鈿道：「慈姑花對妒婦草，雖是絕對，但「慈姑」二字往往人都寫作草頭「蒔菰」，今用這個慈姑，自然也有出處。」宰玉蟾道：「按各家本草言，慈姑一根歲生十二子，閨月則生十三，如慈姑之乳諸子，故以爲名，大約有草頭無草頭皆可用得。」

國瑞徵道：「我出荈菜別名水鏡草。」廖熙春道：「我對金錢花。」葉瓊芳道：「我

出金絲草。」掌驪珠道：「我對錦帶花。」綠雲道：「請教姊姊，金絲草原名叫做甚麼？」

瓊芳正要回答，紫芝把閨蘭蓀左耳一摺，又把花再芳右耳一指，道：「他就叫做這個。」引的衆人好笑。蘭蓀再芳暗暗請教呂堯冀，纔知叫做狗耳草。二人聽了，氣的正要發揮，只

聽綠雲道：「我對雞冠花。」陶秀春道：「我出龍鬚柏。」蔣秋輝道：「我對鳳尾松。」

芳芝道：「秋輝姊妹如此敏捷，可知知母又名甚麼？」言錦心道：「知母又名兒草。」姊姊

可知菊花別名麼？」司徒斌兒道：「菊花又名女花。」紀沉魚道：「兒草女花，真是天生

絕對。

左道春道：「水仙一名雅蒜。」

紅紅卽接著：「蕙蓀一名廉菖。」

紫雲拍手道：

「這個真可上得「無雙譜」了！」

掌浦珠道：「景天一名據火。」

緇瑤叙道：「白英又

號排風。」

枝蘭音道：「芍藥有花相之名。」

陰若花笑道：「梓樹有木王之號。」

鄴芳

春道：「常山原名互草。」

香雲笑道：「首烏又喚交藤。」

玉芝道：「我看這個光景倒像

要做賦了。」

只見丫環捧上茶來。

玉芝道：「我就出茶花。」

陳淑媛道：「那名酒樹，我

對酒樹。」衆人道：「這又是絕對。」

花再芳道：「紫芝姊姊，我出一個你對，甘遂一名鬼醜；我因姊姊比鬼還醜，所以出給你

對。」紫芝道：「姊姊纔出黑丑，此時又出鬼醜，原來姊姊卻喜出醜，我倒想個對你一對。」

因付一付道：「妹子記得疏麻一名神麻，我對神麻。」花再芳道：「你見那位神的面上有

麻子？」紫芝道：「你見那個鬼的臉上生得醜？」

用舜英道：「馬齒莧一名五行草。」宋良箴道：「柳穿魚一名二至花。」閔蘭蓀道：

「我中獨活。」紫芝道：「一人活着有甚趣味。」顏紫綃道：「玉蘭一名叢生。」柳瑞

春道：「我出三春柳。」春輝道：「三春二字卻不易對。」師蘭言道：「我對九節蘭。」

錦雲道：「九節對三春，可謂巧極。」

閔臣道：「我出仙人掌。」紫芝用手朝花再芳頭上一指道：「我對夜叉頭。」再芳

道：「紫芝姊姊杜撰，這是要罰的。」紫芝道：「此對或者平仄不調，若說杜撰，姊姊問牛芳

子就明白了。」春輝道：「若不論平仄，諸如青箱一名崑崙草，瑞香一名蓬萊花，地黃苗喚

作婆婆奶，赤雹兒叫作公公鬚，都可爲對了。這個對子，若論等第，要算「倒數第一。」紫

芝道：「你把妹子取在後頭，我會移到前面去。」

蔣麗輝道：「地錦一名馬蟻草，請教一對。」瑤芝道：「這個名字，又是獸，又是蟲，倒也

別致。」紫芝用手向畢全貞身上，撲道：「我對蠟梅的別名。」呂瑞寬笑道：「藕一名

爾藕，我出雨草。」畢全貞道：「蠟梅是何別名，妹子還未問明，姊姊就出雨草麼？」題花

笑道：「蠟梅一名狗蠅。」蘇亞蘭道：「我對絡石草別名雲花。」

呂葵道：『梨一白，梨父。』
蘭蓀道：『我對枇杷別名蠟兒。』
紫芝道：『共總兩

字，再將上一字平仄不調，有何趣味？
這個同我夜叉頭一樣，都是四等貨。並且觀音柳，

羅漢松，五行草，二至花，都是上一字平仄不調，也不能列之高等。』

史幽探道：『日已向西，再對幾個，主人好賜飯了。』
寶雲隨即分付丫環預備。

井堯春把案上所擺木瓜拏了一個道：『我就出這個。』
蔣星輝道：『這個易對的，何

必出他。』
青鈿道：『姊姊着着容易，只怕難哩。』
衆人想了，都對不出。
星輝道：『我對

銀杏。』
青鈿道：『瓜是總名，杏字如何對得？』
潘麗春道：『我對無漏子別名金果。』

玉芝道：『你纔對丹參別名，此刻又是無漏子別名，本草都是透熟，無怪醫道高明了。』
錦

雲道：『這個又是絕對。』

印巧文道：『菠菜一名鸚鵡菜。』
彩雲道：『忍冬一名鸞鶴藤。』
林書香道：『醫書

誤以牡蒙認作紫參，其實牡蒙乃王孫草。』
若花道：『我對菊花別名何如？』
春輝鼓掌

道：『帝女花對王孫草又是天生絕唱。』

史幽探立起道：『我們外面走走罷。』

大家於是一齊起身。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封底